



626 GRANT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08



一位少為嶺南人認識的
傑出嶺南人
植物學家胡秀英教授

胡秀英教授近照(2010年3月27日
攝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時年105歲。)

P.5 - P.11



黃炳禮伉儷結婚 68 周年合照

P.28 - P.30



2010年1月16日
三藩市同學會
會長就職
正會長：
吳興漢
副會長：
鄭嘉恩

P.2 - P.3



鄭定華顧問主持
正會長吳興漢及副會長
鄭嘉恩的就職典禮

2010 年度會長就職典禮



胡亦珮與夫婿黃復星先生與副會長鄭嘉恩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校友祝賀正副會長就職



San Francisco

2010 年度 會長就職 典禮



2010 年度 會長就職 典禮





羅省

Los Angeles

(左起) 梅小姐, 何培焜, 陳佩英, 黎美琼, 林秉文, 胡嫻貞, 潘昭華, 黃珊珊(導遊), 黃美霞, 陳永德, 何森 2010/1/30 於格蒂莊園
(何森提供照片)

上海

Shanghai



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部份理事與校友合影 (2009-11-7)

一位少為嶺南人認識的傑出嶺南人 植物學家胡秀英教授

1954年 斌社 饒玖才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刊發的簡報，經常報導全球各地嶺南人的近況，以及有關嶺南的事物。筆者現藉此園地，報導一位較少為嶺南人認識的「老嶺南」，及其工作成就。她就是國際馳名的植物分類學家——胡秀英教授。

胡秀英在 1905 年出生於江蘇徐州的一個農村家庭，其家境小康，父母亦許她入學讀書。由於在農村長大，她自幼便與植物結下不解之緣。她曾對報刊記者憶述：「我和村裡的小孩子，吃的、穿的、生活的，都離不開花草樹木和穀物。沒想到這些看來沒有大作為的小智識，竟對我日後的前途有幫助。」

她生性勤奮，17 歲時便考入南京金陵文理學院（金陵大學的前身），攻讀生物學。在該年代，女子上大學者不多，修理科的更少。

1936 年，她在金陵理學院畢業，並獲推薦至廣州嶺南大學任助教，並隨著名的植物學家莫古黎教授（Professor F.A. McClure），修讀碩士課程。其論文題目為「羅浮山地區的中草藥」。（註一）由於她在康樂校園的時間不長，兼且是「外江人」，與廣東同學語言溝通不便，所以認識她的同學不多。

1938 年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隨即攻陷廣州。胡秀英隨親友逃難到四川，進入當時遷校至成都市的基督教聯合大學助教。

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的物質匱缺，生活清苦。胡秀英除要兼任校中雜務外，更被派往四川和青海邊界的高山地區採集植物標本。這段時間，她吃盡苦頭，卻練就一身銅皮鐵骨。

二次大戰時，中、美兩國是盟友，戰爭後期，很多美國軍政人員到四川協助部署對日反攻。胡秀英因英語頗佳，成為聯合大學國際婦女會主席。活躍的她，認識了很多美國朋友，當時一位美國傳教士準備回哈佛大學工作，她便乘機託她代為申請入該校深造。

1946年，她赴哈佛大學深造，為中國首位獲獎學金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女生。1949年獲博士學位。她憶述：「畢業後本想立刻回國，但大陸政局變動、難以回去。」於是應聘留校進行植物研究。該校有一所世界馳名的安諾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註二)栽有數目眾多原產中國的植物，及藏有100多萬份中國植物標本，正好讓胡秀英在那裡潛心研究。在該處，她先後完成中國錦葵科一卷，與及中國菊科和蘭科的連串專著。

1968年，她應聘返香港出任中文大學生物系高級講師，其後，歷任中大生物系名譽高級研究員及崇基學院資深導師。1999年擔任中文大學中醫藥榮譽講座教授。

胡教授為冬青科、(金針屬、泡桐科)、菊科、蘭科等多種植物的權威。其中尤以冬青的研究而馳名學界。據悉全球有400多種冬青，其中多種皆由胡教授命名。她畢生致力於植物分類學研究，所發表的學術論文，超過160篇，製成及鑑定的標本更多達18萬份，因而獲得「植物學活百科全書」的美譽。

1948年，胡秀英把剛在四川與湖北邊界深山發現的古樹「水杉」的種子，分贈給全球200多個植物園。半個世紀後，枝繁葉茂的水杉矗立於波士頓市立公園，婆娑的樹影，綽約生姿，望之充滿智慧與生命力，因而觸動了著名作曲家約翰·威廉士(John Williams)的心靈，一闕名曲《大樹之歌》為此而譜，既詠唱神州古樹在異域衍生，亦禮讚知名學者為挽救瀕危物種而獻出的心血與情意。

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期，除了日常教學工作外，她在全港各處採集了20,000套植物標本，每套6份，分送倫敦皇家植物公園(Royal Botanical Garden, Kew)，哈佛大學植物標本室、華盛頓史密生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及北京大學植物園存放。其餘兩套，則分別藏於中文大學標本室及香港植物園標本室，作為研究之用。她並根據採得的標本，修訂了很多本地品種的分類和名稱，有些更是新發現的品種。在科學編著方面，發表了很多專題論文和技術報告，在中文大學和其他世界性科學刊物登載。

胡教授對中大的中藥研究與發展，亦大力推動，自七十年代已促成「中藥研究中心」的建立，近年又悉力協助創建中醫學院，胡教授的積極參與，功不可沒。此外，胡教授推動中大中醫學院教授的「三冬茶」研究計劃，獲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八百多萬港元資助，研究成果已發展為產品出售，造福市民，惠及眾生。

2005年胡教授年登大期，是年3月，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中醫學院、物生系、中醫中藥研究所，聯合舉辦「胡秀英教授百齡遐壽榮譽學術研討會」，大批香港和中國學者，胡教授的同事、朋友和學生，齊集中大的利黃瑤碧樓，向她恭賀和致敬。

胡秀英博士多年來悉心科研，努力不懈，如今雖年逾百齡，仍精神矍鑠。日常工作依舊，著作不輟，經常為講學交流而跋涉往返於歐美之間。也許因長年累月，採芝擷英，攝日月之精華、凝天地之靈氣。故能培養出不老的健魄、創建出不朽的偉業。胡教授畢生涉他人未涉之林，尋前人未尋之寶，其治學之嚴謹，成就之卓越，堪稱典範。

胡秀英博士不但為受人愛戴的教師，名聞遐邇的學者，更是宅心仁厚的長者，經常慷慨解囊，扶掖後進。2001年，胡教授應香港電台之邀，接受「傑出華人系列」訪問，其生平事蹟，輯錄成集，公諸於世，足可成為後學表率。同年，胡教授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銅紫荊章。2002年，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院士銜。胡教授亦曾獲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傑出專業女性大獎及星島報業傑出領袖(教育及學術組別)獎。

筆者認識胡教授，是1968年她到香港任教席時，常到香港植物標本室核對標本，我的辦事處就在隔鄰，交談之下，才知道大家同是“嶺南人”，不過在康樂校園的日子前後相差廿多年。她打趣地說：「我是大家姐，你是小弟弟。」其後有一次，我陪她到新界馬鞍山一帶調查一種稀有樹木的分佈。時值盛夏、炎陽如火，她穿越叢林，攀登高山，其堅韌的體力及鍥而不捨、歸根究底的治學精神，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胡教授不單是植物學家、也是詩人，不過她說在寫詩方面，是半途出家。1973年她把部份作品，以《汗蹟》為名刊行，其詩句除吟咏生活和工作外，並表達對地方和動植物的觀感。下列一首就是以花卉為題的「新詩」：

聖誕花(一品紅)

涼台兩盆聖誕花，青枝綠葉我愛它；
似花非花紅顏芭，圍成一段招蜂螞。(1)
這花本名 Poinsettia，墨西哥是它祖家；(2)
插枝盆栽廣流傳，成為全球聖誕花。

註(1) 蜂螞 — 指黃蜂和螞蟻。

註(2) Poinsettia — 一品紅的外文名稱。

她的詩句，亦留下了康樂校園的回憶和對同學的懷念：

洋紫荊

1972年12月4日，因趕車跑步過崇基音樂樓，房角洋紫荊剛開，極惹人注意，當日車晚到一刻鐘，因得靜坐，有感而作。

音樂樓前紫荊開，綠葉艷花開我懷。
初見此花在嶺南，紅灰赤子今安在？

1998年，香港特區政府的植物標本室，與廣州華南植物研究所，決定合力編製一套新的《香港植物誌》(Flora of Hong Kong)(註三)。胡教授以逾90高齡、毅然承擔親自編寫四個主要科屬：菊科、蘭科、錦葵科和冬青科、並出任榮譽總編輯。當時我心中說：「她是和時間競賽，但願她成功。」

經過有關科學工作者的努力，這套植物誌的首三冊已於過去幾年分期出版。我最近回香港，植物標本室主任告知，最後一冊已編完成，本年底出版。

胡秀英教授和時間競賽，她取得最後勝利！

(註一) 羅浮山為廣東四大名山之一，位於廣州市東北博羅縣，植物繁茂。晉代道教先師之一葛洪，就任該山採葯鍊丹。宋代大文學家蘇軾被貶廣東惠州時，也曾到該山遊覽，後來並以其為背景賦詩，詩名《食荔枝》又作《惠州一絕》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桔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註二) 安諾樹木園為全球三大樹木園之一。

(註三) 20世紀初英國人曾編了一部《廣東及香港植物誌》，是根據當時採得的標本而編寫。此後近百年，新發現的品種頗多。另一方面，分類方法也有很大改變。香港政府早擬重新編製，但因專業人員及經費不足而擱置。香港回歸中國後，特區政府終於決定編製新的植物誌。

(寫於加拿大多倫多市)
2010年4月

胡秀英教授百齡遐壽榮慶學術研討會
Symposium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Shiu-Ying Hu

胡秀英教授百齡遐壽榮慶學術研討會
Symposium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Shiu-Ying Hu

—◆—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March 1, 2005

利黃瑤壁樓一號演講廳
Lecture Theatre 1, Esther Lee Building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中醫學院、生物系、中醫中藥研究所
合辦

Organized by Chung Chi Colleg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d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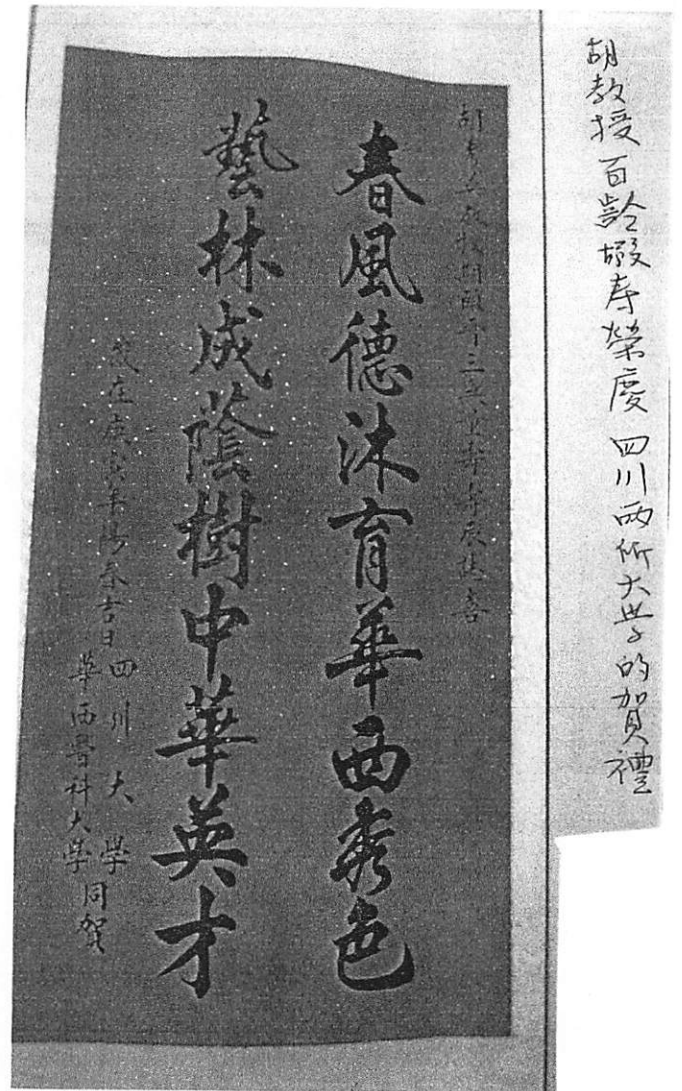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胡教授百齡遐壽榮慶學術研討會手冊封面 (2005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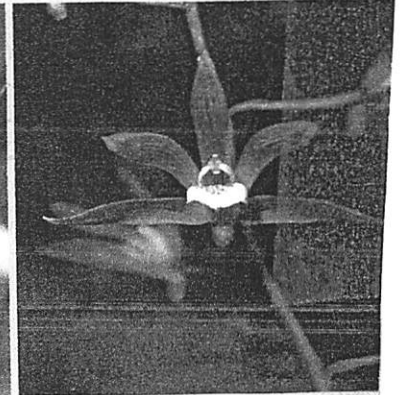


一位少為嶺南人認識的
傑出嶺南人

植物學家胡秀英教授



四川大學及華西醫學科大學的賀壽表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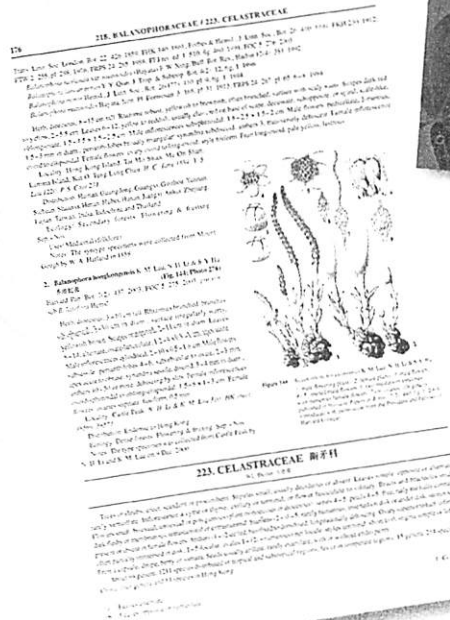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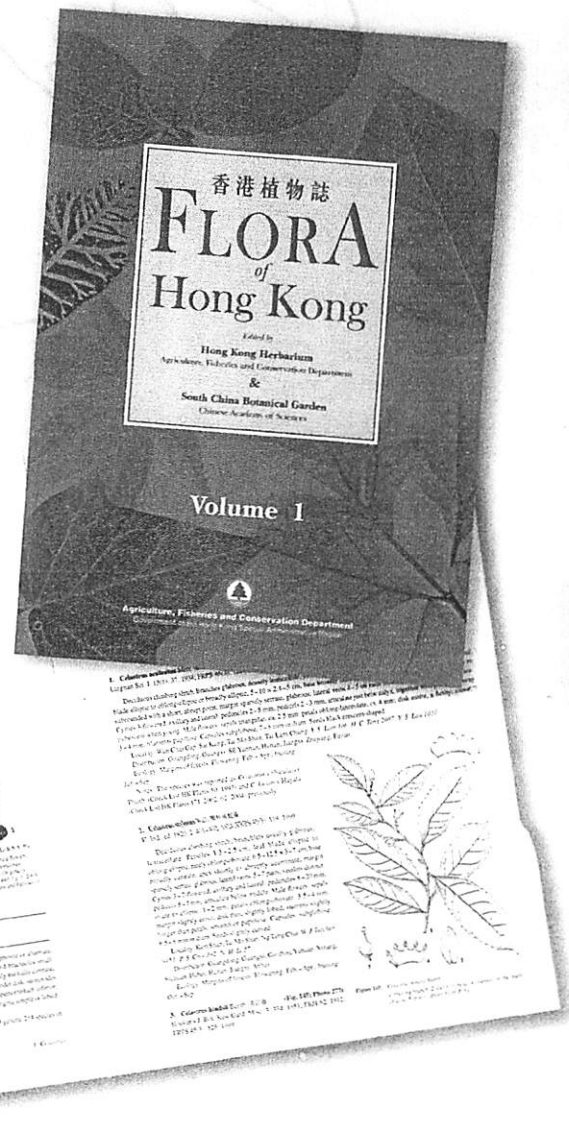


Flora of Hong Kong 香港植物誌

Edited by

Hong Kong Herbarium,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etters to the Editor

祖崇主編：
 3月3日/2010
 多謝寄來第57期簡報，內容非常豐富，相片也很清晰悅目，看到王文敦學長的大作“閉話白背黑木耳”一文甚有感觸，我和美璋也有血管淤塞情況，十年前毛松年在伯（其先父為擊交及同事）謹臨洛市，經他介紹服用白背黑木耳後功效顯著，介紹親友服用，皆往中國城的參茸行購買，以致我貨不見該文之介紹十分實用。
 附上支票\$100元，作為紀念黃耀樞學長（捐助簡報，並示恩）

伊森黎美璋敬上

Mr. Sam & Freda Ho
 5340 Acacia St.
 San Gabriel, CA 91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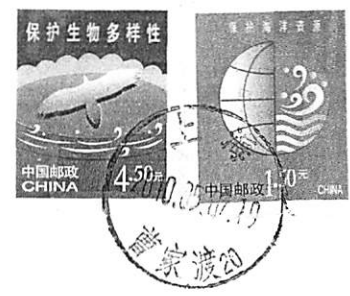
王祖崇主編：
 頃接簡報57期，確是虎年開年最佳禮物。附上文稿一篇，請為斧正，謝！
 附上支票和贊助簡報，並對主編勞心勞力主持報務，發揚厥功以表精神，自伸敬崇之意。
 龍騰虎躍
 李美全印上
 3/1/10

祖崇總編：
 3/4/10
 昨日寄上支票\$200元乃黃耀樞學長太太潘昭華教授，為紀念其先夫之用，想已收到。今又收到陳永德、黃美霞夫婦捐助\$100，為紀念黃耀樞學長（三哥）前寄上\$100元是伊森黎美璋捐助簡報，也是紀念黃耀樞學長的，相信已收到了。祝你們
 新春快樂
 伊森黎美璋敬上

祖崇學弟
 #57份已收到，謝！
 新春佳節，祝身體健康，固本培元，各事順遂，虎年進步。
 現付上支票100元，為報刊出版費用。
 有勞謝！祝
 晏好
 歐陽慧
 2010.3.2



祖崇總編：
 3月5日
 最近給您一馬，多謝寄來簡報，並附上\$100元贊助經費，紀念黃耀樞學長，今收到他太太潘昭華教授捐助\$200，用於紀念她先生，因支票寫了我倆名字，只好由我取了再附上一張，是否在便中寫一收條給她，直接寄或由我轉均可，謝之您的關心，祝
 健康愉快
 伊森黎美璋敬上



LETTERS TO THE EDITOR

21 Conduit Road

Dpt. 1C

Hong Kong

5 March 2010

Dear Warren,

I acknowledge with thanks receipt of #57 N. F. Suijvan Alumni News letter from which I learned that a good friend + friend Suij Ka Tat (蘇家達) is no longer with us.

K. T. + my deceased husband Lee Wah Lau (李華倫) were classmates in Suijvan Primary School + Middle School, + were graduates of Suijvan University in HK 大村 仙仙廟 + 應州 應樂. I joined Suijvan in 大村 + after the war in 應樂. Since then we've had many good times with the 蘇社 reunions on cruises + trips to London Canada + the Stat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y nineties. It is indeed sad news to hear of his demise. Endless is #100 donation in his memory.

I saw Dick Lau he was in HK with Cheryl + their many wonderful friends. They were kept busy with many lunches + dinners + I often would wonder how their stomachs could hold so much food! I am glad that they had a good time in HK.

Do get in touch when you visit HK next + once again thanks for the Newsletter.

Sincerely,

Shirace See
香雪翠英 蘇社(1945)

祖棠學長

接到多期嶺南三藩市
同學會簡報, 得益良多!

茲特寄上美金200元, 作為
簡報贊助經費。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勵力社(一九四九)

吳玉貞

3-15-2010

通訊址變更如下: YUK Ching Ling

Ling Family

12231 South Shadow Cove
Houston, TX 77082

祖棠主編:

寄上一篇紀念劉社堂高邦博士
的短文。高邦同學在名校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任教並研習四十多年, 對生
理醫學上研習亦著作甚多, 尤其在
生化/生理/病理方面極有成就, 誠嶺南
心光榮。

在此也謝一併寄給我各期簡報
是我必讀的刊物, 願能寄二張來, 而
不累你精力充助簡報出版之用。

陸學文敬上

King M Huang
1590 E California Blvd
Pasadena CA 91106-4104

2010年三月十日

尊敬的祖棠主編:

為了紀念黃浩泉學長的離世, 現有及三九市部份同學共
捐助 us\$50 給商報以作紀念, 敬希查收 (劉思昭子敬上)

附支票一張, 勞煩之至。

Mr. Simon Lau
197 Los Olivos Ave.
Daly City, CA 94014

Letters to the Editor

Rev. Eson Tse, M. Div.
90-11 Northern Blvd. #611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Tel 718-651-2532

謝以信

祖棠學兄，你好，

多蒙按時寄來簡報，拜讀之餘，得益良多，今隨信附上百元(2,100)支票一紙，作為支持簡報出刊之用，請查收。

弟是協和神學院1953年的畢業生，1964年由長老會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任職至1988年退休，40多年來均和以組的同學交，現在視同一般。

謹祝
身心康泰神恩永偕

謝以信
4/2/10



祖棠學兄：

多謝空了來每期簡報！亦感心謝

公端對簡報工作勞苦功高！

茲奉上美金 (Five Dollars) 貳佰元以紀念

昔西平學友長，有學，謝，謹祝

康樂！

DR. & MRS. P.C. CHAN
4567 W. 14th Avenue
Vancouver, B.C. V6R 2Y5
Canada

陳陳
謝以信
上四月廿日
二〇一〇年

Dear Mr. Achuck,
Enclosing biography
& photo as per
Mr. Lanson Tai's
instructions. If you
need anything further
please let me know.

Regards Chais
Tel: (852) 2541-8609
email: Cristee2@mac.com
26/04/10

BY AIR MAIL
航 PAR AVION 空

CHRISTINA LEE
MEE TAK CO. LTD.
37-39 JERVOIS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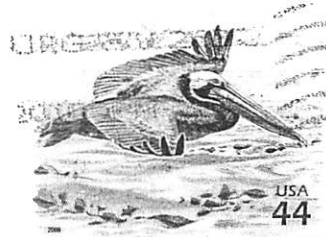
祖棠兄,

你好! 现将上海王玲電子郵件轉遞希查收.

彩娇

Ms. Priscilla Moon
655 9th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18

Letters to the Editor



From: **Ling Wang** (wl2846@yahoo.com.cn)
Sent: Mon 3/15/10 2:35 AM
To: Priscilla Moon (pmoon655@msn.com)

彩娇学长:您好! 还没给您拜年啦, 祝万事如意, 健康第一!

知您还在为你同学会服务! 精神可嘉!

1请替告诉祖棠主编, 今年三藩刊的第一期(#57)上海收到了, 谢谢你们!

2淑珍近日作胃全切手术, 手术完成后已在病房疗养。听说车头也曾做同样手术, 很成功。如见车头时, 请代问候。

3上海校友会今年九月的校友日, 庆祝我会成立25周年, 邀请各地校友会推一位代表来同庆, 我会招待三天食宿并请参观世界博览会。非代表也可代安排有关活动费用自理。——日内通知会寄到贵会, 以通知内容为准。- 这里只是我个人和您通点消息, 是想您能来最好。

康乐!

王玲

祖棠大主编:

随递奉上:

1. 谭语超同学编著的“春风不言语 南国自芳菲”——抗战前岭南大学暨科对查东管业时代的歷史贡献。这是一本很好的岭南大学历史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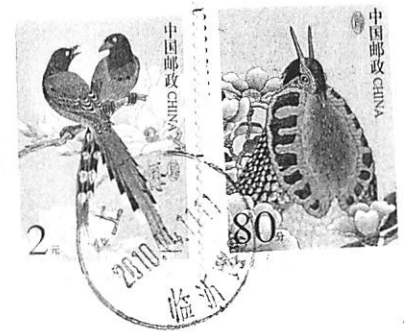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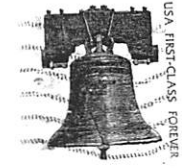
语超同学是带病, 收集了大量有阅读资料, 花了许多时间来编著的。

请您审阅, 看是否能分期刊登在三藩岭南大学简报。

2. 我编著的一篇“缅怀过学常陶醉”。可否刊登。

香港息感良之行, 鞠躬学书而歸。
敬祝春安!

王玲 4/8/2010



LETTERS TO THE EDITOR

聯絡人：鄭志才

Mr. Karl C. Fong
5645 Harold Way
Sacramento, CA 95822

2010年4月10日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全體同人

謹啟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

會長：吳卓漢先生

主編：王祖棠先生

感謝：此致

祝息，各同學得悉，近况等情甚好

以應簡報經費之用，區區之意，希

莫付上美金支票壹佰元正。

敬啟者：

April 11, 2010

Hi Warren Achuck

How are you.

Its been some time since I last saw you.

I am sorry for being so lazy.

Thank you for your bringing the medicine for my daughter from Linah Kwok.. You are so kind and thoughtful.

Thanks,

Kong Go

401 Evelyn Ave. Albany, CA 94706

P.S. 支票 \$100, 已收妥

Yit 4/15/2010



Mr Chan Tak Tai Memorial Scholarships

Regulations

Purpose and Background

In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students, the San Francisco Lingnan Alumni Association (the Donor) has agreed to donate US\$10,000 (i.e. HK\$77,330) to establish three (3) annual scholarships (the Scholarships) in Lingnan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for nine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09/10 to 2017/2018.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shall apply as of the academic year 2009/10.

1. The Scholarships shall be known as the "Mr Chan Tak Tai Memorial Scholarships" (陳德泰學長紀念獎學金).
2. The value of each Scholarship shall be HK\$3,000 per annum. The Scholarship will be awarded to (3) students annually. In the event that donation in the final year is not enough for 3 students, it will be awarded to two students evenly.

Eligibility

The Scholarships shall be awarded to three (3) full-time year 2 or abov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ree (3) different study programmes of the University each year. The Scholarships will be award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order of the study programmes:

- i) Visual Studies
- ii) Philosophy
- iii) History
- iv) Chinese
- v) Contemporary English Studies
- vi) Translation
- vii) Cultural Studies
- viii)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ix) Social Sciences

Criteria

The selection criterion for the Scholarships shall b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If there are candidates of comparable academic merit, their involvements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hall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Procedures

1. The nominations from respective Departments/Programmes should be sent to the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who will forward the result to the Donor for approval.
2. The above regulations may be revised subject to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Donor and the University.



Mr Wong Sai Ping Memorial Scholarships Regulations

Purpose and Background

In recogni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students, the San Francisco Lingnan Alumni Association (the Donor) has agreed to donate US\$10,000 to establish three (3) annual scholarships (the Scholarships) in Lingnan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for nine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10/11 to 2018/2019.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shall apply as of the academic year 2010/11.

1. The Scholarships shall be known as the “Mr Wong Sai Ping Memorial Scholarships” (黃西平學長紀念獎學金).
2. The value of each Scholarship shall be HK\$3,000 per annum. The Scholarship will be awarded to (3) students annually. In the event that donation in the final year is not enough for 3 students, it will be awarded to two students evenly.

Eligibility

The Scholarships shall be awarded to three (3) full-time Year 2 or abov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ree (3) different study programmes of the University each year. The Scholarships will be award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order of the study programmes:

- i)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ii) Chinese
- iii) Contemporary English Studies
- iv) Cultural Studies
- v) History
- vi) Philosophy
- vii) Social Sciences
- viii) Translation
- ix) Visual Studies

Criteria

The selection criterion for the Scholarships shall b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If there are candidates of comparable academic merit, their involvements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hall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Procedures

1. The nominations from respective Departments/Programmes should be sent to the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who will forward the result to the Donor for approval.
2. The above regulations may be revised subject to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Donor and the University.

Last Update: 19 April 2010



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傳真: (415) 387-4897

TEL : 86 (20) 8411-0198

FAX : 86 (20) 8403-6547

伍沾德博士通訊處:

香港 中環

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 3505 室

電話:(852) 2523-2233

傳真:(852) 2845-9699

王祖棠學長 轉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
吳興漢會長台鑒:

日前收到 會長寄來美金 US\$25,500 支票乙張,以作為廣州嶺南(大學)學院設立「黃西平學長紀念獎勵金」一事,非常多謝。

嶺南(大學)學院獎勵金,每一單位為港幣 10 萬元,現已累積有 150 多個獎勵金單位,其中包括約 60 個助學金及 90 個獎勵金,每年由學院評審委員會評選出獲獎的學生名單,每位學生將獲頒發港幣 2000 作為獎勵。助學金的評核標準主要以學生貧窮家庭背景為首要考慮的因素;而獎學金則以學生優秀成績為評核標準。

王祖棠學長日前告知,黃西平夫人希望把獎勵金頒發予家庭貧困的學生,故本會將遵照 黃夫人的意思,安排「黃西平學長紀念獎勵金」,日後以助學金方式每年授予一名貧苦學生。

如上所述,獎勵金每一單位為港幣 10 萬元,會長寄來的捐款金額折回港幣約 19 萬 600 元,本會希望扣除應有的獎勵金捐款外,把餘數即 9 萬 600 元撥入嶺南 MBA 中心大樓項目內,在大樓地下碑記刻名紀念黃西平學長。

MBA 項目年來發展迅速,原有的 MBA 大樓不敷應用,故於年前發起籌建「嶺南 MBA 中心」大樓,樓高 10 層,總面積約 7 萬 5 千平方呎,大小課室 12 間,得到海內外嶺南校友及各界人士的慷慨解囊,早前已籌得超過 4000 萬港元,並於 2009 年 11 月 29 日舉行了開幕禮。現在繼續為大樓籌募經費,目的為添置設備供該大樓之用。

現有勞 會長代諮詢 黃西平夫人是否同意本會的提議,安排把部份捐款撥入嶺南 MBA 中心大樓項目內。敬祈 回覆,以便確認捐款項目,並安排寄回收據及刻名。

請 代向同學會各學長致候,並祝 各學長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候覆!

嶺南(大學)學院
董事會名譽主席兼劃規委員會主席

伍沾德
伍沾德謹啟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



大學發展及公共事務處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and Public Affairs

傳真及郵寄

嶺南大學 1947 年級超社
歐陽讓社長
傳真: 2146 8041(共一頁)

歐陽社長台鑒：

嶺南大學 1947 超社六十周年誌慶交換生獎學金

本人有幸於今天透過電話與 社長聯繫，承蒙 貴社於 2008 年慷慨捐贈港幣十萬元正，並連同香港政府「等額資助計劃」的港幣十萬元正，合共港幣二十萬元正，設立「嶺南大學 1947 超社六十周年誌慶交換生獎學金」，惠澤嶺大莘莘學子，實在彌足珍貴。

鑑於 2009/10 學年獲頒發獎學金的二十名同學當中，其中三名同學因私人理由放棄參加 2009/10 學年內地與國際學生交換計劃，因此大學於 2009/10 學年只頒發了港幣十七萬元正予十七名參與交換計劃的學生。尚餘的港幣三萬元正的獎學金，承蒙 社長答允可順延於 2010/11 學年頒發，本人將稍後奉上三位得獎學生的個人資料及學業成績等以供 社長審批。

如有任何疑問，敬請致電 2616-8949 與本人聯絡。本人謹代表大學同仁再次致以衷心感謝。

肅此函達，並祝

身體安康

大學資源拓展經理

羅麗芝 謹啟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Ref: (15) in OIAPA/IA/357/1947-exchange
MM/JL/ef

2010年三藩市同學會職員名錄

- 會長：吳興漢
 - 副會長：鄭嘉恩
 - 秘書組：楊振宇，王文敦
 - 財務組：潘占培
 - 聯誼組：沈玉佩，胡亦珮，沈玉怡，胡劍豪，張淑芳，馮英傑，張閻琳，鄭嘉恩
 - 稽核組：何焯嫻，潘彩嬌
 - 簡報組：王祖榮（總編輯）
 - 法律顧問：許婉馨律師
 - 基金保管委員會：劉源錦，潘占培，王文敦，冼玉佩
- 註：以上職員名錄之同學乃同學會競選參與會務者，特致謝意

顧問團主席：劉源錦
 秘書：王文敦
 顧問：劉建元，王祖榮，鄭定華，李寶珠，劉源錦，潘占培，王文敦，鄭志馨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簡報出版組

王祖榮 劉源錦 王文敦

簡報各地聯絡人

- | | | |
|------|-----|-----------|
| 洛杉磯： | 梅雪華 | (1949 勵社) |
| 西雅圖： | 唐平 | (1953 翔社) |
| 溫哥華： | 梁日東 | (澳門分校) |
| 多倫多： | 李瑞明 | (1947 超社) |
| 香港： | 戴蘭蓀 | (1947 超社) |
| 上海： | 王玲 | (1951 浩社) |
| 北京： | 桂治溥 | (1956 聯社) |
| 澳洲： | 朱光凌 | (1953 翔社) |

三藩市嶺南同學會 (會費)、(贊助經費)、(簡報) 紀錄

二零一零年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姓 名	會 費	贊助經費	簡 報	合 共
黎國權	-----	-----	\$ 100	\$ 100
阮陳梅性(夏威夷)	-----	-----	100	100
陳樹彬	\$ 30	-----	-----	30
趙兆鴻	30	-----	5	35
王文敦▲	30	-----	▲100	130
黃湛泉	30	-----	50	80
陳美娥	30	-----	200	230
王祖棠	30	-----	-----	30
何森、黎美琮 (羅省)*	-----	-----	*100	100
林建國	30	\$ 20	50	100
李炎全	-----	-----	100	100
歐陽鑿 (羅省)	-----	-----	100	100
陳甘碧潤	30	200	200	430
黃美霞、陳永德 *	-----	-----	*100	100
羅省 與 三藩市 同學 **	-----	-----	**50	50
關玉貞	-----	-----	200	200
黃潘昭華教授 ***	-----	-----	***200	200
二埠嶺南同學會	-----	-----	100	100
劉源錦	30	-----	100	130
李寶珠	30	-----	-----	30
黃藏平(香港)	-----	-----	200	200
李黃翠英(香港)△	-----	-----	△100	100
陸景文(羅省)	-----	-----	100	100
陳世柏(馬里蘭州)▲	30	-----	▲100	130
潘占培	30	-----	-----	30
謝以信牧師(紐約)	-----	-----	100	100
江開鑛	-----	-----	100	100
陳炳銓、胡辛成(溫哥華)▲	-----	-----	▲200	200
劉建元夫婦▲	-----	-----	▲500	500
Andre and Ted Wong▲	-----	-----	▲100	100
2010年1月至4月份收入	\$ 360	\$ 220	\$ 3,355	\$ 3,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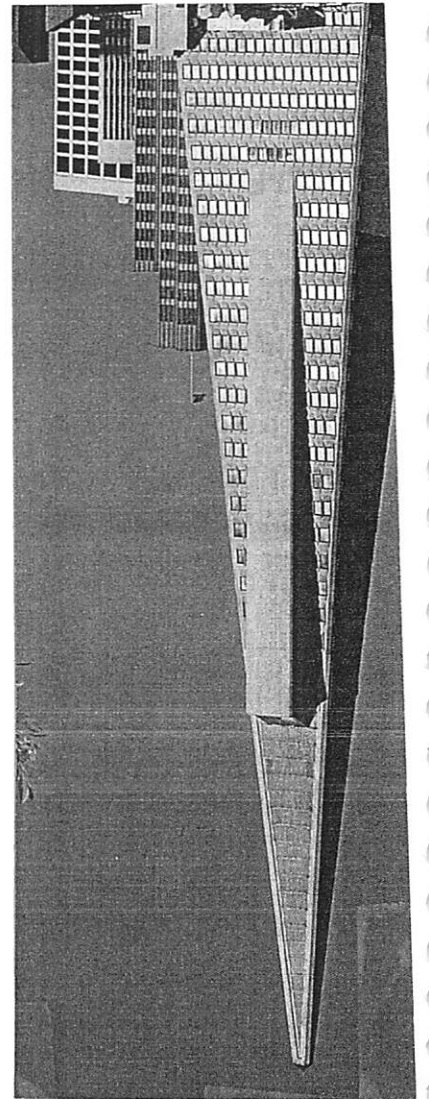
註： *：紀念黃耀樞學長

△：紀念凌家達學長

**：紀念黃湛泉學長

▲：紀念黃西平顧問

***：紀念先夫黃耀樞學長



2009年簡報收支表

2008年簡報收支盈餘(請參考簡報#55期第65頁) \$18,985.81

2009年

簡報收入:	
一月至四月	\$4,050.00
五月至八月	6,115.00
九月至十二月	3,800.00
2009年簡報收入	\$13,965.00

簡報支出:	
55期(1-4月)	\$2,652.88
56期(5-8月)	3,110.96
57期(9-12月)	3,219.98
2009年簡報支出	\$8,983.82
印刷費	\$1,018.25
郵費	1,026.71
合共	\$3,671.13
55期(1-4月)	4,137.67
56期(5-8月)	4,272.32
57期(9-12月)	1,052.34
2009年簡報支出	\$12,081.12

2009年結餘

\$1,883.88

總盈餘

\$20,869.69

鳴謝

1. 香港歐陽讓紀念毅社〈1946〉李克勤學長捐助簡報 50 美元。
2. 張陳玉雲紀念黃西平顧問捐助簡報 1,000 美元。
3. Austin Frank 捐助簡報 150 美元

以上各學長捐款詳情將於下期簡報刊登於“同學會〈會員〉〈贊助經費〉〈簡報〉記錄”及“南大一家”欄內，現先向各學長致謝。

南大一家

區次嫻

2010年1月至4月份捐助簡報人芳名：

這片園地是公開的，
歡迎投稿。

黎國權(1955 燦社)

捐助 100 元

他的父親黎壽彬先生在校服務多年，曾任學監、訓導主任。醫學院行政主任等職，貢獻良多，與學生相處融洽，淳淳善誘，亦師亦友。當年鬢宮逸事，至今仍為同學們津津樂道。這份情深意重的師生情懷，先後在勵社同學葉隆駿與戴宜生的筆下流露出來，引起讀者的共鳴。56期有黎國權學長回憶他父親的故事，是響應葉隆駿學長寫的，又再一次牽起很多有趣的回憶。

陳梅性(夏威夷)

捐助 100 元

翻閱 41 期簡報，第 105 頁有陳學長的生活照片，得睹學長的慈顏。照片由 Dr. Austin Frank 提供，是與劉良駒、王祖棠、祖良昆仲、卓廊寶琴、Dr. Lee Winters、Junie Shoong 等合影。幾位不同年代的嶺南人有機會在檀島聚在一起，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趙兆鴻

捐助 5 元

請告知您的近況，希望與同學會多多聯絡。

黃湛泉(1949 勵社)

捐元 50 元

病中仍不忘捐款給簡報，多麼熱心的讀者啊！

陳美娥(1946 毅社)

捐助 200 元

雖然已退休了，但仍然要打理一些家族的物業，所以比較忙碌，幸虧有兒女的協助。她的女兒住在南加省，兩個兒子，一位住在 Palo Alto，一位住三藩市，都很孝順。

何森，黎美琮(羅省)

捐助 100 元

紀念黃耀樞學長。

林建國(1955 燭社)

捐助 50 元

以前常在報章讀到學長的作品，他的文筆清新簡潔，立論精闢。在禮拜堂證道或舉行講座時，總是座無虛席，他的口才出眾，學識豐富，吸引很多人前往聆聽。

李炎全(馬利蘭州)

捐助 100 元

46 期簡報有一篇學長的文章，說『拜讀第 45 期天涯過客大作《嵇紹血濺帝衣》，想到正氣歌中「為嵇侍中血」句，聯想到文天祥，又聯想到大宋覆亡於厓山海戰，遂以《文天祥厓山之役與正氣歌》為題，寫成此文』。文章提到銀州湖與元軍海戰，宋軍潰敗情況，孤臣文天祥坐北舟向南慟哭，寫了《哭厓海大戰長詩》，沉痛悲切，一字一淚。文天祥之《正氣歌》為千古絕唱，李學長指出《哭厓海大戰長詩》實為《正氣歌》之胚胎。

李學長在 46 期發表的文章以文言撰寫，他認為文言白話參差會添加讀者麻煩，可是我認為若加插一些白話文註解，會讓讀者較容易明白，更能引起興趣。正如 49 期學長另一篇文章《談中詩英譯》，不是將李義山之《馬嵬七律》逐句用白話文解釋嗎？

歐陽鑾(羅省)

捐助 100 元

勵社「三君」中的一位君子。從澳門高小、初中、粵北大村，澳門中學到康樂嶺南大學，是勵社的三朝元老。畢業後在香港任教，為人師表，桃李滿天下，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講話有條有理，有君子風度，同學們稱他為歐陽君。(資料----55 期簡報)

甘碧潤(1950 凱社)

捐助 200 元

第一次認識她是在康樂校園，一頭秀髮，穿平底鞋，一身素淨的旗袍，風度翩翩。我在遠處望著她，同學們告知她的名字，就記著了。

第二次在香港的惠羅公司，我購物後剛要離去，與她擦肩而過，她剛進來，後面跟著一個白衫黑褲的女傭。多年了，想已結婚，看起來更雍容了。

許多年後的今天，在同學會的活動間中會見面，她沒有很大的改變，總記得她的名字。

陳永德，黃美霞

捐助 100 元

紀念三哥黃耀樞學長。

羅省與三藩市同學

捐助 50 元

紀念勵社黃湛泉學長。

關玉貞(1949 勵社)

捐助 200 元

簡報的忠實讀者，從德州寄來捐款，十分感激。主編王祖棠特別致意問候，希望多多聯絡。

黃潘昭華教授

捐助 200 元

紀念先夫黃耀樞學長。

二埠嶺南同學會

捐助 100 元

二埠各位學長，久違了。希望撥冗來參加七月份舉行的同學日。請保持聯絡，謝謝。

劉源錦(1954 斌社)

捐助 100 元

顧問團主席，協助職員會推進會務，非常落力，積極聯絡同學參加同學會的活動，務求爭取多些新力軍加入紅灰兒女的行列。最近與王祖棠顧問發動捐獻紀念黃西平顧問獎學金，得到廣大同學的支持，成績斐然。

黃藏平(香港)

捐助 200 元

文武全才，是勵社的女英雄。她是英國放射學院榮譽院士，獲英國放射診斷學文憑。她在香港曾管理全港醫院及診所的放射部門。有高級醫官、放射診斷專家及最高級顧問醫生的盛譽。她是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跳高第二名。她是勵社十傑之一。(資料---第 55 期簡報)

至於她的近況：聞說六月會去蒙古國遊玩，又安排在十月坐郵輪去北歐、俄國等地觀光。

李黃翠英(1945 彝社)

捐助 100 元

紀念彝社凌家達學長。

她的近況：十月底女兒 Donna 及女婿 David Woo 將從夏威夷返港，聯同兒子 Dr. Baxter Lee，兒媳 Winnie 一行五人乘 Silver Spring 郵輪前往越南、新加坡等地遊玩。

陸景文(1949 勵社)

捐助 100 元

勵社十傑中的一傑。一位成功的結構工程師。曾在羅省規模最大的結構工程公司工作，後任副總裁。不久自行開業，進軍國外，建樹殊多。他善長於超高大樓的設計，計有 60 餘幢之多。其他結構的建築也設計了幾十項。曾獲美西華裔工程師獎。(資料----第 55 期簡報)

陳世柏(馬利蘭州)

捐助 100 元

紀念黃西平學長。

謝以信牧師(神學院)

捐助 100 元

前任紐約長老會禮拜堂主任牧師，現已退休。間中亦有參加該地同學會的活動。希望保持聯絡，謝謝！

Kong Go 江開鑛教授

捐助 100 元

在美國長大，1947---1948 年回康樂嶺南大學執教，是工學院的一位教授。他在 70 年代已加入三藩市同學會，後來失去聯絡。很高興今天又聽到他的消息，希望多來參加同學會的活動。

陳炳銓、胡辛成(溫哥華)

捐助 200 元

1945 年轟社同學。1950 年與夫人胡辛成畢業於嶺南醫學院。紀念黃西平學長。

王文敦

捐助 100 元

紀念黃西平顧問

劉建元夫婦

捐助 500 元

紀念黃西平顧問

Andre and Ted Wong

捐助 100 元

In memory of their uncle Sai Ping Wong

三藩市同學會

2010 年同學日午餐慶會

日期：2010 年 7 月 17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2:30

地點：三藩市華埠華盛頓街 818 號皇宮大酒樓

818 Washington Street Imperial Palace Restaurant

餐費：每位 \$20，每席 (10 人) \$200

歡迎新舊會員攜親友撥冗參加，是日慶會除有豐富美食外，并有餘興節目及幸運抽獎。

聯絡電話：

吳興漢： 415-474-1280

鄭嘉恩： 415-752-7319

劉源錦： 415-387-1487

潘占培： 650-692-1670

冼玉佩： 510-797-0576 或 510-657-3195

黃炳禮伉儷結婚 68 周年合照



“女”子有個“家”便是嫁。名譽社友黃炳禮學長 68 年來給太太朱清蓮一個幸福美滿的“家”。三位公子都成家立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兒孫滿堂，令人羨慕。

中國傳統 60 周年婚姻稱“花燭重逢”，西人稱鑽石婚。70 年稱白金婚(Platinum)，黃家三位公子達璋、達淇、達琛設宴中環香港会所，邀請親友，同慶雙親 68 周年美滿婚姻。

黃炳禮學長嶺南工料土木工程畢業後，學以致用，營商致富，對社會及嶺南回饋不遺餘力，在故鄉台山捐建學校、護士宿舍、醫院等等；對母校及廣州嶺南(大學)學院更出錢出力，也是虔誠基督徒，夫婦逢星期日必到早禱會崇拜，對教會貢獻良多。今年二月慷慨捐五萬美元予三藩市華埠青年會。在婚姻、事業、服務社會，無償奉獻，高尚情操，都是我們的良好榜樣。

68 周年美滿婚姻——黃炳禮伉儷

奉獻社會 碩果華章

區次嫻

近得聞黃炳禮學長及夫人朱清蓮女士捐助美金五萬元予三藩市華埠青年會興建大樓作靈修室之用，這消息令人鼓舞。黃學長中學時已得聞基督之福音，至 1956 年決心受洗，歸信基督，為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教友。愛主，忠心侍主，勤守聖日，耐心傳道，引導別人明白上帝的愛，自己又履行「信行合一」的信徒生活。二次大戰後即服務香港青年會及青年會東南亞區的工作，數十年如一日，出錢出力，為該會名譽顧問。

美國春田大學為黃學長服務青年會的功績，1995 年贈予名譽博士榮銜，其後香港嶺南大學亦因黃學長對社會服務的貢獻贈予榮譽法學博士榮銜。早在六十年代，黃學長獨特的遠見發動青年會董事開源，籌募基金，以配合社會所需。把九龍青年會球場建造賓館、行政樓、健身房、發展體育事工、成人教育工作。自始建立了香港青年會經濟之基礎，促使青年會事工得以蒸蒸日上。又本創會精神，基督的教訓：『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服務社會人群。曾捐助一百多萬購買香港筲箕灣西灣河大廈二樓，成立「黃傳經中心」，以推進會務之擴展，服務遠離市中心的人。在台山獨資置業發展青年會工作，開辦培育幼兒園。

黃學長為香港嶺南大學創辦人之一。曾捐四百多萬予屯門嶺南大學建黃氏行政大樓。為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名譽主席。捐贈二百五十萬興建「黃傳經堂」紀念父親，又捐十萬元作獎學金。

中國政協台山市委員會為表彰黃學長夫婦支持家鄉建設，特編一書：《愛在故鄉》，2001 年出版紀錄黃學長及夫人在香港及祖國推廣教育、醫藥、交通、博物館、電視台等工作。至出版時紀錄「先後捐資\$5,175.00 萬港元，興建大小項目 20 多個」。

黃學長秉承父訓，堅信「身強、國強、教育越佳、人才越優」的理念，推廣人人均有機會臻至境界。他的名言：『有兩碗飯，自己吃一碗，就給一碗別人吃』，別把飯浪費了。人生在世，貴在奉獻，切勿施恩圖報。自己過著儉樸的生活。另一句名言：『人云人窮志短，我說人窮志不窮，窮則要獨善其身，達則要兼善天人』。這些充滿人生哲理的話，高度概括了黃學長偉大的抱負。

(資料參閱《愛在故鄉》一書及與鄭定華牧師之會談)

向黃炳禮先生致敬

先生赤子情深
愛祖國愛家鄉
辦學校建校舍建醫院
修橋築路事跡輝煌

先生品德高尚
他是嶺南的精英
人生路上一直有神恩的眷顧
事業有成不忘回饋社會

先生坦誠豪爽
胸懷大志彪炳千秋
克勤克儉詩禮傳家
作育英才獻金何止千萬

先生儒雅謙和
有妻賢慧如花美眷
夫人的嘉言懿行香遠益清
蓮 --- 花之君子者也 *

*夫人朱清蓮女士賢良淑德，相夫教子。末句引自《愛蓮說》。



對 聯

區次嫻

讀了上期陳世柏學長的《憶舊對聯》以及他在 35 期登出的《妙聯的聯想》一文，又重讀黃永泰學長兩篇文章：《聯趣》，增長了對聯的認識。

記起 44 期歐陽讓學長的文章《花》，最後一段有一則以花拼接的上聯，徵求下聯。好像只有歐陽孝學長給對了，登在 48 期。想想也許我也可以來試對一下。

歐陽讓學長出的上聯是這樣的：

七姊妹，含笑倚欄杆，抹胭脂，彈指甲，斜插玉簪思夜合。

這是我對的下聯：

五柳樹，垂楊繞宅邊，接楓林，連修竹，靜觀丹桂伴青松。

七姊妹是花的名稱，我以五柳樹對之。柳樹是樹的種類，五柳樹則是一個典故，出自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上聯用花擬人，所以有含笑倚欄杆，抹胭脂等動作。我對的下聯說的是五株柳樹以及連接的園林景色，用樹拼接起來的。

有平仄聲不協調的地方，請各位學長指正。

三藩市同學會

2010 年同學日午餐慶會

日期：2010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1:30 至下午 2:30

地點：三藩市華埠華盛頓街 818 號皇宮大酒樓

818 Washington Street Imperial Palace Restaurant

餐費：每位 \$20，每席（10 人）\$200

歡迎新舊會員攜親友撥冗參加，是日慶會除有豐富美食外，并有餘興節目及幸運抽獎。

聯絡電話：

吳興漢：415-474-1280

鄭嘉恩：415-752-7319

劉源錦：415-387-1487

潘占培：650-692-1670

沈玉佩：510-797-0576 或 510-657-3195

洛杉磯嶺南同學會

2010年春宴

郭日繼

2010年3月20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半，在蒙市海皇

翠亨邨大酒家舉行春宴。以往

的春宴都是在晚上舉行，後來

因為有些老同學住得比較遠，

晚上駕車不便，所以改在中午

舉行。當天筵開八桌，同學們

報告。截至今年三月，大

陸續報到入席，濟濟一堂，

家見面，都談得興高采烈。



▲沈培英同學帶領唱嶺南歌曲。

大會十二時正式開始，由

金牌司儀陳力孝同學主持，首

先全體起立，由文華東同學領

唱嶺南校歌，繼由沈培英同學

領唱嶺南歌曲。

節目的第一項由蔡德榮

會長致歡迎詞，並報告一年來

的工作及活動，計有春節團

拜、春宴、夏季同學日聚會、中

秋賞月晚會、基督教六校聖誕

聯歡等等，都得到校友們的大

力支持，踴躍參加，同學們

有更加多機會見面交談，而每

次開會，全體職員和

顧問們都通力合作，

所以都取得良好效果。

第二項是由

財政陳惠雄會計師作

校友會一年來之財務

報告。截至今年三月，

由於校友踴躍交會費

及捐款，會所裝修及其

會所每週麻雀「抽水」，

會所樓上住宅租金收

入等，比較穩定，扣

除會所裝修及其他費

用，資金略有盈餘。今

日聚餐費本來每人\$25

元，同學會補助5元，

理財有方，大家鼓掌通

過。

第三項節目是頒

獎禮，由呂錫基同學主

持，分別由程達民顧

陸景文顧問、及梅雪

華顧問頒發服務獎牌

給會長蔡德榮太太馬

慧中女士、溫瞻瓊夫人

張義寶女士、陳惠雄

太太潘令儀女士及陳

力孝同學，表彰她們

對同學會的貢獻。

這班女士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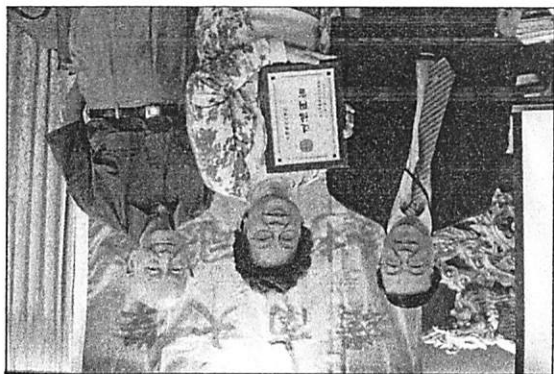
每年的春節團拜，中

秋賞月會的聚會中都

大展身手，準備自助餐

供應。其中有陳力孝製

作的冬菇菜蕊、馬慧中



▲程達民顧問頒發服務獎給溫瞻瓊夫人。



▲梅雪華顧問頒發服務獎給馬慧中同學。



▲李樹滋顧問頒發服務獎給陳惠雄夫人。



▲陸景文顧問頒發服務獎給陳力孝同學。



▲ 郭日繼同學作謝飯感恩禱告。

有糖與無糖芝麻糊、陳惠雄太太的臘味糯米飯，她還是協助管理同學會財務的功臣 陳力孝也是每次大會的金牌司儀，她還建議要頒一個特別獎給呂錫基顧問，因為他每次大會都出很多好主意，而且親力親為，效果良好。

頒獎完畢，聚餐之前由郭日繼同學作謝飯感恩禱告。在餐桌上每人的座位上都有一份禮物，內有李錦記大寶號送出的四色調味醬油及蔡德榮經營的新興公司送出的壽星公煉奶一罐。第一份 Table prize (檯獎)抽獎也開始，抽中每桌的第六號，得到一份豪華李錦記禮品盒，內有舊庄蠔油一罇，XO 醬一罇和桌上用的小豉油一罇；中獎的人都哈哈大笑。

趁着還沒有上菜的時候，呂錫基同學介紹每桌的每一位同學，請他(她)站起來給大家亮亮相；因為一些年紀較輕的同學，對一些年長的學長們認識未深；或是年長的高班學長們對年紀較輕的師弟師妹們尚未熟稔，大家正好趁着這個機會，見一見彼此的廬山真面目。

吃餐期間，有文華東和陳

力孝兩位同學主持的抽獎活動；一袋袋豐富的禮物傳送到各位中獎人士的手中，迎來多次歡呼聲。最後的高潮是三個大獎：

一等獎是一具袖珍 7 吋彩色電視機，二等獎是超速熱電水煲，三等獎是壓力煲；這些都是很實惠的家庭用品，大家都向中大獎的程國清同學祝賀。

在抽獎和聚餐期間，由曹世樂學長用小銀幕放影一些有趣的記錄片；內容有小豬跳舞，企鵝與人對打乒乓球，小狗跳華爾滋舞和打籃球，杜拜高塔等等，大家感到很新奇輕鬆好看。

最後一個節目

是魔術表演，請來魔術師陳大衛先生作約一個小時的表演。前半小時是由他自己表演，他帶來很多道具，表演出神入化，精彩百出，搏得一陣陣的掌聲。後半個小時他請來三位同學上台協助演出，有溫瞻瓊同學，胡軾貞同學和郭炳湛同學；其中



▲ 魔術師邀請胡軾貞同學一同表演魔術。

以郭炳湛同學的表演，最為精彩。魔術師給他穿上一件特殊的黑色西裝上衣，從前面看，是他在表演幾種魔術，其實幕後是由魔術師操控，古靈精怪，妙着迭出，引來一陣陣笑聲和掌聲。



▲ 郭炳湛同學和魔術師的「合作表演」最為精彩。

大約下午二時半，大家帶着大包小包贏回來的獎品，滿臉笑容地回家去。一場籌備多時的春宴，由於會長，副會長，顧問及全體職員的努力，終於成功落幕。

別了，七月份的同學日再相會。

黃浦江邊的嶺南兒女們

--- 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 25 年來活動散記

黃浦江邊上海嶺南大學校友會的成員，有上一世紀四、五十年代在廣州康樂嶺南大學讀書的，1928-1953 年在上海嶺南中小學的師生，近年大批來滬的九十年代起在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畢業的康樂新生代等三部分校友，再加上保持聯繫的南京和杭州的康樂嶺大校友。

一) 初創

1984 年末，廣州嶺南大學母校的校友會找到李寶善和周玉仙，建議上海成立校友會。李、周約我參加籌辦。1985 年 3 月 17 日聯繫到的八位校友，一起開會，宣佈上海校友會成立。這八人是：葉志榮、周玉仙、胡景鍾、譚浩然、張亦奇、王玲、鄭運沅和李寶善。葉、鄭、李的親人一起參加聚會。

七人中最年長的是葉志榮，大家親昵叫她葉大姐。她常敘說當年在校園中的珠江碼頭迎接孫中山先生伉儷到嶺南大學演講的情景；還有在中山艦事件中，宋慶齡住在鐘校長家中，葉的丈夫何亮（農學院學生）護送宋乘小船要上中山艦會見孫先生的經過，她好像回到當年的激動，她認為嶺南很獨特，很偉大。

隨後，得悉上海原來的嶺南中小學也在登記校友名冊，又有了校友會的組織。本著嶺南一家親的精神，雙方交流協商，終於在 1987 年 6 月，兩個校友會以嶺南的名義匯合，並成立了新的理事會。當年隨鍾榮光校長來上海建立上海嶺南分校的司徒榮老師，看著別在胸前飄帶上的校徽標誌說：我盼望了多少年終於重見這校徽！他感動得流下熱淚，這真情的流露，代表著多少嶺南人的心聲。

中小學的校友慶祝康樂母校成立 100 周年和分校成立 60 年慶祝大會，玉仙和我參加了。就在這個會上，郭悅成誠心地說：“嶺南的 DNA 就在我們的血液裏”。這深情的譬喻，一直保留在我的腦海裏。

1988 年廣州校友會慶祝母校 100 周年，我會派司徒璧雙和我兩人為代表，這是我會第一次溶入全球的大家庭。周玉仙和譚浩然等也出席了大會，周玉仙參加全球校友會的旗隊，舉著我會的大旗走入慶祝大會的會場，此即我會在全球嶺南大家庭團聚活動中的首次亮相。

二) 積累

回顧 25 年來，我認為校友會的工作有三個好傳統：

第一：一年一次的校友日。每年參加的人數多在 130 人上下，近年年輕校友大批到滬，人數激增。聚會的主要形式是聚餐，餐前安排些講話時，私下的議論聲停不下來，因為難得一聚，交談無法勸阻，可見大家興奮之情。唱歌是主打節目，嶺南歌曲幾十年後大家都會唱，幾首上海嶺南分校喜愛的校園歌曲更使昔日同窗激動萬分；還有幾位歌王的高歌一曲，更得熱烈掌聲。記得 1999 那年的校友日，事先請各位考慮一句祝詞，大家準備了不少佳句：頌千禧來臨，慶澳門回歸，賀香港嶺南大學正名，祝願紅灰精神永存，盛況空前。浩然、玉仙伉儷獻了一對長聯：“迎新世紀但願嶺南校友遐齡永享闔潭均幸福；望千禧年遙祝香港康樂滋蘭樹蕙桃李更芬芳”。

第二：辦一本《上海嶺南簡訊》，這是原來上海分校的校友們在聯合前就創辦了。每年一期，到今年正好出第 25 期。刊物主編是朱思強，編排校對還有司徒璧雙和張月嫦等協助，她的夫人則用電腦幫忙接收稿件。刊物雖是打字平裝，但用四號字，上海與外地

的校友很多眼花老人甚為歡迎。內容又多是校友活動的交流，親切溫馨，頗得好評。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洛杉磯林佐治（上海嶺中）和鄭國宣（化學系）兩位老學長，合力將第1-15期《上海嶺南簡訊》彙編成合訂本，再由鄭學長把印好的幾十本合訂本送到上海贈送我，出錢又出力，真是嶺南一家親精神的善舉。

第三：鼓勵級社活動。校友會對同班級友組織的活動給予支援，每年一次活動發一點經濟上的小補貼。上海嶺中有的班級歷年都堅持舉行。有的把級社活動與祝壽結合，很熱烈。廣州康樂部分的校友多次以‘康樂組’名義聚會，已先後向歷年到了八十的同學祝壽，尤以2008年向四位同學一起祝賀八十最熱烈。

此外，有些活動雖多年沒舉行了，但曾有過的仍保留著美好的回憶。……例如：我會曾先後過到郊縣青浦、江蘇的大湖和西山等地的一日遊，每次參加人數都有五、六十人。記得遊太湖那次，到了蠡園，風景如畫，大家心寬趣濃，在領隊陳國標的帶領下，他手執紅灰小旗，小旗一揮，迅速集合，秩序井然，羨煞那鄰近的導遊，要來借紅灰旗一用；我們說，你們不懂‘紅灰’含意，法寶到你們那裏也指揮不靈啦！……近些年，隨老校友年齡的增長，也就到了‘外出不宜’的時候。

三）交流：

嶺南人都以嶺南一家親的精神引以為豪，我會與海內外校友，就保持著友好的聯絡途徑。

1、書刊

能有普遍而又深入、細緻的交流，要歸功於嶺南的書刊。我見到新的文學分類，提到一種新的類目叫做‘校友文學’時，即聯想到我們嶺南的出版物的功勞，以嶺南命名的書刊都有很好的交流作用，傳頌著嶺南母校的業績和精神。

各地定期出版的有廣州的《嶺大校友》、香港的《嶺南通訊》，25年來郭悅成、吳家仕和黃亦莊諸位相繼負責收發，每期成百本，要到郵局取後運回家，到校友日再送到會場分發，勞苦功高；而這些讀物可就是每年校友日的‘禮品’，很受歡迎。《三藩市嶺南同學會簡報》，香港嶺南大學的《嶺大校友》，個別的不定期的級社刊物等，也在部份校友中傳閱。我會的活動得到各地校友會刊物的厚愛，多有報導。刊物，確是各地校友交流的有效途徑。

各地老學長整理出版的文獻，如《嶺南大學》，《南國鳳凰》，《鍾榮光先生傳》，《校友李應林誕辰百周年紀念》，《大村歲月》，《京津嶺南人》，《康樂園》……等等讀物，都是嶺南兒女共同讚頌和懷念母校的紐帶。

2、聚會

迎客：

有兩次校友日是與香港同學會訪滬團聯歡：1992和1995。1992年是初次來訪；1995年是參加我會慶祝成立十周年大會，個別臺灣的同學會成員隨港團一起來滬。這兩次活動，廣州、北京校友會也有代表參加。其情之盛，久久難忘。上海老市長汪道涵也應港團之邀出席，他還說：今天我也做嶺南人。1995年那次聚會全體合影的照片有幸已被收入《南國鳳凰》的校史巨著中。

就在1992年那次聚會期間，部分香港校友為我們籌集了一筆基金。在此以前，那時校友們的收入絕大多數都是二位數，為了不增加大家的負擔，不收會費。廣州校友會最初贊助的開辦費用完之後，開支都是辦事人各自掏腰包。部分客人覺察到我們的情況，就有了第一筆贈款送給我會。那時利息高，客人建議我們把款作為基金，用利息補貼會

務開支。——沒料到這筆錢還及時起了大作用：正好那年社團重新登記，要求各社團的帳本必需有一定數目的存款方能註冊。我們就靠那筆基金過了關。此後，每年收到的會費逐年增長，一批顧問又經常贊助，量入為出，校友日、簡報出版等費及日常開支都得以解決了。

迎接個別來訪也是校友們珍惜的活動，多由理事會代表或同時期在校的同學會見。上海嶺南中小學生活在外省乃至境外、國外的老同學回到上海時總會拜會當年的老師或約見熟悉的同學。沒見到面的，事後彼此從《嶺南簡訊》瞭解到老同學的近況，也同樣高興。——更奇特的是，美國一位校友經人介紹來找我們，要求幫他尋找他多年前的上海朋友，可惜茫茫人海，我們無能為力。

我要敘述一次杭州特殊接待校友的佳話：在浩社紀念離校 55 周年團聚的日子裏，我見到落杉機器的校友們對我會的杭州校友黃幸紓親切地表示感謝。——原來此前有幾位落杉機校友結伴回國旅遊，離杭州前一小時，一位校友夫人急病昏迷，入醫院搶救。接著麻煩來了：這位校友聽不懂普通話，護士又聽不懂廣州話，雙方難以交流，給治療和護理帶來困難。校友沈培英急中生智，打電話向廣州校友會求援。隨即獲知杭州就有我會的黃幸紓。當夜黃接電話、電報後，立刻與夫人(護士)趕到醫院。無巧不成書，心腦血管科主任是黃執教的醫科大學畢業的。接下來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說了。二個月後病人出院時，醫院派救護車送他們到上海虹橋機場直接登機，平安返抵落杉機。——真是嶺南人的緣分。事後，黃幸紓說：這就是校友會起的作用！

今年九月我會的校友日將是慶祝成立 25 周年之時，我們盼望海內外的校友會有代表來與我們同歡，並參觀在上海舉行的世界博覽會，那是我們等待著的歡聚。

出訪：

25 年來，各地校友會各種聚會，上海也多有代表應邀或自願參加。次數最多的是廣州校友日和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的各種喜慶慶典，以及在香港的多次全球嶺南人聚會。通過這些活動，上海融入了全球嶺南校友的大家庭。

參加活動的代表，每當他們舉著上海的會旗隨著各地校友會的旗隊走進會場的時侯，心就與全球嶺南人連結在一起了。那種嶺南人的激動、溫馨和自豪是無法形容的，嶺南一家親的精神永遠植根在嶺南人的心中。

我會還會有兩位校友拜訪過臺灣同學會。這還得從徐亨老學長來滬說起。徐在校時就是運動名將，曾任臺灣奧委會的主席。當徐亨學長來滬參加市里的體育社團紀念活動時，陳雄邦見報得知後，我們經有關部門幫助，安排了幾位校友去拜訪。都是嶺南人，一見如故。他留下地址，邀請我們有機會赴台，要到臺灣同學會聚敘。當他離開上海時，浦江之聲電臺播放採訪他的錄音中，他特別提到：“這次來滬，我見到我的嶺南大學的校友，很高興”。後來黃維垣和江子翔二位先後到臺灣時，都曾去拜訪臺灣同學會，得到徐亨學長和同學會會長的接待。——那時兩岸都還未“三通”。

四) 展望

上海嶺南大學校友會經歷了難忘的 25 年，歷任會長有李賢善、胡景鐘、高偉剛、莫群歡。校友中八十歲之輩早已不再擔任校友會的職務；七十歲一層也在逐漸交班。去年校友會改選，已由上一世紀 90 年代從廣州嶺南(大學)學院畢業的年青校友主持校友會的工作，王賢任會長，王偉任副會長，成建林任副會長兼秘書長。

上海這塊寶地吸引著大批的新嶺南人來滬工作。上一世紀末以來，從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學成的紅灰兒女來到黃浦江的兩岸就業、開發者與日俱增；如今取得聯繫者已超過二百，人數已是老校友的兩倍，相信還將與時俱增。

新一代嶺南人，從母校獲得的金融、財經等學科的理論知識和能力，在上海灘上會大有用武之地。相信他們將會遵循為群服務的校訓，努力地工作、刻苦地創業。他們對嶺南母校之情很濃，繼承了母校愛國、愛校的優良傳統。他們不忘老一輩學長們的捐贈，為他們提供了在中山大學裏比其他學院優越的學習好條件，使他們所接受的教學質量超一流。他們感謝母校，也感激老校友為母校的奉獻讓他們得益。喜聞他們有的已表示，要學習香港以及海內外各地為重建學院的老學長的愛校精神，日後也將以各種方式回報母校。在這勵志的推動下，相信他們會化一點精神、時間和力量為上海校友會出色地服務。他們有抱負、有財力、有勇氣，上海的嶺南大學校友會定將蒸蒸日上，越來越發達。年青人！經驗靠實踐積累，奮前莫為難！

上海的嶺南人，繼續在行動，永遠向前進！

(浩社 王玲於 2010-04-02、)

Wang, Ling
1579-6 Wanhangu Rd.#403.
Shanghai 200042
China, P. R.

三藩市同學會

2010年同學日午餐慶會

日期：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30 至下午2:30
地點： 三藩市華埠華盛頓街818號皇宮大酒樓
818 Washington Street Imperial Palace Restaurant

餐費： 每位\$20，每席〈10人〉\$200

歡迎新舊會員攜親友撥冗參加，是日慶會除有豐富美食外，并有餘興節目及幸運抽獎。

聯絡電話：

吳興漢： 415-474-1280
鄭嘉恩： 415-752-7319
劉源錦： 415-387-1487
潘占培： 650-692-1670
冼玉佩： 510-797-0576 或 510-657-3195

嶺南大學 2010 年頒獎典禮特寫 1947 超社供稿

2010 年 4 月 12 日香港嶺南大學在屯門陳德泰大會堂舉行頒發獎學金典禮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本年共有 83 個獎項；都是由校友社會賢達，專業團體、銀行、及各大機構捐出，也有以個人名義捐贈，獎項及得獎人數眾多，筆者只揀以下三獎項報導。

(1) 伍沾德博士伉儷傑出服務獎：

(Dr. And Mrs. James Tak Wu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這獎項是伍沾德李玉珍伉儷金婚紀念捐出一筆款項，設立傑出服務獎，每年頒發給教學，職工，及學生各一名，獎金及獎杯，以獎勵他們對學校及社會有傑出服務。今年是第十二年，得獎者只有一位合適人選，是文學院中文系二年級本科生梁愛玲同學。她今年共獲三個獎項；伍沾德伉儷傑出服務獎，中文系獎學金，及嶺南教育機構傑出領袖及服務獎學金。可說三元及第，可喜可賀。

伍沾德博士伉儷在台上頒給她獎杯及獎金時，台下全場掌聲雷動。

(2) 嶺南大學 1947 超社六十周年誌慶交換生獎學金

(Lingnan University Class Of 1947 Schoolships For Student Exchange)

這是為慶祝超社畢業離校 60 周年由社友捐贈的獎學金，今年名單上共有 17 位本科生獲此獎項 (每名得獎者獲港幣壹萬元)，有十位是應屆畢業生，多位交換生得獎者不在香港，出席領獎者只得五位。由超社班代表歐陽讓頒獎。

(3) 陳德泰學長紀念獎學金

(Mr. Chan Tak Tai Memorial Scholarships)

已故陳德泰學長是嶺南大學工科畢業，生前對母校貢獻良多，嶺南大學陳德泰大會堂是紀念他而命名。這項獎學金是 2009 年由三藩市嶺南大學同學會捐贈。今年有三位二年級本科生獲獎：分別主修 Philosophy, History 及 Visual Studies。由大學高級行政人員夏焯星學長頒獎。

頒獎典禮由下午四時開始，校長陳玉樹教授主持，五時半完成，過程流暢，典禮完後在校園茶會招待得獎者及嘉賓，極一時之盛。



梁愛玲同學獲伍沾德伉儷傑出服務獎
左起：歐陽讓 梁愛玲 伍沾德伉儷 嶺大高級行政人員 Mabel Mak



嶺南大學 2010 頒獎禮後校園茶會到會者合照
伍沾德伉儷（正中） 校長陳玉樹教授及手持獎杯得獎者梁愛玲同學



學生服務中心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29 April 2010

Mr. Au-Young Young
Chairman
Lingnan University 1947 Class
Flat E, 14/F, Ho King View
2 Braemar Hill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Dear Mr. Au-Young,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 2010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the captioned ceremony on 12 April 2010. I would like you to know how much we all appreciate your presence at the ceremony. Enclosed are seven photographs of the event for your retentio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awardees, I would like to send our gratitude for your generous donation and support to Lingnan University. As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I have pleasure to enclose a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for you.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your continued support to the University in the coming years.

Yours sincerely,

Veronica Tam (Dr)
Director of Student Services

Encls.

VT/MY/wc



Lingnan 嶺南大學
University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This certificate is presented to

Lingnan University 1947 Class

in appreciation of generous donation

to Lingnan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9-2010

dated the 12th day of April 2010



Prof. CHAN Yuk-Shee
President



2010 超社活動

1947 超社供稿

新年快樂

2010 第一次聚會是一月五日，廣州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宴請從海外經港到英國的校友歐冬舒及夫婿林達先生。午宴設在中環歷山大廈北京樓酒家。

年青的歐冬舒博士在廣州嶺南(大學)學院畢業，往海外深造發展，現任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研究者(Research Economist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目前與夫婿同在英國工作，是學院培養出來的一位優秀學生。這位受紅灰教育成才，以一顆熾熱真誠的心，拜會學院董事們，感恩意境盡在不言中。

到會的校董會名譽主席有黃炳禮伉儷，伍沾德伉儷，劉瑞及副主席戴蘭蓀，林田董事兼義務秘書，李瑞明董事，及歐陽讓夫婦。

宴會中言笑甚歡，聆聽歐博士娓娓道來近況，最後拍照留念，互祝“Happy New Year”

慶功宴

2009 年同學日超社重奪“老柴組”最多出席人數獎，於一月十日在嶺南會所舉行慶功宴及新年團拜，共有三十多社友及眷屬到會，由林克平社友選定菜譜，菜式豐富。獎金只得港幣一千五百元，由劉瑞、伍沾德、林克平、歐陽讓四位社友分擔不敷之數。

歡宴黃譚寶珊女士

已故黃培煦學長(1938 日社)夫人譚寶珊女士從新加坡經香港回三藩市，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於二月八日在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設午宴招待黃夫人，諸位董事更邀請友好相聚，男士女賓各佔一席。

黃夫人奉行黃學長遺願，於數年前捐贈十萬港元予廣州嶺南(大學)學院資助正在興建的新 MBA 教學大樓。黃夫人在三藩市同學會是活躍分子，去年三藩市同學日聯歡大會主持抽獎節目。相熟的朋友都親切的稱她“阿姆”，臨別握手珍重，並寄語問候在三藩市灣區各位學長。

海 陸 空 三 軍

三月十日(年廿五)，伍沾德在銅鑼灣翠園酒家設午宴歡迎海外回港度歲的社友：溫哥華伍耀洲夫婦和三藩市張承亮。超社原定3月14日正式設宴歡迎，這是序幕，不設竹戰，盡是清談，又是男女分席，真是天南地北，盡是甜蜜的回憶。

難得莫季禧伉儷從西半山遠道而來，二位公子隨行，他與莊一平張承亮乃康樂寄宿時小學同學，當然話題多多，在農學院爬樹“摘木瓜”是難忘的趣事。

抗日戰爭勝利前一年，中國國民政府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健碩同學不少投筆從戎。曲江淪陷，嶺南戰時仙人廟校園荒棄，遷往東江伍耀洲逃到四川重慶，應徵入海軍，到印度受訓三個月後轉到英國軍港培訓兩年，官階至上士，抗戰勝利後不願參加內戰而解甲。至今仍醉心海上生活，與夫人頻頻乘船海上遊，喜看 Anchors Away！

官階至陸軍中尉退役的劉瑞，在湖南投軍受訓，是陸軍特擊隊隊長，要到日軍軍營爆破及突擊，極度危險的任務，不成功便成仁。三個月艱苦受訓，受訓專員是美軍，劉社友流利英文，任主管的中國軍官英語不靈光，所以對他特別倚重。受訓未完而日軍戰敗投降，他們的三百名特擊隊奉命首支開入湖南衡陽城接受三萬日軍部隊投降。這喜悅而嚴肅的場面，畢生難忘。戰後國民政府用專機送他和另一位戰友及兩美軍由重慶到上海。甫下機換上便服到聖約翰大學報名，卻遭晚娘口臉的註冊主任白眼，一口拒絕。氣難平，翌日全副軍裝，帶槍掛官階章，到註冊處，那主任却變得笑臉迎人，立即取錄。前踞後恭，道盡當年世態炎涼向權貴低頭的社会風氣。入校兩月後，放洋美國，完成大學學位。

這些人生遭遇，說書人眉飛色舞，聽者也擊掌讚歎。話題轉到空軍，當年留美空軍有四位社友：簡鴻鈞、唐建康、彭銓信和黃定乾，昔日豪情壯志，衝上雲霄的飛將軍，只有定居美國的黃同學仍健在。當空軍翻譯官的有余東浦社友，斯人亦已逝，能不令人唏噓！

團年飯

2月7日農曆年廿四，社友相聚嶺南會所，送牛迎虎，並歡送社友李瑞明伉儷回多倫多。午餐兩席，蔬雀四枱，屬虎的社友李玉珍鴻運當頭，和出一鋪“天糊”，各人大開眼界。祝願虎年順景，歲歲平安。

羊城社友相聚

陽春三月天，桃紅柳綠時，伍沾德李玉珍忘不了美麗的康樂校園，悠閒度假選中廣州，回到校園再參觀新近建成的MBA教學大樓，並邀請廣州社友相聚午宴。定居羊城應約到會社友有傅家瑞、徐秉榮、梁子超、陳寶照夫人、鍾寶嬋女士、鄭澤榮桂治馨伉儷；學院余立本副書記、古小紅副院長、吳雅各夫人、余春花及楊競初董事。教學大樓外已安放雕塑大師曹崇恩的傑作“嶺南牛”銅彫，隱如盤石，象徵紅灰兒女，不分地域，仍是心連心，服務人群以“牛”勝！

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

伍沾德在翠園揭開歡迎序幕後，劉瑞作東道，三月十四日在嶺南會所歡迎從廣州來的覃仙露，三藩市張承亮和溫哥華的伍耀洲夫婦，到會社友十分踴躍，筵開三席。是日正月廿九日，仍可說是新春團拜。

社友李玉珍每次聚會都送上精美餅食及大旦糕，此特製旦糕因聚會性質不同而轉換款式，今天是歡迎三位社友“歸寧”所以旦糕用“Welcome”並邀請三位嘉賓“切餅”

2010 Lingnan University Awards Presentation Ceremony

2010年4月12日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玉樹教授在陳德泰大會堂主持獎學金頒獎典禮。校方邀請

- (1) 伍沾德李玉珍伉儷頒發他們捐贈的“伍沾德博士伉儷傑出服務獎”(Dr. And Mrs. James Tak Wu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ed to a student who has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University and the general community)
- (2) 超社班代表歐陽讓頒發“嶺南大學1947超社六十周年誌慶交換生獎學金”(Lingnan University Class Of 1947 Scholarships for Student Exchange)
- (3) 三藩市嶺南大學同學會由已故學長黃西平安排捐出“陳德泰學長紀念獎學金(Mr. Chan Tak Tai Memorial Scholarships)有三位同學獲獎。

Mrs. H. B. Graybill
Maestoso

校歌

ALMA MATER SONG

(Tune: Annie List)

陳輯五詞

Quartet

1. 平原廣潤 瞭迎目前 江水滾其 向 群峰遠繞

2. 韶光幾度 花娛鳥樂 飽受春風 雨 使我樂輸

1. 恆為障礙 奮前莫畏 難 母校屹立 風波不搖

2. 黃金時刻 基爾高聳 存 當前百事 待僕担負

1. 佳氣承遠 方 地美人娛 乃祖所賜 愛保兩勿 忘

2. 不怕半途 廢 壯我胸懷 得如昔在 母校光風 裡

《我們的校歌》系列(三之三)

李瑞明

前面刊登的母校校歌與美國許多大學校歌如康奈爾、俄亥俄等及我國的燕京、金陵等大學都採用的曲詞一樣。曲詞雖然是套用，但歌詞卻是創作的，不折不扣是嶺南的，本色的，地道的。

嶺南大學教育學系曾昭森教授在他的《懷士續集》中對校歌作者的身份和時代背景詳為介紹，並將「嶺南校歌」與創校精神連在一起，本篇特將原文一字不漏轉載如下。



Honglok Campus in 1911
 First Dormitory Martin Hall McCormick Lodge Gould Lodge

「嶺南校歌」與創校精神

第一首歌詞 Alma Mater Song 「母校校歌」是葛理佩先生 (Mr. Henry Blair Graybill) 在嶺南康樂建校初期所寫的。註① (Alma Mater, 各位想都知道, 是拉丁文「我們的母親」的意思。) 嶺南安靜下來建校可以說是義和團事變之後, 母校由澳門遷回廣州在康樂上課的時候開始。那是一九〇四年。母校在康樂第一座永久校舍——馬丁堂——的屋隅基石刻有一九〇五年的年份就是一個里程碑, 是嶺南劃時代的開始。當時未有能修大學課程的學生, 未能辦大學, 只設中學課程, 葛理佩先生就是那時中學的校長。他一直當了二十多年的中學校長。所有嶺南的前輩同學, 包括黃啓明, 關恩佐, 林耀翔, 孫雄, 司徒衛, 高冠天, 和李應林, 簡又文都是他的學生。他是選擇康樂做校址和負責在康樂購地的一位行政首長。當時的康樂——其實校址所在的地方原不是稱為康樂, 鄉民都稱那地段為「黃崗頭」。康樂村是另一村落, 在松崗之東, 比新鳳凰村, 舊鳳凰村和下渡村還遠。不過康樂的名稱悅耳和有意思, 比黃崗頭與鳳凰及下渡都好, 所以校址就自稱為康樂。其後習而用之, 連設在母校的郵政局分局都稱為康樂分局了。當日那塊地大部份是一片荒土, 是墳山, 竹林, 和窪地與及一些禾田, 是荒蕪的, 荒涼的。那時河南並未開有公路, 陸路交通困難。校址的優點是由水路可到, 在東關 (其後稱為東堤) 乘小艇, 於順流時, 半小時可以抵達。

(註一) 葛夫人可能有參加寫作的。她是有名的 Vassar College 畢業生, 是一位歌唱家。

葛理佩先生寫母校校歌時，母校正在一個草創時期。母校那時沒有什麼歷史，什麼傳統，連什麼房屋都沒有，有的就是無限的將來，無限的挑戰和無限有待努力的地方。擺在葛先生眼前的，就是母校所設在的廣州，是一片廣濶的大平原，大有可為。在康樂校址北望是一條有潮水漲落的珠江和遠遠豎立像屏障一樣的大山，白雲山。創校的人就是要在這裏建立一所有名的大學了。葛先生懷着宏大的抱負，堅定的信心，衝前的勇氣和對嶺南的熱愛并以歡悅的心情，為嶺南獻身的志願，寫出這首歌詞來。他相信，母校的事業，無論如何艱鉅，是永不失敗的。他對於為嶺南服務的歡悅的心情可從歌詞裏的用字，如bright, joys, happy, gladly 等等可以看的很清楚。註②他又提醒學生們，在這所由遠方人士創辦的學校是在他們父母之邦的美好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因此他們應懷念國際友人的善意和對祖國的盡忠。

我現在把校歌歌詞的英文原文念一遍，諸君便可體會校歌的作者的用心了。

Alma Mater Song

- I. Broad the plain before us reaches,
 Calm the tides in flow;
 Far the mountains ever guard us,
 On in strength we go.
 College, mother, calm thou standest,
 Given from afar.
 Wond'rous land our fathers gave us,
 True to both we are.
- II. In thy care bright years are bringing,
 Joys in happy throng;
 To thy life these years we're giving,
 Gladly as this song.
 In the years and strife before us,
 Never shall we fail.
 Courage, then, as joy thou 'lt give us,
 Alma Mater, Hail!

(註二) 全首歌詞都用淺易英文寫成，以配合當年學生的英文程度。詩中大部份是單音字 Monosyllabic，沒有用超過雙音的字。

校歌的中文歌詞即「平原廣闊瞭近目前」那首，原是譯給蒙學(由嶺南學生辦的青年會小學)學生唱的，因為蒙學生不識英文，不會唱英文校歌，主理校務的司徒衛先生於是設法把校歌譯成中文。他邀請飽讀詩書的中國學者陳輯五先生翻譯，但因不認知英文，遂由司徒衛先生向他逐字逐句的解釋，由陳先生譯成今日我們對母校矢志不渝「愛保兩勿忘」的中文校歌。

兩代嶺南人情誼的建立

筆者幼年時家兄曾代表嶺南參加省運，因而有機會進入場內目睹盛況，軍樂隊高奏嶺南校歌，運動會歌，樂聲悠揚，啦啦隊在場打氣，健兒們個個奮勇爭先，此情此景，印象良深。後來考進嶺南，在紅灰大家庭內，先後接觸了許多先賢的第二代而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友誼，像李應林校長、陳序經校長、陳汝銳主任、王季子教授、鄺磯法教授、傅保光院長、古桂芬院長等的兒女們，其中有些更是同級同學。畢業後在香港嶺南同學會曾擔任義務秘書及《嶺南通訊》編務多年，接觸各地同學及得聆教益與年俱增。內地對外開放後，外籍教授的子女及交換生紛紛重臨康樂園，1988年嶺南大學創校百周年，全球校友在廣州隆重慶祝，筆者是海外校友團的秘書長，除與大會聯絡外，並兼負接待各地外賓之責，因而結識了不少外籍教授的第二代，其中包括富倫教授之子交換生Austin Frank和葛理佩校長的女兒葛蘇珊(Susan Graybill)，我們此後有不少次的會面和持久的通訊。

大約十年前，在一次給葛蘇珊的信中曾就校歌作者提出「必也正名乎」的訂正。以下是她給筆者的答覆，原文如下：

Dear Mr. L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the very interesting packet of materials with excerpts from your new book! Congratulations on its publication!!

It was kind of you to highlight the places my parents names appeared, I'm sure they would be much gratified that this great work has been done. I'm sure it will be very useful to those scholars interested in Lingnan.

As to the “Alma Mater” song I feel sure it was my father who composed the poem whose words have been sung by so many Alumni over the years. My mother no doubt played and sang it when the students were learning it perhaps 80 or 90 years age. So perhaps that is how the mistake was made “early on”, and simply perpetuated down through the years. No harm done, as they did so many things together as a team.

You Kindly asked how we are. We are getting old let's face it! Hearing aids now that's OK! I am pretty well recovered from my “down fall” last year when five vertebrae were crushed! I lost 2 1/2 inches in height and 15 pounds in weight, but have no pain now, and can do almost everything I want to! I can walk without “walker” or cane, I have much for which to be thankful!

It was interesting to hear about McCormick Lodge and how remembered the Graybill family there. Thank you for that! I shall dream of visiting that Museum!

Mr. Lee, do you have an e-mail address you would let me share? Mine is dicksue@dca.net, I would drop you a line once in a while!

Thank you agai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sending me that material.

Sincerely
Susan

在來信的第三段就是答覆我的提問，大意逐譯如下：

“關於「母校校歌」——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年來眾多校友所唱的歌詞是出自父親的手筆，我的母親在八九十年前教導學生時，無疑邊彈邊唱著這首歌詞，難免有先入為主的誤會，便一直以訛傳訛地傳至今日。事情無傷大雅，反正雙親在許多事情上都是夥拍一起去做的。”

充滿音樂氣氛的嶺南校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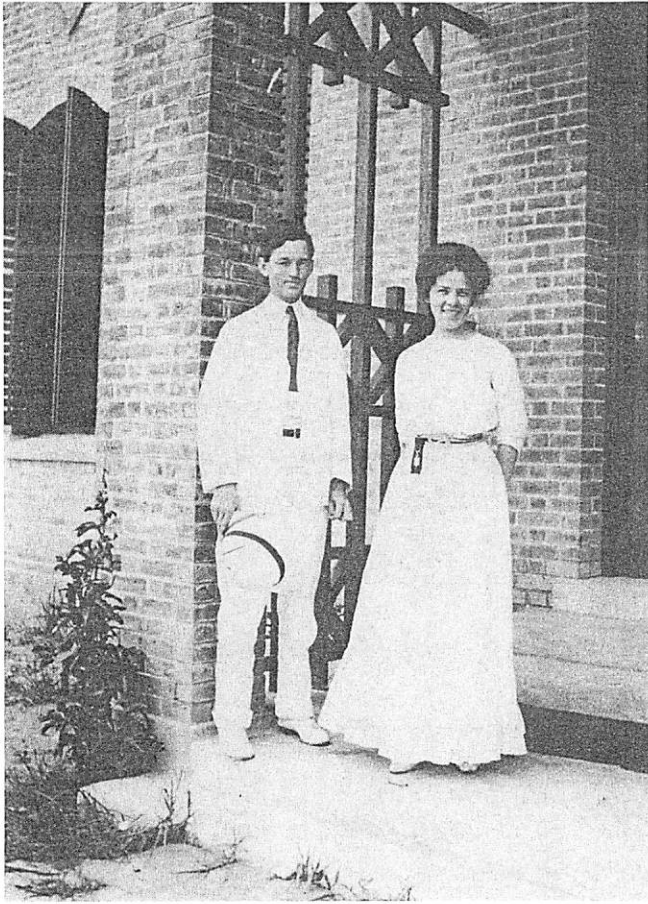
一直以來，嶺南的音樂氣氛十分濃厚，學校雖然無音樂系之設，但是接觸音樂的機會比比皆是，舉凡男聲合唱隊、女聲合唱隊、青年會歌詩班、音樂欣賞會、音樂史選修、和聲初階講座，參加者十分踴躍，有時甚至額滿見遺。

在康樂建校初期，外國教師東來，格禮(G.C. Griggs)和嫁給葛理佩的格蘇珊(Susan Little Griggs) 兄妹將美國大學的音樂引進，男的男中音，女的畢業華夏女子學院曾修聲學，憑着他們不斷的努力，為嶺南奠下別具一格的風氣。其後簡又文留美學成回母校服務，寫了不少歌詞，加上白序之老師的填詞，嶺南校園歌曲真是多姿多采極了，辭調優美雄壯兼而有之，愛校情懷，溢於言表，其對嶺南精神的提升，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於嶺南歌詠成為紅灰生活之要素，1937年，何安東同學在鍾師母鼓勵之下，竭力蒐集，校訂樂譜，並由白序之先生將原為英文者加以逐譯，原為中文者慎為修訂，於1939年由學生自治總會付梓刊行。歌集包括校歌在內，計共輯錄南大一家親、歡祝大嶺南、嶺南牛、嶺南凱旋歌、勇猛紅灰獅子、嶺南晚歌、高飄嶺南旗等校園歌曲凡三十餘首，並附校呼八項，其數量之多實為全國之冠，在世界大學而言，亦屬罕見。1962年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將嶺南歌譜重印，自此之後，嶺南機構及院校，多次重印，各地校友多能人手一冊，憑歌寄意，情繫嶺南。鑒於所刊「嶺南歌集」將校歌置於首頁，有關作者名字，手民之誤，照印如儀，希望主編先生予以正視，在Mrs. H.B. Graybill名字刪去Mrs.的字眼，如此既可還回歷史一個清白，夫婦檔一名共用，皆大歡喜，不知道我們嶺南人是否認同？

在結束本文之前，這裡必須指出我們的校歌本就是像聖詩般的曲調，柔和親切，華美感人。在世界各地嶺南人的聚會上，校友們都像在大家庭內親炙母愛，齊聲唱出對母校的思念，銘記莊嚴的許諾。可是近來在國內某些場合播出的錄音帶卻變成一首進行曲，活像趕市集般急燥，與原來一脈相承的調子大相徑庭，那就只好苦口婆心道出我們的心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了。阿們。

1985年廣州校友會在市內陶陶居舉行夏季茶敘



校歌作者葛理佩先生及其夫人
攝於1910年廣州嶺南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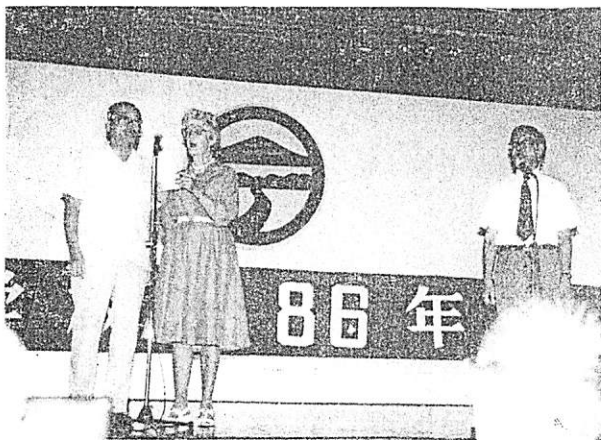


濟濟一堂，坐滿了“陶陶居”的二樓和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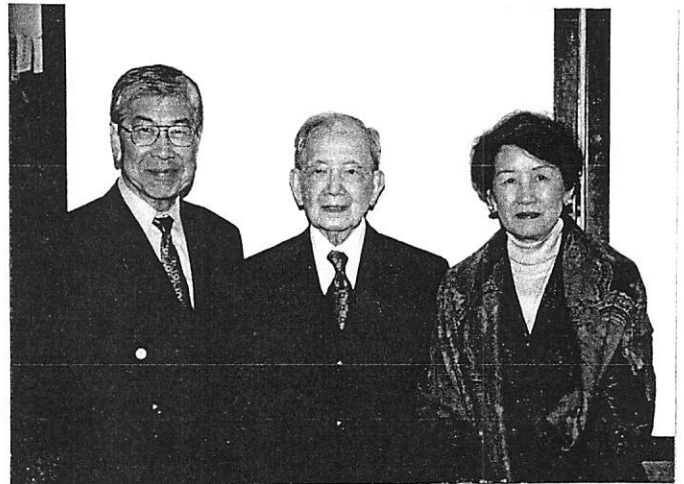


齊唱嶺南校園歌曲，雄壯有力。（自左至右：陳炳輝、何安東、李瑞明）

今年3月家兄李瑞榮九秩榮壽，逾百親友前往 San Jose 祝賀。筆者有幸與簡又文老前輩的哲嗣簡幼文高陵珠夫婦同席，並且開懷齊唱其父作詞之《嶺南牛》一曲，得如昔日在母校光風裡。



葛理佩的千金與香港超社李瑞明同學領唱嶺南校歌。



我的感恩見證

周素蘋

2009年聖誕聯歡會，鄺定華牧師邀請要我在大會上作見證。我最怕在這麼多人面前講話，很大思想負擔屢次推辭，不成功只有照辦。

祈禱使我們得勝，籍著祈禱與神溝通及感謝神的恩賜，在這裡我向大家講二、三件事。

首先感謝神使我能向大家面前見證神的恩典：

(一) 1978年，我還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想過也絕對不可能離開那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某天，在一次會議上，我只講了一句『我這輩子再見不到父親了』那時父親在香港80歲高齡，就這一句話竟然得到領導同意，經過七、八個部門審批，一個多月的時間批准兒女和我一齊去香港與父親相聚，以後來到美國與闊別30多年的兄姊團聚：

這是神的恩賜感恩。

(二) 我自幼多病，經常咳嗽，無法根治。記得在八歲那年，嘴唇突然腫起不痛不癢。哥哥說：你被蜜蜂刺了。但以後經常腫嘴唇，還有風疹，甚者一日數次很癢，反復出現後消退還加上咳嗽，甚者有如百日咳。十分困擾。家父是醫生，但藥石無靈，持續13---14年之久。直到1951年我毅然去北京旅行逗留了兩星期。返家後經過三個月，很奇怪，這三個月內沒有出風疹，也不腫嘴唇，也沒有咳嗽，直到如今身體也健康了。

這是奇蹟、是神蹟。

(三) 兒女到香港後，經一段時間移民到美國。他們得到再受教育的機會，分別取得電子電機工程及牙齒專業學位，服務社會。我們住在同一地區，經常見面相聚，還有兩個小孫，十分可愛。在這地區有幾位初中的同學，也有高中同學，更有大學的嶺南同學及親友互相關心及聯系，這是幸福。

這一切是神的賜與：要常追求良善，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依靠主，凡事謝恩。]

鍾榮光先生傳

BIOGRAPHY OF CHUNG WING KWONG



鍾榮光先生



Dr. Chung Wing-Kwong
Professor, 1900-1924
Associate President, 1924-1927
President, 1927-1937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Yeung Wah Yat's 《鍾榮光先生傳》)

S. M. LEE

鍾榮光先生傳

Biography of Chung Wing Kwong

Chapter Eleven

Turbulent times, 1923-1927

In 1923, Dr Edmunds resigned from the position of Provost of Lingnan University, and returned to New York to serve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at that time. (Later, he became President of Pomona College.) He was succeeded by Dr Henry. Dr Henry was the son of Benjamin Henry, Provos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Sixteen years younger than Dr Chung, he had been born and raised in Guangzhou, and was therefore a fluent Chinese speaker and could read some Chinese as well. Thus he was completely familiar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When Henry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completing hi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held teaching positions at Union and Pui Ying Middle Schools for ten years' time, and then first joined Lingnan in 1919. In 1924, he receiv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appointed as Provost of Lingnan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nnounced that Dr Chung would serve as Associate President. In the Provost's Office there was always a Western female secretary, while Tang Fook-cheung worked as the Chinese-language secretary. In the Office of the Associate President there were three secretaries: Ko Koon-tin, Chan On-yan, and Lei Hei-bun. Chinese people always referred to Dr Chung as the President, viewing the western Provost and the Chinese President as equals.

The Provost received directions on handling affairs from the Board of Trustees, and consulted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also called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and he would then make a final decision.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was composed of the heads of the departments and colleges and individual faculty members who had been elected as representatives. In addition, the Accounting Bureau and the Academic Affairs Bureau managed relevant matters. Nonetheless, the university's academic program, appointment of faculty, and student registration were all managed by the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During the years from 1921 to 1926, a succession of incidents occurred in South China,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turbulent. There was a great impact on classes at Lingnan. The events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n May 1921, the National Assembly elected a President. President and Commander-in-Chief Sun Yat-sen then went to Guilin to lead a Northern

Expedition. In 1922, when Chen Jiongming rebelled and attacked the Presidential Headquarters, President Sun was forced to flee on the Wing Fung gunboat. In 1923, the Yunnan and Guizhou armies under Yang Ximin and Liu Zhenhuan attacked Chen Jiongming, and in 1924, the Guangdong armies under Xu Chongzhi returned to Guangdong. His Excellency Chiang Kai-shek received the order to establish the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and his cadet forces attacked and destroyed Chen Chiongming's longstanding base in Huizhou in a single operation, and then again restored command by completely defeating the Yunnan and Guizhou armies. In this year, Duan Qirui led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and on November 10 President Sun issued a proclamation that he would go to the North to seek peace. On March 12, 1925, President Sun passed away in Beijing. On July 1 of the same yea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founded in Guangzhou. Wang Jingwei was Chairman of the government, and Hu Hanmin, Xu Chongzhi, Liao Zhongkai, Sun Ke (Sun Fo), and Tan Yankai wer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Council. The numerous military engagements on land and on the river were watched by crowds of Lingnan students who clambered up to the roof of Martin Hall, while the military cadets carried out their maneuvers in the eastern suburbs. The Yunnan and Guizhou troops rapidly collapsed. Their officers fled, either on horseback or in sedan chairs, while battleships were massing in the river in front of the campus, moving forward and back to fire their guns from a distance. This was a thrilling sight for the students, and classes were suspended.

In December 1923, President Sun Yat-sen paid a sudden visit to Lingnan, and was welcomed by Acting Provost Baxter and by the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lined up on the river bank. When President Sun reached the Assembly Hall, he was escorted in by Yip Leung-choi, president of the students' union, and then addressed the crowd in a speech, expressing his determination to seize the Customs surplus funds so as to use them for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expenses. In addition, he praised the imp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Lingnan campus. He declared that the school was administered very well, offering a fine education. He urged the students to study diligently rather than dreaming of becom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getting rich. Afterward, he was invited to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s residence at Blackstone Lodge for tea with Dr Chung. Dr Sun then sat in an armchair in the middle of the sitting room, with the other Western professors and student leaders standing on either side. They discussed a variety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Sun Yat-sen spoke fluent English, and his ideas were trenchant. It seemed as though he could engage a crowd of scholarly authorities in combat with a single voice. The professor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were unable to challenge him. Newspapers around the world drew attention to this event, concentrating on it in their reports.

The next year, President Sun founded the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borrowing Lingnan's eastern embankment wharf in Guangzhou. The students of the two schools both used the same pontoons, and because many Lingnan students entered the Military Academy, they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one another, just as though they were going along with their old friends. President Sun also gave fourteen lectures on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t an old academic site on Wenming Road. The Lingnan College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ll lined up to listen respectfully.

On March 12, 1925, the sad news of Dr Sun's death arrived by telegram. He had passed away in Peking. The entire nation entered mourning. Flags were at half-mast at Lingnan, and the next evening the first memorial service held in Guangdong was conducted for Sun Yat-sen at Lingnan.

Wong Po-shang, President of the Lingnan Student Council, presided over the college-wide memorial ceremony honouring Dr Sun. On this occasion, every member of the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 body wore mourning attire and black armbands, and the whole hall was silent. The four walls were draped with black and white streamers, and a portrait was mounted on the stage, flanked by sets of couplets and scrolls recording Dr Sun's teachings. Provincial Governor Hu Hanmin was unable to attend because of pressing duties, and General Wu Te-chen represented him. Wong Po-shang delivered a eulogy, and Reverend Chan Ts'ap-ng prayed. The whole assembly stood solemnly and bowed toward the portrait. His face covered with tears, General Wu spoke through his sobs, recalling Dr Sun's benevolence. Provost Baxter, Secretary Ko Koo-tin,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kers at Lingnan all delivered speeches and the service then ended.

Chung Wing Kwong was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comrade. Yeung Hok-ling, who was one of a group of "four bandits," namely Sun, Yeung, Chen, and You (the elder brother of Yeung Bingnan, Yang Sek-chung and great-uncle of Yeung Wah-yat), and Chan Shao-pai (the father of Yeung Wah-yat's classmate Chan Kwan-king and uncle of his classmate Naisen Chien), were also President Chung's close friends during their childhood. Bosom friends during their youth, their ties dated back to early times. When Sun Yat-sen was alive, the Generalissimo's Headquarters was at the Cement Factory at Honam, very close to Lingnan College. On foot with only a few attendants, Dr Sun would often come to the campus to take walks, strolling to Blackstone Lodge and stopping there to relax, chatting pleasantly with Dr Chung. At this time,

however, Dr Chung was away on a mission overseas. The news of Sun's death reached him suddenly, and he then sent a letter to Secretary Ko Koon-tin, expressing his deep regret that he would be unable to officiate at the funeral service in person.

On June 18, 1925, Reverend James Henry return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up his new duties as Provost.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of that time, the situation within and outside Lingnan was deteriorating. The atmosphere was full of opposition to imperialism, Christianity, elitism in education, and capitalism. At this time, some students and workers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provocations of the situation, and were carried away by patriotism like unharnessed horses, and falling under others' control. When Reverend Henry arrived in China through Shanghai, he heard about the May Thirtieth Massacre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n which twelve persons had been killed and seventeen were wounded. When he arrived in Guangzhou, he then heard that a demonstration in protest was planned for June 23. Thus he held a meeting of the College Council, wishing to propose an early holiday before the term had ended.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as then held on June 22. On June 23, over three hundred Lingnan students were among the participants in Guangzhou's demonstration of all fields and all schools. By the time their procession reached Shaki Road, at the Western Bridge of the Shameen foreign settlement area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city, the soldiers and police forces of the foreign nations had prepared gun emplacements on the sandbags. All at once, there was a roar of gunfire, and the shots killed over one hundred persons and injur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others. Unfortunately, a Lingnan teacher named Au Lei-chau, and a student named Hui Iu-cheung were shot to death, and another student, Tso Iu suffered facial injuries. The student union held an all-night vigil and collected eye-witness accounts, transcribing them in writing, and put this together with photographs, printing a book on the true events of the Shaki Massacre. One thousand copies were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in an appeal for justice. Seventeen faculty memb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lso jointly sent a telegram, expressing regret at the violation of humanity of those responsible for firing on the crowd. They also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the utmost in support of China's effort to achieve equality by casting off the yoke of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Vice Provost, Reverend Baxter was not in agreement, however, so he went to Hong Kong to declare his personal viewpoint. Late at night, Lingnan students reported this to Provost Henry, holding copies of newspapers from Hong Kong, accusing Reverend Baxter of being anti-Chinese and demanding his expulsion. Thereupon Baxter left the school for Hong Kong.

The Shaki Massacre was like a spark igniting the powderkeg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Strike. Almost 100,000 labourers returned by land and sea to their homeland, and most Chinese residents also departed, paralyzing business and turning Hong Kong into a ghost town. The city of Guangzhou was also on strike and students boycotted classes in response, and the Hong Kong-Guangzhou General Strike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Eastern Garden (formerly an amusement park) as its headquarters. Every trade union pitched tents, rented houses, and opened canteens to accommodate the workers.

Thus the academic year of 1925 to 1926 at Lingnan did not begin until classes started on September 11, with a postponement of three more weeks for the younger students. When the municipality of Guangzhou carried out a ten-day census, al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temporarily suspending classes so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take part in this work.

When the summer of this year began, because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had taken a crucial turn, a large number of former Lingnan students held a meeting in Guangzhou. Nine of them submitted a letter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in New York, signed by Y.L. Lee, Y.M. Lin, Chan Shiu-cheung, Wong Kai-ming, Kwan Yan-cho, Chan Ting-hoi, Chiu Koon-hoi, Sezto Wai, and Wai Kwok. They urged the trustees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points: 1) Because the movement of Chinese administrators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managing the missionary-founded colleges was spreading throughout China,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 alike were ardently advocating this. Nonetheless, there were two opposing viewpoints; one side advocated total abolition of the missionary-founded schools and the other side aimed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2) In particular, because there were Cantonese political dissidents who held hostile views towar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and were doing all they could to damage their reputation, thus hindering their development and reducing their student numbers. 3) A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was concentrating its strength in attacks on the Christian colleges, the situation was becoming more serious every day. 4) With the recent occurrence of the Shakee Massacre, every aspect of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had been strengthened. Consequently, the former students proposed, that to begin with the nature of Lingnan College should be defined; as a private Christian college, it would gladly accept the support of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From this time onward, the Board of Trustees w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hinese board members to the maximum appropriate extent, and w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organizations, one based in New York and the other in Guangzhou. When the time was right it would also be appropriate to appoint more Chinese leaders, and thus the Board would be in close touch with

Chinese viewpoints and circumstances. Lastly, Chinese people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handling the college's financial affairs. Although their means were limited, gradually they were making progress, and wished to repay the conscientious efforts that had been constantly made by the western Board members. The letter also mentioned the fact that two Trustees, Reverend Henry and Tsin Shue-fan, had also intend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Lingnan would eventually be transferred to Chinese hands. The Board of Trustees was in close agreement, considering that the proposals should be implemented when conditions were ripe.

As it happened, on November 16 of the same yea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Beijing issued a set of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formal re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using foreign funds. The regulations specified: that all schools of this type must be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Lingnan authorities handled thi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Guangzhou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s interpretation) and that their primary mission could not be to proselytize. The regulations also specified that the established curricula,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nistry's standards (in this respect Lingnan faced the problem that a university should consist of at least three colleges). Lingnan thus made Religion into an elective course, and the course content adopted a philosophy of life approach together with informal advisory discussions.

At this time, although from a superficial point of view, Lingnan remained calm and quiet in the turbulent weather, on the inside a storm was brewing. Three students with political ambitions, named Nam, Lee, and Ng, were continually stirring up the labour union organizations at Lingnan, agitating for shorter hours and increased wages, demanding improved benefits, and attempting to create a division between Lingnan's students and staff. By this time, the municipal Kung Yee Medical College of Guangzhou had been taken over by the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labour strike, while the Canton Hospital also suspended operations after the strike began. On March 9, 1926, the workers of Lingnan presented demands, giving the college forty-eight hours to respond. Reverend Henry immediately presented the matter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for arbitration. The result was that only the demand for a wage increase was accepted. Meanwhile, Lingnan student groups organized a corps to protect the college, and held a general meeting at which there was a decision, by a vote of four hundred and eighty to twenty-three ballots, to request the expulsion from Lingnan of the three students who had stirred up the workers. The three students, Nam, Lee, and Ng, submitted a complaint to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however, and an arbitration meeting was convened. Those in attendance included

Wang Ching-wei, Ch'en Kung-po, Hsu Chung-ching, and Chung Wing Kwong as members of the Educ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Ko Koon-ti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Lingnan College, and Sum Lai-yi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ular educational corps (he was an agricultural student at Lingnan who represented the Guangzhou Students' Federation). Dr Chung issued a statement of mediation, declaring that the college authority would reverse its decision to expel the three students.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persuaded Nam, Lee, and Ng to withdraw from their studies voluntarily. Because neither of the two sides continued to pressing its demands,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in this manner.

Before this time, while Dr Chung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 fund-raising tour, Reverend Henry sent an urgent telegram urging Dr Chung to return to Lingnan to assist him in handling the critical situation. When he received the message, Dr Chung wrote in reply, "I can do nothing more by returning to China. Provide comfort to the workers and staff. Stay calm. I will carry on my work as usual." Nonetheless, Reverend Henry continued to send telegrams urging Dr Chung to return, and also on February 20 he telegraphed to inform Dr Chung that the Guangzhou government had established a five-man Educ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appointing Dr Chung as a Committee member,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vate colleges. Two weeks later, Dr Chung replied by telegram that he had decided to accept the position.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him, however, for him to return to Guangzhou in time to attend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to be held on March 1 at Kwangtung University. When the time came, Secretary Ko Koon-tin represented Dr Chung, mounting the stage to accept the appointment.

By June 1926, Dr Chung had returned to Lingnan for some time, and had joined efforts with Reverend Henry to adjust and settle college affairs. Then Kenneth Duncan, Academic Dean of Lingnan College, and Henry Graybill, Principal of the Middle School, had at the same time submitted their resignations and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ere replaced by the veteran Reverend Wisner and by alumnus Dr Ho Yam-tong. On June 29, Dr Chung himself officiated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That year there were altogether twenty-seven graduates from the programs of Arts and Agriculture. Provost Henry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eptember, to arrange to bring his family back to China.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the Chinese teaching staff jointly composed and submitted a letter to him, declaring their respectful appreciation of how he had courteously and sympathetically responded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y wrote: "With respect to the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future of Lingnan, we are sure that some adjustment must be made in order to avoid some great damages which might

occur.” (Corbett 106) They also requested that Provost Henry respect the views of Lingnan alumni by making an early plan for the college’s official registration as required.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Henry submitted a report on the facts of the situation, upon which the Board of Trustees sent a special commission to Guangzhou, composed of W. W. Comfort, Ralph S. Watts, and C. K. Edmunds, so that they could study the question together with Lingnan alumni and draft a proposal to serve as a guide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in its deliberations about appropriate actions.

Just at the time when the Commission was based at Lingnan and was contemplating the drafting of an ambitious scheme for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there were several incidents related to the labour movement on the campus. The five hundred members of the Lingnan Workman’s Union, together with over one hundred members of the Union of Non-Teaching Staff, were all ready to stir up turmoil. They hoped to succeed in sabotaging the university. On November 1, 1926, on account of an agricultural worker who had been charged with stealing about fifty dollars from other workers housed in the same quarters and sent to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to be prosecution, the unions used threats to demand release of the man. In order to calm the situation, Dr Chung negotiated with the Police Bureau and secured the man’s release and return to the campus. Nonetheless, after setting off a lot of fireworks, the workers called a general strike at 3:30 in the afternoon, cutting off supplies of food and water. For four days altogether, they posted squads at the campus gate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entering and exiting. Faculty members, their families, and students were in a risky situation, and were compelled to organize self-defense: the foreign faculty members themselves took turns to guard the campus waterworks and electricity station, along with the school’s three motor launches. Meanwhile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purchased rice supplies, and prepared their own meals. Fortunately, General Lee Chai-shum, Chairman of the Guangdong Government, stationed a unit of policemen on the Lingnan campus. At last the Department of Farmers and Workers sent an official to arbitrate the dispute, and order was restored temporarily.

In March 1927, the Union of Non-Teaching Staff also carried out a strike, presenting a long list of demands, and all the university’s offices were closed. At last, because not many members had supported the strike, the troubles gradually died down. In another incident, an agitator entered the Third Dormitory during the night, and harangued the students before being chased out by the students. During a further incident, the workmen of the campus again went on strike and closed off the campus, cutting off food and water. Chinese faculty members all wished

to send their families away, but were prevented from hiring workers to move their possessions. Thereupon the roadway crossing the campus became full of Westerners with PhDs, Chinese faculty members, and Lingnan students all carrying loads on their backs, in their hands, or in wheelbarrows, moving possessions for the women and children.

By this time, Provost Henry had returned with his family and reached Hong Kong. Dr Chung went to Hong Kong to meet him, informing him that because the situation was worsening day by day, there was no choice but to close the university so as to avoid the continuation of struggles that were obstructing studies. When Dr Henry stepped through the campus gate to return to Lingnan on April 10, he saw the university's herd of Holstein cattle being led from the campus to be fed, thus saving the animals from starvation. Dr Henry then took off his coat and joined the cattle-herding brigade. On this occasion, Dr Henry led a cow and took the lead, while Dr Wisner followed leading another, and the others including Dr McDermott also each led an animal, forming a procession to exit the south gate. Finally the herd was safely settled in a cowshed belonging to the Namfong Company at Sinkei in Honam. The performance of leading out the herd of cattle was a very distressing scene indeed.

Provost Henry and Dr Chung reached a decision to close the gates of the campus on April 14, ceasing operations at the school. All the workers and the non-teaching staff received their wages and salaries and were dismissed. When this was complete, just after midnight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15, Commandant Chiang Kai-shek of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suddenly made a lightning strike in a coup against the Communists. At two o'clock in the morning, General Lei Fuk-lam sent special troops to Lingnan in search of the labour agitators. Three of the strike leaders were taken away under arrest. Peace was instantly restored across the campus. No one had expected this. At the same time, the Board of Trustees in New York telegraphed to urge the school to resume instruction immediately. Because the school had suspended operations, it was not easy to continue fund-raising efforts without education as the purpose, and this would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Lingnan. Provost Henry received this command, and then sent letters informing the parents of all the students, that the final examinations would be held for five days beginning on June 20 at the Lingnan campus. The students all reviewed their studies at home in preparation, both finding ways to communicate by mail and taking make-up classes at the YMCA Middle School of Guangzhou, so that the needs of students at every level would be met. In this way, a graduation ceremony went forward smoothly on June 25. Twenty-five students in Arts or Sciences received Bachelor's degrees, including three students who received Bachelor of Agriculture degrees. Seven women were among the graduates.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Yeung Wah Yat's 《鍾榮光先生傳》)

S. M. LEE

春風不言語 南國自芳菲

——記抗戰前嶺南大學農科 對廣東農業近代化的歷史貢獻

譚浩然（勵社） 編

2010年春

目 錄

傅家瑞教授序言	i
前言	1
（一）嶺南大學農科的創建與發展	2
一. 農學部時期	2
二. 嶺南農科大學時期	7
三. 私立嶺南大學農學院時期	8
（二）嶺南大學農科對廣東地區農業近代化的貢獻	12
一. 在廣東首先引進現代高等農業教育	12
二. 為廣東培養了最早一批農業優秀高級人才	15
三. 率先開展廣東農業近代化的調查、研究與推廣	22
1. 農藝學科	23
2. 園藝學科	25
3. 畜牧獸醫學科	29
4. 蠶桑學科	35
5. 農產品製造	37
6. 植物病理學科	38
7. 經濟昆蟲學科	41
8. 水產學科	43
9. 植物標本室與嶺南自然博物採集所	45
10. 農村與農業調查	46
編後語	49
附錄一：嶺南大學課程錄（1921—1922年度）	51
附錄二：嶺南農科大學教授一覽表（1922年10月）	52
附錄三：嶺南大學農科畢業生（農學士）名錄及部分學位 論文題目（1920—1938）	53
參考文獻	56

傅家瑞教授序言

《春風不言語，南國自芳菲》一書的完成，能很好地把嶺南農科的歷史彰顯出來。該書反映了嶺南大學農科的愛國傳統，友愛團結的精神，勤奮嚴謹的學風，優秀的師資隊伍，以及與當地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開拓奮進，為廣東以至華南地區的農業近代化作出巨大的歷史貢獻。

在書中闡述的一大批中外各階層人士，他們致力於創建、發展、完善嶺南農科的教育事業，其中還包括建立各式農場、生產基地（如乳牛場及乳品檢驗室、蠶種判種室及生絲檢驗室等）。在教育與生產相結合中培養了一大批農科人才，其中不少已成為中國農業及教育界的精英。所培養的畢業生中不少留校任教，也有不少在留學後回母校服務，以及在國內有關部門發揮作用。

編著者用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收集與整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事實，較為真實地反映這“南國的芳菲”，這是一項難能可貴的而且有意義的工作。作為嶺南人的我，而且又是嶺南農科生（1948年畢業），對編著者的努力與貢獻十分欽佩與讚賞！更可以藉此緬懷先輩的創業事業。希望該書能通過歷史地概述嶺南農科之往事，起到溫故而知新的作用，這是我的一點期望！

傅家瑞

2010年3月1日

編者說明：傅家瑞學長為嶺南大學農學院1948年農學士，歷任中山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當選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中國種子協會理事、第一屆國際種子學會理事等。

春風不言語 南國自芳菲

——記抗戰前嶺南大學農科對廣東農業近代化的歷史貢獻

譚浩然（勵社） 編

前 言

嶺南大學的近代農業教育始於 1908 年美國園藝學家高魯甫（G. W. Groff）*來華講授農業課程。其後經歷了農學部（1917 年 9 月至 1921 年 10 月）、嶺南農科大學（1921 年 10 月至 1927 年 8 月）及私立嶺南大學農學院（1927 年 8 月大學接回國人自辦至 1952 年院系調整被撤併）三個時期，本文統稱之為“嶺南農科”，歷時共 35 載。後一時期又經歷了抗戰遷港復課、內遷坪石、戰後重返康樂及建國後等幾次重大歷史階段。嶺南大學農科教育以其愛國的傳統，友愛團結的精神，勤奮嚴謹的學風，優秀的師資隊伍，完善的教育設施及調查、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多領域相結合的農科先進教育模式，經歷載中外師生員工的披荊斬棘、開拓奮進，為廣東農業乃至華南地區的農業近代化和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由於編者資料與能力所限，本文敘述範圍只限於 1938 年遷港前的 21 年。時間雖然短暫，如今尋蹤桃蹊李徑，猶見果實累累，爰掇其一二以饗讀者。本文首先敘述嶺南大學農科教育在此 21 年內的發展歷程，繼而着重介紹其調查、教學、科研與推廣服務的成果。

* 外籍人士譯名，嶺南文獻及其他資料常不一致。現均以李瑞明學長主編的《嶺南大學文獻目錄》（2000 年）所採用者為準。

(一) 嶺南大學農科的創建與發展

一. 農學部時期⁽¹⁻⁶⁾

嶺南大學是我國華南地區最早、也是全國第二所設立四年制農科高等教育的學府。大學在建校之始即注重農學，及1907年嶺南大學（時稱嶺南學堂^{*}）紐約董事會秘書長兼司庫格蘭（W. H. Grant）依據其此前多次訪華（其中一次歷時7個月，遍遊中國內地及沿海地區）對中國華南地區的考察瞭解，認為在嶺南大學開設農科已刻不容緩。在美國長老會海外宣教團及賓州農業大學（以下簡稱“賓農大”）中國宣教團（Mission to China）的支援下委派了當年園藝系畢業的高魯甫^{**}來嶺南大學任農科教席。他的到來開創了外國農業專家來華從事農業教育的先河。

高魯甫是一位熱心的基督教徒，在學生時代即深受美國佈道家穆迪（D. L. Moody, 1837-1899）思想的影響。穆迪倡導成立大學生海外宣教志願服務隊，提出“要在（我們）這一代將福音傳遍天下”的口號。一時回應者眾，東部許多大學紛紛成立各自的宣教團並以中國為優先服務地區。其中耶魯大學組織的“雅禮學會”（Yale-in-China）在長沙合辦湘雅醫科大學即其突出一例。

關於賓農大宣教團（後稱為賓華學社 Penn-in-China）的目的、組織及工作要點在該團秘書兼司庫蔚時^{***}（R. L. Watts）1912年4月12日為嶺南大學農科籌募經費的募捐函所附的《覺醒了的中國》⁽⁷⁾及《中美農業交流》⁽⁸⁾兩份報告書中分別

^{*} 嶺南大學自辦校伊始（1888年）即以發展成建制完整的大學為目標，英文稱 College。1903年建設康樂校園初始定名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03—1926），1926年後一直稱 Lingnan University。中文名稱則因國家學制改變而先後易名：格致學院（1888—1900）、嶺南學堂（1900—1912）、嶺南學校（1912—1918）及嶺南大學（1918—1927）。1927年接回自辦後改名私立嶺南大學。1912年成立的嶺南農科大學為嶺南大學屬下一學院。

^{**} 高魯甫在母校被呢稱“高老爹”——Daddy Groff，有些文件中亦以此稱之。他來華最初由美國長老會資助，1911年始改由賓農大中國宣教團支持，其工資及教育活動經費由該團募捐，統一交嶺南紐約董事會轉付。

^{***} 蔚時（R. L. Watts），賓農大農學院院長，1926年冬又作為美國董事局特別考察團成員到校妥善協商學校管理權移交事宜。

有詳細的介紹。

《覺醒了的中國》一書中提出宣教團的意圖有五項：1. 佈道，通過各種農事活動推進在華基督教的工作；2. 考察，以園藝學為重點，瞭解中國園藝經驗並獲取有關中國植物種類的知識；3. 教育，派遣專業人員在嶺南大學開展農業教育；4. 實踐，在校園內建立苗圃和庭園以繁殖優良植物品種；5. 合作，在嶺南建立園藝系，希望其他美國大學也成立類似的其他農業學科方面的宣教團，以便合作在中國建成一所完備的農科學院。並宣稱：“賓農大宣教團的目的是在嶺南大學內開設最高水準的實用性農業課程，以便培養中國人民所需的大面積（外延）耕作農業領軍人才。”書中向美國基督徒呼籲：“如果美國真正關心中國人福祉的話，那麼，我們無疑不應當在她現在最需要援助的時刻離棄她。我們的農業知識和經驗可以使中國長久獲益。因為在中國，農業乃國家希望所在；一切以農為本！”

在《中美農業交流》這本長達 40 頁的報告書中，作者高魯甫以較長的篇幅闡明中美在精細耕作農業和大面積耕作農業兩方面的比較，認為前者中國歷經四五千年積累，其經驗之豐富實非任何國家所可比擬，值得美國認真學習、借鑒；而在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知識為基礎的北美大面積耕作農業方面，美國則應給予中國幫助。該書隨後提出應向中國提供的農業服務的領域：乳品與畜牧業、農藝學、林業學、園藝學、農業化學、農業大面積耕作、灌溉與排澇、庭園建設及以上述科系為基礎的農業教育，並逐項加以說明。其中分析多切中當時中國農業科技落後的弊病。但同時也指出，中國農業並非一無是處，例如在“庭園建設”一項中，作者認為，“對中國式的庭園發展（我們）應當加以學習，避免其受到西方風格的過度影響。當然，其許多方面尚有待改進，但引人入勝、令人神往者更不勝枚舉。”顯然，作者對當時的中國農業已有基本的瞭解，所列各農學領域也構成了以後嶺南大學逐步開展農學教育的張本。

高魯甫就是擔負着宣教團的這些使命，懷抱着開展嶺南農學教育的遠大理想，取道埃及和印度考察當地農業教育後於 1908 年踏進康樂嶺南校園的。時學校遷康樂新址才四年，一切尚在草創階段，學生對農事不感興趣，亦缺少農學教育所必需的實驗場所。他到校後一方面以其園藝學知識率領師生參與校園建設，開始了系統的植樹活動。先是種植當地的李樹、榕樹、樟樹，並開闢苗圃，此舉也

為以後開設森林學奠定實驗基礎；繼而從加州引進桉樹種籽，經繁育成功，廣植于校園道路兩旁（於今已挺拔成蔭構成嶺南獨特一景）。另一方面拓墾荒地，改良土質以為農業試驗場。同時在中學開設初級農學課程和農業實驗課，力圖啟發學生對農事的興趣。辦法是讓學生每人分得一小塊園地，課餘親自整地、耕鋤、播種、施肥及澆水，學習田間管理，隨時研究蔬菜生長。在歡慶收穫的喜悅中對農學及植物學的興趣油然而生，於是中學生中立志學農者眾。及至1916年秋中學四年級（即大學預科）*中已有郭琳爽等多人決意進修農科。生源既告解決，歷經八年筆路藍縷、苦心籌建，開設農學部也就水到渠成了。

1916年夏美國堪薩斯州農業大學中國宣教團資助其早期畜牧系畢業生羅飛雲（C. O. Levine）作為該團代表到嶺南參與開辦農學部。此前，嶺南紐約董事會兼司庫格蘭及財務秘書（亦稱籌款專員）侯斯（W. E. House）先後到堪州該校訪問，洽談兩校合作與相互支援事宜，獲得了該校校方及學生會的熱烈響應。是年，家父譚錫鴻適畢業于該校畜牧系亦應董事會聘請返母校服務。九月三日，高召集羅、譚舉行第一次農學部教務會議宣佈農學部成立，高任部主任。三人分工教授園藝學、畜牧學、家禽學和動物學課程並負責植物標本採集及農場、牛奶等教務。會後在中學四年級（大學預科）學生報名學農學者中錄取了首屆農科新生郭琳爽等5人。至此，農學部構成了嶺南文理科大學四個學部之一，其餘學部為文學部、自然科學部和社會科學部。

農學部于成立之初在學校西側開闢農場約百畝，並設立了種植園，除種植華南著名品種外，還引進了美國甜糯玉米、蘆筍、秘魯綿豆等，冀以改良蔬菜品種同時亦供教學實習。樹木苗圃則從美澳引種了桉樹和良樺以供研究、推廣。農場借用教職員工宿舍畜養乳用水牛10多頭，牛乳經化驗合格後才予出售。

在進入農學部之前，已決意學農的郭琳爽、郭以信兩位學生即利用1916年暑假前往菲律賓科學局，在著名植物學家麥里路（E. D. Merrill）教授指導下學習植物標本採集及收藏法。隨後麥亦來訪並協助籌設了植物標本室，這是華南地區最早設立的標本室，此後迅速發展，其在植物學上的貢獻獲得了國內外的高度讚揚。

* 1916年嶺南中學參照中美學制實行四年制，中學四年級即大學預科；中學一至三年級歸中學部管理，第四年級及大學課程歸大學部。此前中學為五年制，即包括大學一年級。

而郭琳爽等此行也開創了嶺南與國外農學合作之先河。

農學部成立後為預科學生（1916—1917 年度）首先開設了兩門農學專業課（家畜學、土壤與農作物學，課堂演講 3 小時（每周時數，以下同），農田種植 6 小時，教員譚錫鴻）。翌年為大學一年級（1917—1918）學生開設植物學（課堂演講 3 小時，實習 4 小時，教員譚錫鴻）和農學（農田機具，上學期 5 小時，教員譚錫鴻；下學期 3 小時，教員羅飛雲）。

1917 年後農學部迅速發展。原威斯康辛大學生物學教授考活（C. W. Howard）奉派來校任生物系主任，此後賓農大農學士方孝常（W. L. Funkhouser）、留學美國密歇根州大學獲農學士、農業化學碩士的傅保光、美國加州大學園藝系紀魯伯（F. A. Gilbert）及俄亥俄州大學農學士、生物學碩士莫古黎（F. A. McClure）亦先後來校農學部執教，師資大為充實。

1919 年冬根據廣東蠶桑業亟待改良的需要並應美國蠶絲業協會極力要求，在農科內增設蠶絲學專業；此前已在懷士堂外開闢了桑田 50 畝。翌年，美方願捐贈蠶桑教學實驗樓及學生宿舍樓各一座。

由於師資及設備的迅速改善，農學部開設的課程不斷改進充實。1919—1920 年度農學部開設的專業課程尚只有畜牧學（3 門課程，共 10 學分）、園藝學（3 門，8 學分）、選種學（1 門，3 學分）、灌溉學（1 門，3 學分）及穀物學（1 門，5 學分）。此外，必修課還有：英文及譯文、生物學、化學、經濟學及宗教等。⁹及至 1921 年春，農學部在農科大學成立前發佈的 1921—1922 年課程表中所開列的畜牧學、種植學、森林學、園藝學、泥土學（土壤學）等 12 個學科的專業課程，達到了 33 門；另生物學科供農科學生學習的課程有 8 門（請閱“附錄一”）。“附錄一”中尚列出各課程學分數，借此可看出課程的輕重。由於篇幅所限，每門課程的教師授課時間和農場實習（或實驗室實驗）時間均未列出，學分計算按授課 1 小時為 1 學分，實習或實驗 2 小時為 1 學分。嶺南農科尤重實習或實驗，每課程必有相應的實習或實驗，以培養學生的實際工作經驗和能力。同時為使學生具備必要的基礎素養，非專業科目除生物學必修外，尚須修讀國文（每學期 2 學分）、英文（1 學分）、化學（4 至 6 學分）、宗教（2 至 3 學分）；根據學生個人興趣，為便於發揮其潛能，非農學自選課程每學期最多可達 3 至 4 學分。規定修讀學分數一般

每學期不能超過 20，成績優秀者不能超過 23 學分。修滿 140 學分為大學畢業獲農學士學位⁽¹⁰⁾。此學分制仿效美國大學，嶺南農學部成立後即開始實行，以後一直沿用，但因各課程內容時有調整，故所占學分隨之有增減。

實驗農場在農學部中作為教育、科研、推廣與服務的基地，乃至實現自力更生、以場養校均具有重要意義，鍾榮光先生對此早有深刻認識。除極力擴充、改進校園農場外還積極開闢校外農場。為此自 1919 年始親自踏勘了省內外許多地區，最終選定了潮汕柑橘農場及海南嘉積農場。

1921 年 6 月首屆嶺南大學舉行農科四年制學生首屆畢業典禮，郭琳爽為首屆畢業生並獲學士學位^{*}，也為廣東農業高等教育史增添了光輝的一頁。

* 關於嶺南農科大學首屆畢業生人數及畢業年份，不同資料有差異。一說為 1922 年首屆畢業生 2 人；⁽⁴⁾ 又一說為 1920 年，1 人（何鴻平）⁽¹¹⁾。現根據嶺南大學大學部校長鄧勤 1920 年 12 月報告，謂“明年夏將有農學第一次學士畢業，”⁽¹²⁾ 及 1921 年 6 月 17 日大學畢業典禮盛況記載：“大學四年級畢業獲學位者三人。（其中）郭琳爽學習農科，……郭君為本校農科生畢業之第一人，”⁽¹³⁾ 並根據其他考證，編者認為以 1921 年郭琳爽為嶺南農科第一屆畢業生並獲學士學位者，較為可信。

二. 嶺南農科大學時期^(3-6,14,15)

鑒於培養農業專門人才及改良廣東農業的緊迫性，鍾榮光先生自 1917 年擔任學校副總監以後即下重大決心，要使嶺南農學部擴建成農科大學。為此 1920 年發起捐建設置完備的農學院教學大樓，得到了馬應彪等十人的熱烈回應（故建成後命名為“十友堂”）。然而，這一擴建計劃未得到紐約董事會的支持。於是鍾先生決意由華人自主負責，在廣州成立獨立的嶺南農科大學董事會主持其事，復得省當局撥款支持並准予購附近墳地 400 畝闢作農場。1921 年 10 月純粹由中國人自辦的嶺南農科大學（以下簡稱“農大”）宣告誕生。

農大按完整的農科大學編制設立，由高魯甫任校長兼農場主任及園藝科主任，下設教育部、試驗部、營業部及推廣部（亦稱勸農部）。教育部按學科分類設立田藝科、園藝科、畜牧科、蠶桑科及農產製造科。各科均設立主任一人、教習數人。學制本科四年，畢業後獲農科理科學士學位。同時應社會需求，附設一年專修科、半年專修科及短期蠶科班（後兩者不常設）。1922 年秋，嶺南舊生及留美深造後回歸者紛紛為學校所羅致，擔任農大教席，教授陣容為之一新（請閱“附錄二”）。⁽¹⁶⁾從中可看到，華人教授數目已有明顯增加，同年從本校畢業的第二屆農科理學士三人中有何亮與黃澤普留校任教。合計農大教授 20 人中農科專業教授 14 人，其中華籍教授占半數。若計入農大中負責各科專業農場實習和實驗室實驗的華人助理員 9 人（其中不乏農學士者），則華人教員占到三分之二。隨着留學歸國華人學者及國內農科大學學成者日眾，這些比例的增長趨勢無疑將持續下去。又根據華南農業發展的需要，陸續增設了獸醫學、昆蟲學等課程。

是年，農大在潮安領得農場二萬數千畝，闢為潮安農場。

1923 年 11 月廣東省省長廖仲愷鑒於嶺南農科大學蠶桑科工作卓有成績，特委託以該科為基礎在農大校內設立“廣東省蠶絲改良局”，委任原科主任考活兼任局長，農大蠶桑科由此肩負了全省蠶桑業改良的重擔，但也因此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和動力。1926 年由美國蠶絲業協會捐建的小型繅絲廠（設有蠶種、種蠶儲存用的冷藏庫）竣工，又為農大繅絲教學、研究與推廣提供了寶貴的條件。

三. 私立嶺南大學農學院時期 (5,6,16-18)

鍾榮光先生早在 1908 年被任為嶺南大學華人教務長後即深感對外人“若徒事依賴，則不獨天職有忝，更非久遠之圖，應視時機遞進，以備接回自辦。”隨後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華人參與校務、自籌經費兩個階段建成了純粹國人自辦的農科大學，為嶺南大學接回自辦邁出了堅實的一步。1925 年夏相繼發生了“五卅慘案”、“沙基慘案”和省港大罷工，全國反帝愛國運動迅速高漲。校內亦掀起罷工、罷課抗議浪潮。基督教學校收歸國人自辦已勢不可擋。當年，一直支持並參與反帝愛國運動的老校友李應林會同林逸民等共九位知名校友（後為同學顧問部成員）聯名去函紐約董事會，翌年四月董事會年會時，適在美募捐的鍾先生亦前往當面力陳，先後強烈要求紐約董事會審時度勢，順應民意，將學校主權還諸國人。1926 年 4 月獲董事會同意，並於年底派特派員來校，正式宣佈學校“送交華人辦理”。翌年二月在廣州成立的以華人占大多數的嶺南大學校董會任命鍾先生為校長，李應林為副校長，並率先遵守國家法令於三月辦理立案手續；八月一日舉行正式交代儀式。嶺南大學從此接回華人自辦，校名亦按國家規定，改名“私立嶺南大學”。

清朝末年，國家飽受列強欺凌，喪權辱國無以復加，華夏大地到處燃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烽火。位於中國革命策源地廣州的嶺南大學，自創立之始即富於民族意識與愛國思想。此次老校友的聯名上書及鍾先生之親自出席董事會力陳，要求將學校主權還諸國人，都充分說明，他們堅定地繼承並發揚了嶺南大學的愛國思想傳統。而嶺南大學的接回自辦無疑也是嶺南愛國思想的合乎邏輯的傳承與發展。其間，九位老校友作為先行者與組織者高瞻遠矚，及時洞察形勢，又以誠懇、委婉而堅定的態度向紐約董事會提出有理、有節的建議，使對方心悅誠服，交接得以順利實現。是以《嶺南大學》校史一書在回顧移交權力過程時認為：“同學顧問部曾起了巨大的作用”⁽⁴⁾；時任大學秘書長的高冠天亦指出：“接回自辦之實現，能如是其速者，多賴舊同學之力也”。⁽¹⁷⁾

在李先生任職副校長期間（1927.8—1929.3）正值鍾先生被任命為全國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設于南京），旋又奉派為中央僑務局局長（設于上海），國是纏身，對於校內公務，無法兼顧，端賴副校長籌劃並組織實施。惟當時政局仍動盪，學潮、工潮迭起，經費窘迫，學校處境一如鍾校長所言，“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¹⁹⁾。

幸得副校長坐鎮康樂，運籌帷幄、處變不驚，堅持“自力更生”、“奮前莫畏難”的嶺南牛精神，使困難得以一一克服，校務亦獲重要進展。就中以農學院進展尤為突出。

嶺南接回自辦後，晉級為多學院大學，農科大學改組為農（科）學院，院長仍為高魯甫教授，設田藝（農藝）、園藝、畜牧三系。蠶桑科則因工作發展擴充為蠶絲學院。1927年考活回美國，蠶絲學院院長改聘農藝系主任傅保光教授擔任，他同時兼任省蠶絲改良局局長，一肩挑兩重擔，統籌兼顧，使蠶桑人才培養與廣東蠶桑改良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密切結合。學院設立蠶桑系、生絲系、病理系；更設育蠶室、生絲檢驗室、繅絲廠、選種室，並籌建紡織實驗廠。1928年農學院增設了植物病理系。

在李副校長任內農學院除在教務上獲得重要進展外在教學設施上的成就也值得慶賀，其中首推農學院大樓的落成。早在1920年鍾先生即發起捐建農學院教學大樓，得十位熱心人士積極回應，惜因粵省時局影響，捐款八年未能集畢，隨後又因人工、建築費上漲從十萬元增至十二萬元，同時配套的儀器設施亦缺二萬元。經兩位校長多方設法，卒於1928年冬籌足建築費，動工興建。此前同年10月科學館剛剛建成。一年後一座連地窖共高五層的十友堂即告落成。其規模之壯麗，設施之完備，在當時國內農學院中堪稱一流。開幕之日各系均展出數年來的研究成果及先進實驗設備並邀請國內農業專家、教授舉行農事討論會。此外，又建成了畜牧場，加強了農場建設。

1929年，考慮到與廣東大學的分工，蠶絲學院改為農學院蠶絲系，至此，農學院擴充至五個學系，即農藝學系、畜牧學系、園藝學系、植物病理系和蠶絲系。同時又繼續廣聘專才，教師隊伍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水準上均有明顯提升。

1932年4月，堪稱嶺南高等農業教育開拓者並為之辛勤耕耘了25載之久、歷任農學部主任、嶺南農科大學校長及嶺南農學院院長的高魯甫教授，欲專致於園藝事業的研究，提出辭去院長職務，專任園藝系主任，獲准。院長改由時任省農林局局長的馮銳博士兼任。當時，農學院農學專業（不含生物學，生物學已另立學系）教授達11人，其中華籍占8人(72.7%)、美籍僅3人(27.3%)；而且系主任職務除園藝系仍由高魯甫教授繼任外，其他四系主任均由華籍教授擔任。另講師

10 人中華籍占 8 人，美籍 2 人。合計 21 位農科專業教員中華籍達 16 人(76.2%)^(20,21)；這些都標誌着嶺南農學院不僅在行政權和教育權上接回自辦，而且在事實上華人也已承擔起農學院的行政與教育重擔了。

在教育史上，辦學成功的學校無不以擁有優秀師資作為前提條件。嶺南大學對此加倍重視，20 年代已訂有嚴格的資歷與能力的檢查與定級及聘用標準，並據此廣聘英才。而對海內外曾受嶺南教育的優秀人才，尤有要求。1924 年鍾先生訪美時曾語重心長地叮囑海外校友：“嶺南同學足跡遍于全球，在原則上最低限度應有一部份人才返回母校服務……。”⁽¹⁶⁾學校接回自辦後，海內外農科校友莫不為之歡欣鼓舞，同時深感責任在肩，紛紛回歸。據不完全統計，上述 16 名農學院華籍教員中，嶺南校友至少有 11 位，包括：馮銳、古桂芬、杜樹才、朱濟滄、黃澤普、何雄濤、譚自昌、唐耀祖、黃永安、黃偉勝、李燮華等。他們中有的為嶺南自己培養的農學士；有的自嶺南中學或大學農科畢業後赴美國農科專業深造並獲碩士、博士學位者。他們為嶺南農學院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課程設置上隨着師資的充實、學科的發展和廣東農業的實際需要，在農科大學的基礎上逐步作出更為合理的安排。例如，農藝學的灌溉、排水課程因增加了與測量及農場應用土木工程等內容而改為農業工程課；增設了以植物品種改良為目標的植物進種學；畜牧學為適應乳品發展增開了乳品製作、乳業微菌學、以家畜品種改良為目標的家畜進種學等課程；園藝學以蔬菜、花卉、果樹、樹苗為重點，以新品種引進、改良為目標，更強調農場實用技能的培養並增設了溫室園藝課程。所開課程數迄 1931 年度，農藝系 11 門、畜牧系 15 門、蠶絲系 9 門、園藝系 13 門及植物病理學 4 門，均較農科大學時代有明顯增加，總數達到 52 門，基本覆蓋了嶺南地區農業有關的重要農學學科，滿足了其近代化發展的需要。以後 1932 年度、1933 年度的課程名稱及數目均無改變，唯內容不斷地充實。

1932 年底蠶絲系主任傅保光教授不幸在上海病故，年僅三十九歲。英年早逝，使蠶絲系及蠶絲改良局的發展受到嚴重挫折。1933 年省政府與嶺南大學合辦蠶絲改良局的十年合約期滿，經商定，此後嶺南大學以研究工作為主，成立蠶絲改良部；改良局則偏重推廣與行政管理，並遷出嶺南大學。

1930 年經鍾先生與時任農藝系主任古桂芬的多方設法，獲中山縣會同鄉公有

田地六千餘畝，為開辦示範性現代化農場提供了條件。

及至抗戰爆發時的 1937 年度，農藝學加強了甘蔗及禾稻生產、熱帶作物、農業遺傳學、新式農具等學科，為之新開設了課程，課程數增至 18 門；畜牧學原在乳業學上已成績卓著，此時更加強了牛乳品質檢驗及多種乳品製造與經營，共開設了 5 門與乳業直接有關的課程，另開設家畜解剖學，調整後課程增至 18 門；園藝學則為高年級生增加研究園藝學之方法一門，合共 14 門；植物病理學仍設 4 門專業課。⁽⁴⁾ 與三十年代初比較，此四科專業課程門數已從 48 門增至 54 門。

此時的嶺南大學農學院，其教育與科研成果早已成績卓著，蜚聲海內外。而積三十載中外嶺南人的艱苦奮鬥並在廣大華人、華僑及外籍人士的熱心襄助下，更為我國廣東地區的農業近代化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下一部份就此加以敘述。

待續

Gregorian Calendar

The western world uses a calendar to calibrate years and months called the Gregorian calendar. It is in use since 1582. Before 1582 Julian calendar, introduced by the Roman emperor Julius Caesar in 46 B.C., was prevalent. Pope Gregory XIII's astronomers discovered that Julian calendar measured a year that was 11 minutes and 14 seconds longer than the actual year, the time the earth takes to orbit the sun. After more than 1600 years the mistake was so conspicuous that the calendar was ten days ahead of the seasons.

Drastic act had to be taken. Pope Gregory XIII ordered October 5, 1582 to be changed to October 15, which thus corrected the discrepancy. To prevent this recurrence, some subtle mathematical correction was required. The century years not divisible by 400 would not be leaps years (that is not having an extra day as expected). The Pope decreed that this new calendar to be in use immediately; the Roman Catholic countries obeyed at once. Many Protestant countries did not change until 1700. England did so in 1752, and Russia waited until 1918.

**Warren Achuck, Editor
S.F. Lingnan Alumni Assn. Newsletter**

May 26, 2010

Dear Warren:

I have just received an extensive email from Guangzhou on the education of journalists in China and I think the readers of the Newsletter would be interested in it. It comes from Arnold Zeitlin, a distinguished journalist who has been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a visiting professor in Guangzhou, teaching students journalism practice and training faculty in the new, English-language journalism program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www.gdufs.edu.cn). He has served as consultant to news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universities in China. He also is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Centre, Hong Kong University.

Arnold has had a long, prominent, much honored career. Here are just a few of his past positions. In mid-career he worked principally for The Associated Press and served as a correspondent and Bureau Chief in Lagos, Nigeria; Rawalpindi, Pakistan, where he opened the first AP bureau in that country;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1990's he was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Asia-Pacific division,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based in Hong Kong. He now divides his time between homes in Centreville, Virginia and Guangzhou, China.

For the record, Arnold is my former brother-in-law, having been married to my younger sister, Marian Frank Zeitlin, who was born when my family lived on the Lingnan University campus in Guangzhou.

Warmly,

**Austin
Frank**

From Arnold Zeitlin, azeitlin@hotmail.com, to Friends and Family on 23 May 2010 from Guangzhou, China.



I've spent the past three weeks in China, meeting friends and moving from classroom to classroom in Beijing and Guangzhou to talk to journalism students. My friends have treated me with unbelievable hospitality. The students have listened to me and responded to me with a level of English that is better than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n eight years of teaching here.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 within the body of 1.3 billion Chinese may terrify some who see China as a threat. These 150 million or maybe, 300 million or more new English speakers may be the foundation for change that may shake the world as much as China's economic rise has done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Who knows?

It is symbolic of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is generation of young Chinese and their teachers' and parents' generation, that the one discussion I had with teachers at a friendly meeting -- after a grand campus lunch -- with the journalism faculty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DUFS) in Guangzhou, where I've taught since 2002, I had two English interpreters. I required no English interpreters in any of the eight or ten meetings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At that faculty meeting, I and journalism Dean Gao, who speaks no English, differed across the conference table about the role of journalists as I discussed how American reporters cover China. Incidentally, I had suggested the same topic, among several others, for my talks with students. However, the subject was reserved only for the faculty.

My point was that American and other foreign reporters tried to get at the news, what was happening, no matter what the consequences, rather than deliberately writing critically and negatively about China, as many Chinese believe they do. I also remarked that foreign reporters work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rception of China being a "one-party, totalitarian police state."

As one of the younger participants in the discussion later messaged me: "I like the lecture you gave this afternoon. I was amused when Dean Guo just can't get the idea of 'journalists should help build the image' out of his mind. Anyway, I think other colleagues share the view that this is just the type of academic activity needed here the most."

Of course, nothing is taught in the classroom here to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that the Chinese news media is a t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ose who work in the news media know that every day the propaganda bureau daily issues edicts on what and how to report. By the way, although Dean Gao does not speak English, his Deputy, Hu Wentao, speaks English, attended Georgia Tech for a year and as party secretary of the journalism school wields more influence than the Dean.

Despite the fact that my discussion of "covering China" was restricted to the faculty room, the subject arose time and time again in my classroom discussions with students. This fact doesn't mean they will spark a revolution in favor of a free news media as soon as they are freed from the classroom. It means only that they are aware; those who go into news work know what they are getting into.

Example: I had dinner Monday night with a group of students from our class of 2005. One works for a respected national weekly published out of Guangzhou. Talking about the tightened grip the leadership in both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exerts on the news media in china, he said, "We now call ourselves 'West Koreans.'" He meant that he and news colleagues consider themselves under the same news media restrictions as their neighbors in North Korea,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pressive regimes.

I spoke on such topics as "covering the spoken word," staging a mock news conference to gi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common errors in writing English"; and "my life as a correspondent." I spoke to an advertising clas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dvertising to the news media as well as the effort in the U.S. to keep a wall between editorial and advertising writing. That wall was in contrast to the common practice in China of editorial workers actually selling advertising for their newspaper sections and running articles to complement ads.

For the "life as a correspondent," talk, i showed a portfolio of photos, starting with a picture of me as an 18-year-old summer reporter for a daily newspaper in Atlantic City and continuing through various phases of my working life, showing me near the battlefield in Nigeria, with the Bhuttos in Pakistan, the Marcos's and the Aquinos in the Philippines.

Those photos prompted a good question from a student who wanted to know how I meet powerful people and stay objective if these people were friends. (Answer: make it clear to these people that I am a reporter first, a

friend second and write honestly). I made a point of repeating that the Bhuttos, Ninoy Aquino, Ferdinand Marcos and others came to tragic ends, prompting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se bad ends and wars made me ever consider quitting (answer: no).

A young woman told me she wanted to become a journalist but worried that the work was so demanding that she could not be with her mother (years ago, in Hong Kong, another young woman told she wanted to become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but was afraid to tell her mother).

I was asked to contrast American and Chinese newspapers (a chance to point out that the Chinese news media was a t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ile only a few American newspapers were the tool of Rupert Murdoch); to explain my view on the Chinese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to list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a good reporter (curiosity among many others).

When I explained news reporters have to be as fair and objective as possible, one student said, "As human beings, we all have opinions and emotions when we disagree with someone or prefer someone's ideas.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that?" Try your best to keep your beliefs out of a story, say I, probably convincing no one. I add that objectivity is a goal toward which good journalists strive if they don't always achieve it.

What do you do, asked another, if some making a speech makes a mistake or attacks someone and you can't talk to that person afterwards? Do you report your story? Yes, is the answer, but make sure you note that the person was unavailable to comment on his remarks and try later to follow up.

What often was more revealing was private conversation with students and friends. A student whose father w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said politics were part of her life growing up. In her own life after graduation, she wanted no part of politics or of joining her father's communist party.

A friend told me that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olice came to his flat because either a neighbor reported that he had a satellite TV dish, illegal in china, or the dish was spotted by the satellite dish police. He used it to watch CNN, fox news and BBC, blocked on TV in China. The police told him firmly to get rid of it. He did.

He found eight policemen waiting for him at his flat door another day. He had inadvertently accessed a Falun Gong website while searching his computer for information on the stock market. Obviously, his use of the computer was monitored. The police wanted to know if he was dangerous. His explanation was sufficient to get them to leave. But his

neighbors now regard him nervously.

Another friend was pleased she had had a good university education, something denied her mother and father because they had in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during the day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60s and early 70s the taint of "landlordism." She lived 11 years growing up with an adored grandpa, who spent several years in a labor camp because he was an intellectual with a landlord background. Her grandma lost her teaching job.

A student in Beijing told me coolly that he might never have been born in 1988. His mother was already the mother of a second when she became pregnant with him. A second child would have violated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 childless family friend said he would raise the second child, if necessary, so the baby was allowed to live.

So life goes in china. The friends and the students I meet have lives that in many ways, materially and in terms of education, travel and personal freedom, are better than the lives of the generations that came before them. But many students still want to know what they have to do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Z

三藩市同學會
2010年同學日午餐慶會

日期：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30 至下午2:30

地點： 三藩市華埠華盛頓街818號皇宮大酒樓
818 Washington Street Imperial Palace Restaurant

餐費： 每位\$20，每席〈10人〉\$200

歡迎新舊會員攜親友撥冗參加，是日慶會除有豐富美食外，并有餘興節目及幸運抽獎。

聯絡電話：

吳興漢： 415-474-1280

鄭嘉恩： 415-752-7319

劉源錦： 415-387-1487

潘占培： 650-692-1670

冼玉佩： 510-797-0576 或 510-657-3195

祝賀鄭運沅學長八十大壽

鄭運沅學長 1930 年 4 月 8 日生，1949 年入廣州嶺南大學母校工學院電機系就讀，1950 年冬在校響應號召參軍，在熱烈的歡送聲中帶著大紅花光榮離校入伍。他在部隊以母校學到的專業知識，用科學技術為人民服務。他在部隊的各個崗位，認真工作，不斷學習，精益求精，歷來都是業務第一把手，並在 1984 年榮獲二等功。他在師級崗位復原後定居上海。

鄭運沅在母校時，與李寶善同是工學院的電機學系，高偉剛則在土木工程系，三人同屬工學院同學，都在 1985 年一起參加上海校友會的成立聚會。那天鄭學長和夫人潘之棠一起出席，兩人穿著全身軍裝，很是醒目。那時有照相機的人家很少，是他伉儷帶來的相機為聚會留下我會的第一張全體合影。

世紀之交，他擔任過我會的秘書長、副會長兼秘書長等職，細心協助胡景鐘和高偉剛兩位會長處理會務；還代表過我會出席過廣州嶺南（大學）學院的紀念活動，並經常積極參加校友的各種聚會。

今年是鄭運沅學長八十大壽，校友會的康樂組本來都是以聚餐形式為壽星慶祝。由於鄭學長近期有恙，正在康復中，康樂組負責活動籌備的李巨廉在夫人姚瑞榆協助下，就安排組織幾位元校友到鄭運沅學長府上祝賀，送上校友會的賀禮。因身體原因不能前往的李心岩、高偉剛等學長，也先後打電話向鄭學長熱烈道賀。

4 月 8 日那天上午，風和日暖，是今春上海難得的好天氣。溫潭、胡景鐘、李巨廉伉儷和我都住在浦西，幸好有地鐵，很方便地把我們送到浦東，出了德平路站不遠就到鄭學長居住的社區。見到他精神不錯，我們很高興。

上午，鄭學長和嫂夫人給我們看他們與兒孫 11 口的全家福照片。他們的兒女事業有成，已另立門戶居住，長孫已大學畢業出來工作，另兩個分別在讀大學和高中。他們的兒孫時時回家看望兩老，一家人和美幸福。

鄭學長留客家宴，嫂夫人準備了一桌豐盛的午餐。大家回憶當年的難忘歲月，暢敘嶺南校友在上海相聚的往日。最後一個節目是傳統的同營生日蛋糕。大家唱著生日快樂歌，鄭學長吹蠟燭、切蛋糕，在歡快的氣氛中祝福壽星，互道珍重，相約今秋校友日再見！

上海（王玲供稿）

上海校友會校友日活動

上海校友會訂於 2010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點，在上海虹口區逸仙路 328 號粵海酒店三樓牡丹廳舉行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 2010 年度校友日活動暨校友會成立 25 周年紀念活動。行程安排與接待情況如下：

1. 2010 年 9 月 17 日下午入住粵海酒店，晚上聚餐；9 月 18 日上午 10 點開始聆聽嶺南〈大學〉學院某教授的講座，然後參加校友日聯誼活動。下午休息，晚上聚餐；9 月 19 日參觀上海世博園區。
2. 受邀來訪的貴賓在滬期間參加我會校友日活動有關行程的食宿和交通及參觀世博園區費用由我會承擔，提前來滬或延後離滬期間的費用敬請自理。



Story of Ivory

By May Louie
Class of 1946

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we have been selling tons of ivory carvings for over 50 years at our gift stores in S.F. Chinatown.

I always admired the exquisite workmanship by looking at the carvings. Just imagine the time and patience that the artisans put in to finish the carving. They were genuine works of art and passed 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The carvings were shipped to us from our Hong Kong supplier but the artisans were mainly from China where the labor was cheap.

I can still remember that the ivory merchandise came in all shapes, forms and sizes. We sold ivory mahjong sets, chess sets, fans, elephant tusks, happy Buddha, Kwan Yin, ivory boats, pagodas, bird cages and many other ivory items of interest. Most intriguing were the ivory concentric balls carved from one solid piece of ivory with 6 to 12 movable balls one inside the other. In the 1950's, we were selling these 12 inch round balls for a mere U.S. \$30.00. The smaller 6 inch round ones sold for \$15.00. Of course, those were the good old days!

It was in June 1989, we received shocking news from our Hong Kong supplier that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ship ivory carvi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elephant poaching was now forbidden in Africa. However, we were allowed to sell all our left over merchandise and that was the end to our ivory sales.

It has been over 20 years that ivory sales were banned. However, selling ivory carvings is still legal in Hong Kong or China and Far East countries.

Today there is a surge in demand for ivory in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price of ivory has gone up from \$50.00 to \$900.00 per pound, thus creating a lucrative black market; but if this poaching continues on, the elephant population might be extinct in a matter of 20 years.

Ivory poaching

Most of the ivory poaching is done deep in the forests of Africa. In Kenya alone, they have killed approximately 800 elephants per year. Their national park area had 50,000 elephants in the 1960s; today they are left with only about 11,000.

Poachers use guns and poison arrows. These poison arrows belong to local Kenya tribesman whose job was supposed to protect Kenya's elephants. Instead, they have become their killers. Today they know that they can make quick money out of these trophies. They sell them to the poachers for thousands of dollars, a life changing amount. Each elephant can yield \$3,600 for the middleman, at a time when the average worker's pay is no more than \$10.00 a year. Consequently, it is worthwhile for them to

take the risk. This illegal harvesting, which is also known as poaching is the reason why that almost half of the African elephant population were killed between 1979-1989.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more than 600,000 elephants were killed. The global ban in 1989 briefly stopped the poach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There was such a demand for ivory among Asians that the poachers began shooting the elephants. Since 2004, as many as 60,000 elephants have been killed each year in Africa.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Chinese workers that have migrated to Africa. They have begun to buy up all the ivory and smuggled them to Thailand, Japan and China.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been trying to crack down on illegal ivory smuggling. In Thailand, they had three seizures last year. In one seizure, they seized approximately 2 tons of African tusks that are worth approx. 3.6 million dollars.

From ancient times, ivory has been considered an article of luxury because of its qualities of fine grain creamy light color smooth texture and soft luster. Ivory has been carved in such widely varied cultures as those of ancient Egypt, China Japan and India. In the West the use of ivory can be traced almost continuously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hrough the Roman Carolingian Byzantine Gothic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periods up until modern times.

The art of ivory carving

Carving ivory is much easier than carving stone or jade. The ivory tusks are covered with water for a few days before carving. The tusks become soft and carvers find them much easier to work on than if they had to carved on stone or jade. Up Until about 1900 all ivory carvers used much the same tools: an axadzor chisel for removing the outer bark or rind from the tusks. A bucksaw or bow saw for cutting the trunk of the tusk into sections and a special tool called a float for paring the surface and hand chisels for actually carving the piece. The great change came with power-driven rotary saws for cutting and peeling the ivory and with dental drills for carving it easily and quickly. These machine tools spread from Europe to Asia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nd are now in universal use for carving or shaping of ivory into sculptures ornaments and decorative or utilitarian articles.



It is a great pity that elephants get killed just for their two tusks. After the tusks are removed, then the elephant is left to rot in the jungle. Just think that they too have their own families who depended on them and they do have feelings just like humans!

An elephant never forgets

Elephants are very intelligent animals, with a sophisticated system of communicating. Like whales, they can create sounds that are outside the range of human hearing (called **subsonic*** sound). By blowing air through large chambers in their nasal passages they can create low rumbling sounds that can carry as far as *five miles* (8kms). No matter how loudly you screamed, even through a [megaphone](#) or a public address microphone, you couldn't be heard by another person five miles away!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groups of elephants helps the elephants to detect danger and warn others, as well as to find water, which is extremely scarce in some parts of Africa. African elephants are intelligent enough to be able to detect water flowing underground and have been seen digging up water in a riverbed that has run dry. Elephants really are amazing animals!!!

Elephants use their tusks for a variety of tasks. Principally they are formidable weapons against potential predators like the tiger (although tigers will only ever attack young or juvenile elephants) or in battle against other elephants. They are also used to aid foraging, digging, stripping bark and moving things out of the way. Trained logging elephants are capable of lifting large logs with their tusks. There is also a display element to tusks and they can attract the interest of females.

African elephants live as long as 70 years.

- In one year an elephant can drink 15,000 gal/57,000 liters of water
- Male elephants usually weigh about 24,000 lbs and are about 13ft tall
- At birth, the baby calves weigh 250 pounds and are 2.5 feet tall
- Elephants have only four teeth, which they can lose and replace up to six times
- Elephants are herbivores, meaning they eat only plants and vegetation
- African elephants can live as long as 70 years
- Female gestation (length of pregnancy) in elephants is 22 months - almost 2 years!
- Both male and female elephants have ivory tusks, which they use to dig for water, strip bark off trees, and the males used to 'spar' with each other



The African tusks are longer than the Asian tusks. The African tusks are approximately 10 feet long and weigh 200 pounds. Whereas, the Asian tusks are 6 feet long and weigh 120 pounds

An elephant is the largest creature to have ever lived and still roams the earth today.

Ivory replacements

Because there is still a high demand for ivory goods there is a species of hard nut that resembles ivory. It is known as the vegetable ivory and is the seed of the ivory nut palm tree commonly found in the coastal rain forests of Ecuador, Peru and Columbia.

Next we have the Faux Bone. This is a manmade product which is gaining popularity for being non-toxic and accessible.

Finally we have the imitation ivory which is made out of a mixture of Polyester resin powder that is now mass produced. Most of these manmade items are sold for a fraction of the price of genuine ivory. None of these products are hand carved. Instead they are made from different molds. Most of the piano keys are now made of polyester resin. Whereas the old piano keys were made out of ivory but these pianos are quite rare toda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genuine ivory piece and an imitation is the natural color and high luster. You can find patterns and grain in the smooth side of the ivory carvings. These patterns come in straight or criss-crossed lines which run together on ivory tusks as well as patterns shaped like the letter "V". These highly detailed lines separate real ivory from fakes and replicas. Bone carvings, sometimes passed off or mistaken for ivory, have dots and dashes throughout the piece and have a lackluster surface.

Care of Ivory

Ivory objects can be wiped clean with a soft damp cloth. They should be stored and displayed out of direct sunlight and away from sources of heat. The relative humidity of the display or storage area should be maintained at 50–55%, at 19°C. Where this is not possible, a stable environment that is neither too moist nor too dry is desirable

At times when ivory objects are placed in direct sunlight or in hot dry climates These objects will crack open. If this happens, place the object in a shaded and cool place. Then spray the cracks with a mist of water for a few days or apply a wet piece of cotton and scotch tape it to the cracked spot. Keep the cotton damp until the crack disappears. Usually it takes a few months for the crack to go away. If your ivory objects are displayed in a show case, then do place a small glass of water in the showcase. This will help the ivory from cracking.

On the whole, the ivory carvings are one of a kind while the imitations are mass produced and of course, they are very affordable. But you do pay for what you get! This ivory sphere was carved from a single solid piece of elephant ivory to form successive openwork spheres inside, serving as either a hanging or resting decorative piece.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er layer, this type of sphere carving consists of several levels of openwork to form concentric balls, the diameter of each differing slightly from the preceding one. With each sphere nestled perfectly within the next, they form what appears to be an ordinary ball. However, each unit inside can move freely, demonstrating the ingenious and precise level of engraving by the artisan(s). Altogether, this piece has 21 levels! Below is a ivory concentric ivory ball



display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hing Dynasty (1644-1911)



Peroxide vs Bleach

This was written by Becky Ransey of Indiana (a doctor's Wife), and I want to share it with you. She was over recently for coffee and smelled the bleach I was using to clean my toilet and counter tops.. This is what she told me: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of the benefits of that plain little ole bottle of 3% peroxide you can get for under \$1.00 at any drug store. What does bleach cost? My husband has been in the medical field for over 36 years, and most doctors don't tell you about peroxide.

"Have you ever smelled bleach in a doctor's office? NO!!! Why? Because it smells, and it is not healthy! Ask the nurses who work in the doctor's offices, ask them if they use bleach at home. They are wiser and know better!

"Did you also know bleach was invented in the late 40's? It's Chlorine, folks!

And it was used to kill our troops.

"Peroxide was invented during WWI. It was used to save and help cleanse the needs of our troops and hospitals. Please think about this:

1. Take one capful (the little white cap that comes with the bottle)and hold In your mouth for 10 minutes daily, then spit it out. (I do it when I bathe.) No more canker sores, and your teeth will be whiter without expensive pastes. Use it instead of mouthwash...
2. Let your toothbrushes soak in a cup of peroxide to keep them free of germs
3. Clean your counters and table tops with peroxide to kill germs and leave a fresh smell. Simply put a little on your dishrag when you wipe down your countertops, or spray it on the counters directly.
4. After rinsing off your wooden cutting board, pour peroxide on it to kill salmonella and other bacteria.

5. I had fungus on my feet for years until I sprayed a 50/50 mixture of Peroxide and water on them (especially the toes) every night and let dry.

6.. Soak any infections or cuts in 3% peroxide for five to ten minutes several times a day. My husband has seen gangrene that would not heal with any medicine but was healed by soaking in peroxide.

7. Fill a spray bottle with a 50/50 mixture of peroxide and water and keep it in every bathroom to disinfect without harming your septic system like bleach or most other disinfectants=2
Owill.

8. Tilt your head back and spray into nostrils with your 50/50 mixture whenever you have a cold, plugged sinus. It will bubble and help to kill the bacteria. Hold for a few minutes, and then blow your nose into a tissue.

9. If you have a terrible toothache and cannot get to a dentist right away, put a capful of 3% peroxide into your mouth and hold it for ten minutes several times a day.. The pain will lessen greatly.

10. Put half a bottle of peroxide into your bathwater to help rid boils, fungus, or other skin infections.

11. You can also add a cup of peroxide instead of bleach to a load of whites in your laundry to whiten them. If there is blood on clothing, pour it directly on the soiled spot. Let it sit for a minute, then rub it and rinse with cold water. Repeat if necessary.

12. I use peroxide to clean my mirrors. There is no smearing, which is why I love it so much for this.

"I could go on and on. It is a little brown bottle no home should be without! "With prices of most necessities rising, I'm glad there's a way to save tons of money in such a simple, healthy manner!"

This information really woke me up. Pass this on .. And on ... And on

緬懷過去常陶醉

(勵社李小瓊)

一張同學們的簽字勾起了對過去無限的追思和憶念。

每次勵社同學的聚會，一群來自大村的同學總喜歡聚在一起，七嘴八舌，暢談往事。1942到1944年大村歲月的高中年代，那是抗日戰爭同甘共苦共患難的時候。我們在那樟樹林下，結下了不解之緣。

看到了這張三十一年度（高中一年級）勵社全體同學的簽字，見字思人，無限感慨，許多同學都已離世，許多同學卻下落不明。

重翻“大村歲月”，茲抄錄一些同學寫下的片斷。

徐廣華：大村的生活，既豐富多彩，也艱苦清淡。學生會經常開展各種文體活動的競賽，如話劇，徵文，演講，歌唱，化妝，球類，拔河等比賽。嶺南周刊從不中斷。學校在大村復課，我們班是高中一年級，我們立即恢復勵社。教導主任陳汝銳先生為社歌填詞，既說景，又敘情。最後一句“記取勵志青雲莫等閑，他日安危倚仗手足相關”，語重心長。那時我們的確是相互關心的。

何威全：抗日戰爭時期，在大村復校的動機是爲了爭取自由，把學校建立在中國的領土上。當時的領導人確實表現了他們勇敢的開荒精神，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難。當時師生們都能在統一的目標下共同奮鬥。大村短短的三年，是嶺南人彼此間過得最和諧，最有意義的幾年。那時我們苦樂與共，互助互愛。在那個別個性的形成時期，大村歲月是許多嶺南人在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

許錫振：在大村，我們曾集體開山，筑路，修球場，巡邏放嘯，背米回校，深井提水，這些勞動鍛煉了我們的意志和毅力，培養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村山村的生活，回想起來，非常值得回味。

葉龍駿：1942年夏，我在大村樟樹籠罩，香氣濃郁的校園裡，渡過了兩年半令人難以忘懷的高中年代。大村的學習生活，老師對我們的關懷愛護，同學間的真誠團結。不少往事仍然深深地留在腦海中——

許多老師的音容仍深刻地留在記憶裡。那時老師們對我們無微不至的愛護和精心的教誨。為我們以後的學習和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連官為：1944年在大村的聖誕前夕，是我一生難忘的一個報佳音行程。嶺南晚歌唱畢，聖誕晚會散了，我們一行許多人，一同步行到每一

「父親節」隨筆

從 2000 年開始投稿三藩市簡報，屈指算來寫了十年，共八十多篇散文。到底散文，小品文，隨筆是甚麼文體？連我自己也分不清楚。仿間不少散文集，都是名作家結集成書。散文也是隨筆，隨筆隨來：抒情，說理、敘事等等。而我十年來都多取材與嶺南人或嶺南事有關，但亦有多篇很狹義寫個人和家人的生活，有點自我為主，抒情但不矯情。還有像讀書筆記，花了幾十天閱讀一本書後寫幾頁散文，有點走火入魔，但在簡報刊出後，卻有極大滿足感。

父親節源起於美國，在十九世紀初，由維珍尼亞州一所聖公會教堂佈道「紀念父親」而起，當年一位太太篤特(Sonora Smart Dodd)在母親節佈道會中，說她母親早逝，由退伍軍人父親一手撫養她和五個兄弟成人，感其劬勞，認為父親和母親一樣「偉大」，不可無節。這是一百年前的事。不過「父親節」由教堂走進社會而成全國性，擾攘了大半個世紀，才由尼克遜總統指定六月第三個週日為全國性「父親節」，到 1978 年卡特總統簽署後成為法定假期，湊巧是勞工假期的週日，沒有「補假」。

雖然父親節起源美國，美國卻大大忽略了父親的福祉。不負責任的父親多得很，製造不少單親家庭。現任總統奧巴馬在他二歲時乃父離家出走，一去無蹤。幸有母親及外祖母照顧，正是天下男兒多薄倖，看來母親比父親更偉大。

在互聯網絡未興起前，美國人在父親節一天寄出賀咭達六百萬張，雖然今天寄咭盛況不再，但我每年父親節都收到兒孫們的賀咭和禮物，還特別喜歡他／她們在咭內親筆寫上的簡訊。

2009 年在香港收到在美國的八歲孫女和九歲孫兒的自製賀咭和附言。照錄如下：

Dear Grandfather,

I love you very much and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Summer happy father's day!! Full of joy!

Your granddaughter

Noreen Au young 歐陽靖妍

Dear Grandfather,

Happy father's day.

I hope you had fun in Hong Kong.

My dad said we are going to Hong Kong at Christmas.

Can you still play with me in tennis?

When are you going to come to North America?



From Nathan Au young 歐陽禮俊

美國小學教育在低年級只鼓勵他們閱讀和寫作，文法正確與否是其次，到三年級後才更正。土生土長的孫兒孫女能說流利廣東話，兒子帶他們補習中文並學普通話，懂得寫和讀只有幼稚園的程度，能像繪圖般畫上他們的姓名。

小孫兒學業成績平平，十分頑皮，強項是打網球，學校提升他到中學部訓練。國際象棋是校隊中堅份子，2009年第22屆週年柏克萊BCS小學校際比賽，(The 22nd Annual Berkeley Area BCS Elementary School Team Championship)他的學校 Havens 校隊在30間學校參賽者獲亞軍。校隊派出五人作賽，小孫兒六局五勝，是Top Scorer。再接再厲，參加2010加州第35屆中級組(第4-6班)，兩天賽事，擊敗90個參賽者，獲個人冠軍，捧了一隻特大獎杯(The 35th CAL Chess State Scholastic Championship)。小孫女則性格文靜，學業成績品學兼優。

兄妹二人都對祖父母有濃濃的親情，這一份童真愛意，是天賦的。

以下還有他倆父親附在賀咭裡的信：

「很感激你和媽咪從小到大對我的照顧。生命是很奇妙，如果不是媽咪想生個女，那就不會生下我，那就不會有禮俊和靖妍的出現；現在看着他們童年成長過程，便想起小時候與你們一起的時間，從寶石樓，美孚，賽西湖，時間又好像過得很快，轉眼已四十多年。禮俊亦九歲了，他的活躍好動都遺傳了我的基因。與他打網球就令我想起小時間同爹地在賽西湖及維多利亞公園打網球的情景，同樣是很開心，很美麗的情景。……」

這是2009年收到的家書和賀咭。孺仔在香港中學畢業後負笈到柏克萊加大念書，內子反覆叮嚀，每星期要寄一封家書，我們也必回信，經過學士博士八年都從無間斷。慶幸他仍能寫流利英式中文，信內字裡行間，充滿着溫情、親情，閱後令人十分感動。

2008年對我來說是災難的一年。仲夏在香港患上重感冒，咳嗽，高燒非低燒，疲倦，體重減，一連幾個星期。頑強固執，不去就醫。恆兒安排我照X光作肺部檢查，報告結果，左肺有不清晰的影，肺炎極有可能，但不排除有腫瘤。建議進一步檢查確診。內心盤算，假如不是肺炎，知道結果又如何？當日已訂了機票往三藩市，拿了治肺炎特效藥，坐輪椅登機直飛三藩市。

七天的療程，果然藥到病除。抗生素的後遺症使我失去50%聽覺，也可能是職業病再由藥物副作用誘因，幸聽障還可有限度補救。自嘲：『不聾不盲，勿作翁姑！』是耶？非耶？抵達三藩市後收到在英國University of York念碩士課程的大孫女寄來的父親節賀咭，寫上以下的慰問書：

親愛的爺爺，

知道你生病已一個月了。你一向都很少病痛，這次你該會很擔心和沮喪的了。

記得聖經裡頭講過的「信」和「望」嗎？雖然耶穌沒應許過人可以永遠年青，但祂不單着眼於天上的生活，還希望我們在地上的時間，可以陪着我們走。我相信祂是主，所以我祈求時是充滿盼望，祂會醫好你的病，讓你可以享受祂一起的人生的。

祝你早日康復
重拾活力和笑容

慧慧孫女 6.6.08

這是另一篇動人的家書。長孫女在香港出生，啟蒙教育在趙鈞鴻博士學長創辦循道衛理幼稚園，九龍塘啟思小學，循道中學，中文大學畢業後獲兩項獎學金到英國念碩士，08年回港再獲中文大學三年獎學金，今天是博士生第二年，主修英國文學。中學時主任老師在家長日，曾對我們說：「她很叻，很乖，很靚！」

令我畢生難忘的父親節是1987年。

父親節前三星期，我收到一封邀請信，到香港中環希爾頓酒店會見香港星島日報，香港電台和香港家庭計劃委員會成員。這三個機構聯合主辦第一次「香港十大模範爸爸」選舉。我和內子都一頭霧水，原來恆兒

寫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我毫不知情下提名我參選模範爸爸。六月廿一日父親節在香港太古城中舉行頒獎典禮，介紹十位當選人的「感人事蹟」。提名人有八位是父女關係，一位是翁媳，父子關係是我與恆兒。文章盡是歌頌父親，我只抄錄幾句如下：

「三十年前，父親、母親與手抱數月大的大哥從大陸到香港開始著人生艱苦的道路。……小時候從未聽過父母吵嘴。……在一個溫暖和睦的家庭長大，身心得到平衡的成長，……父親學業成績優異，我們五兄弟均以他為目標……輕描淡寫實已是父親三十多年的勤勞，節儉美德……提名他為模範父親聊表對他的敬意。」

紙憤情深，閱讀他的短文，真情流露，盡顯感恩之心，不覺熱淚盈眶。

「模範父親」隔了一年舉辦第二次，此後已停辦了！我估計最大的原因是難定下標準，主辦團體五位評判是社會賢達，但憑提名人的一篇文章，和參選者一同會面對話，故事雖感人，但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父親，對家庭有責任心，在香港男人比比皆是。關於「傑出領袖」和「傑出青年」選舉，年年舉行，因為評判標準定下了不同範疇：遠見、自信、愛心、事業、組織能力、群眾橋樑……。

當年會見評選團的希爾頓酒店，位於中環花園道與皇后大道中的街角，香港建築業巨子在九零年代買下來，把這曾獲國際設計獎的五星酒店拆了再建成今日的長江大廈。

蘇東坡有《洗兒戲作》是嬰兒滿月洗浴之作，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詩中有玩世疾俗之意，自詡聰明，卻被駁官，其實他根本不懂官場文化，卻逞聰明保公卿之位。在今天適者生存，競爭劇烈的社會裏，「愚」且「魯」的人，怎能到公卿？IQ爆棚，還要加上EQ也！

今天我已屆耄耋之年，雙親早已仙逝，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我的「育兒觀」並非把兒孫視作「揚名聲，顯父母」的家長，一生勞碌，就是為了孩子健康成長，仁義俱存。幸運的是，兒孫為我兩老打造「金色年華」，並非「落寞待棄」，有感恩之心，關愛之情，於願已足。

嘗試英譯李義山無題詩兩首

李炎全(凱社)

晚唐李義山詩自來號稱難解，其無題詩為尤甚。因其無題，不知其詩旨所在。故須明其生平遭遇及其時代背景，方能窺其詩意所在。李義山無題詩十五首，僅有下列一首得其繁華喜樂，意氣風發之詩境，有說不盡留連不忍去之情：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嗟予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此詩為李義山在開元二年登進士第，三年娶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幼女，四年獲判入等為校書郎後，在王茂元府宅宴戲之翌日所作。首句讚美昨夜星光燦爛惠風和暢天時。第二句羨慕王府闊大豪華，點出由西端絢麗樓閣，直通東端桂梁蘭室，富貴人家之廳堂。第三句暗示歡宴中人物皆華裝艷服，而自身未能如高官厚爵人物穿起繡上五彩飛鳳之衣裳，引以為憾。第四句由於王府陳列犀角等名貴珍品，見物起興，心中希冀將來飛黃騰達，家中亦有如此擺設。李義山碧城詩有句：「犀辟塵埃玉辟寒」指宮殿內陳設珍品，故犀角視為罕貴物品。五六偶句寫出燈紅酒綠，旖旎春光嬉戲玩樂情景。送鉤與射覆為當代遊戲名目。唐代庶民仍用油燈，惟富有之家皆用蠟燭。七八收句宴罷翌日歎惜歡後人散，留連不忍去心情。但須離涇原遠往京都長安秘省述職。涇原離長安四百餘里，因此義山飛馬加鞭，兼程趕路，猶如離根蓬草轉滾飛揚。蘭臺亦稱內臺，亦稱秘省，為校書郎聚集之所。

《簡報》56期有(南大一家)欄，區次嫻學長引用李義山詩句『昨夜星辰昨夜風』記述去年五月筆者與嶺南同學在大埠唐宮酒樓茶聚，寄予美好祝望。區學長在李義山千百首詩中選出此鮮見喜氣洋溢之無題詩詩句，其精研詩詞，讀書有心得，可以想見。佩服，佩服！

解釋中文原詩既竟，嘗試英譯如下：

Last night, stars bright, gentle wind, what a lovely night!
From the west beautiful tower, to the east exquisite hall,
What a pompous sight!
Though my dress was not embroidered in colorful flying peacock,
My heart was inspired by the mystical rhinoceros horn,
aiming for the goal on high.
Across the table, companions played the "pass the hook" game
while drinking warm spring wine.
Divided groups played "shoot to tell fortune" game
under the candle glowing red lights.
Alas! I must answer the drum call for official duty,
Gallop my horse toward the Secretariat chamber
like the tumbling-weeds in full flight.

李義山無題詩第二首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此義山悼亡詩之一。首句點明義山媾婚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幼女，波折重重，諸多阻延，義山登進士後一年多方能成婚，達到有情人終成眷屬美夢。

試看義山婚前為王女所詠兩首無題詩詩句：『斑駁祇繫垂楊岸，何處西南待好風。』斑駁自況，垂楊岸指王茂元府宅，表示情繫王氏，愛心不渝，只等待好消息傳來。又『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王氏體弱多病，可能為屢延婚期原故。晚唐道教盛行，修道求長生不老之術，上自皇帝，下至庶民。唐代公主請出為女道士之眾，可見當時風氣。王氏既多病，修道求仙，實意料中事。故義山在留別詩中勸其放棄求仙之願。上句『神女』即女性神仙，其意為修道求仙僅是一場虛夢而已。下句『小姑』用溫飛卿蘭塘詞『小姑歸晚紅妝淺，鏡裡芙蓉照水鮮……知道無郎卻有情，長教月照相思柳。』來解釋，即是王氏雖未成婚，卻對義山有情，故兩相思念也。

又義山希冀王氏之殷切，可見『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緣貴婿起朱樓。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
雲路招邀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
南朝禁鬻無人近，瘦盡瓊枝詠四愁。

韓同年為韓偓，與義山在開元二年同登進士，而韓竟先為王茂元婿。茂元節度涇原，有萬戶侯爵，為韓在京都構建新居。韓至涇原迎家室，故曰：『招邀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義山歎惜與王女遠隔，猶如牛郎織女相隔天河，未能成婚，故惆悵愁苦也。

由此可見義山與王女「相見時難」之曲折艱難命運。俞平伯在《讀詞偶得》盛讚南唐後主李煜名句『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稱為情深才大，唯義山『相見時難別亦難』句，功力堪敵。

然李後主與義山身世境遇有天淵之別。李後主生於帝皇之家，繼承帝位，享受富貴，不勞而獲。及北宋攻入南唐京都金陵，李後主尚在深宮寫字填詞，最後肉袒獻璽出降，被押送開封，備受虐待。其詞『別時容易見時難』正如蘇洵在《六國論》所言『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

以與人，如棄草芥。」輕輕易易將無限江山奉送北宋。而『見時難』，不只難，而且絕望。故曰義山名句實比李後主名句，情文更為深切。

『相見時難』義山言其始也。王氏與義山成婚年齡約十五六。此後十四年，其初尚賴王茂元濟助。不久茂元死於軍中，遂無援手。王氏長居長安而義山從幕他鄉，家務困厄，全靠王氏維持，過渡生離命運。及其言亡，義山難以捨別之情，誠非筆墨所能形容。似此境遇，則『相見時難別亦難』一句七字，道盡辛酸悲苦心情，真功力比李後主「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句更見功力。

第二句『東風無力百花殘』，義山自咎有心無力，仕途多舛，無高薪厚祿使王氏有富裕家計，以至早年去世。義山詩句『風波不信菱芰弱』亦此意也。第三句指王氏自結婚以來，有如春天蠶蟲不斷吐絲作繭，嘔盡心血，死而後已。第四句，義山悼念亡妻，悲痛垂淚，真至人枯蠟盡，淚水始乾。杜牧詩句『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後人稱為描寫離情別緒名句，小杜用兩句十四個字，反不及義山僅用七字，寫出別離苦楚之深刻，功力高低可見。

五六偶句為義山悼亡以來，自悲曉來青鏡添白雪，月夜孤寒。七八收句，義山寄望空虛想像力，認為蓬山仙境此去不遠，有同情心之青鳥自必為其探看亡妻。

下面請看嘗試英譯：

Getting together was hard, parting was also hard.
 The east wind was weak, hundred flowers lay wilted to rot.
 The spring silk worms laboriously spun silk until death.
 Candle teardrops, dripped, dripped until they turned to smut.
 Now, the morning mirror only adds sorrow for the graying hair.
 Reciting poems at night feel the moonlight chilled to the heart.
 Fairly Peng Mount is not far from here,
 For me, the sympathetic Fairy Bird would go visit her with regards.

也 話 Canton

陳世柏 (1942 雄社)

拜讀上期簡報饒致才君鴻文，引起無限回憶和感想。因手頭沒有資料，僅憑個人記憶與經驗，以述芻蕘之見，請饒君指正。

饒文先述歐洲人稱 Canton 緣起之兩點，愚意以為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不足置信。到是後段從語源和輿圖來探討，這見解非常高明，值得研究。

首先，我想知道 Canton 這字應如何讀法。Canton 一詞原為法文，主要見於瑞士。六十多年前我在南京聽過瑞士駐華使節的演講，介紹瑞士國情和政治。他說瑞士的政治區域單位叫做 Canton，而且說得和廣府話的『廣東』一模一樣，非常自然；不像法國人濃厚的鼻音，一聽就是老番口氣。英國人和香港人的讀法是把這詞分開兩音節，每音節都以重音讀出，如 Can' Ton' 是。英國人總以他們的讀法為標準，香港人講英文祇能跟尾；譬如『灣仔』英人叫『灣猜』，港人也跟著叫『灣猜』，直至今日也是如此。後來 Canton 傳到美國，老美把它讀成 Can'-ton，重音在前音節，好像粵語的『干屯』，又是另一種滋味。

最早到廣東經商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以後跟來的有荷蘭人、法國人、意大利人，此事明史外國傳已有記載。相信他們在十六世紀時就已在閩粵一帶活動。我見到一張複印葡國 1584 年製的地圖，廣東區域叫做 CAN TAM，澳門 Macoa 祇是在區域內的一個小鎮而已。荷蘭人則於 1606 年稱該區為 Cantao。法國人也很早來華經商，可能就把廣東譯作 Canton，因為音韻非常相似。明末清初，洋商多聚居廣州一帶，當局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之故。英國人來得較遲，到麥嘎尼 Lord Macartney 來華時才知廣州府是廣東的省會。

說到麥嘎尼就想起一段傳說：1792 年英國派遣麥嘎尼出使中國建交。見到乾隆皇帝，不肯叩頭下跪，說他對英皇喬治三世從沒有過這種儀式。乾隆莫奈之何，祇好讓他講話。他說中國的方言很多，究竟那一種是官方語言？乾隆聽了，勃然大怒，認為是挖苦他，逼他說是『漢語』，這是滿清大忌；於是大吼：“這當然是『滿大人』的話！”從此英人稱中國官員為 man-da-rin，官話也是 man-da-rin。今天洋人還是搞不清楚，所有官話、國語、普通話，一律稱為 mandarin。

言歸正傳。香港九龍開發初期，所有主要街道均先由英人命名，然後由廣東師爺翻譯，人名用音譯，物名用意譯。鴉片戰爭的功臣和港府要人常作為路名，如羅便臣道、般含道、彌敦道等；還有皇后大道、英皇道等一望便知，毋須音譯。九龍的新填地街是意譯。有時港府取法文為街道命名，如 Des Voeux Road 德輔道是音譯。Canton 原是法文，Canton Road 更應該譯作『廣東道』了！

☆☆☆☆☆

任社同寅一日遊

(任社) 何森

今年天氣變異，暴雨連綿，雖然可以舒緩加州的嚴重缺水，但却出入不便，更遑論去旅遊了，大家都七老八十，感嘆時日無多，更應及時行樂，因聞〈明朗假期〉旅行社，新推出的：“【豪城双暉+水都遊船一日遊】”，去過的朋友都很滿意，一日之間玩足4個美景，只收費50大元，還包括早餐，門票和船票，大家都說：“抵玩到極”。

參加的任社學長及親友：陳永德、黃美霞、梁景鈺、勞煥然、林秉文、何森、黎美瓊、潘昭華、孫蘭、羅曙光、瞿小姐、真光的李碧君、馬國鈺、華中大學的劉世盛、陳婷、中國科學院的李安生、吳海珊以及陳寶禾、藍順德醫生夫婦等、濟濟一車，十分熱鬧。連日來我打開電腦看：《十日天氣預報》，遺憾的是，大部分時間都是大雨或陰天，心裡早已冷了一截，因為連綿大雨，不但走路困難，相機淋溼，影相效果很差，幸而教友們已紛紛禱告，祈求上帝保佑，信不信由你，當日天氣放晴，大家笑逐顏開，齊齊說：“〈明朗假期〉果然明朗”。

上車一望，62個座位並無虛席，靚女導遊黃小姐笑臉迎人，她派給各人糯米咸卷、香蕉和兩瓶礦泉水，第一站是：**灰石豪苑** (Greystone Mansion)，它座落在著名的比華利山麓，掩蔽在荷里活大明星的豪宅叢中，沿途所見，都是門高狗大的別墅，花園裡的鮮花綠草，襯托上參天的古松和棕櫚，簡直就是一幅美麗絕倫的油彩。

這一座巍峨的古堡和瑰麗的花園，是石油大王杜亨利，在90年前耗資興建，城堡圍牆，都是用鋼筋混凝土澆灌，所以外型古典雅緻，而且十分堅固，經歷幾次地震，都毫無損傷，它是由名建築師哥頓、卡夫曼設計，他仿效12至16世紀西歐盛行的尖拱式風格，再加入新古典主義的建築式樣，顯現出工藝精緻的豪華氣派，二樓臥房的窗口和大洋台，都可以鳥瞰洛杉磯市的全景，餐室設有安全櫃，用來放置名貴的金銀餐具，豪苑的底層設置了養狗坊、救火站、游泳池，在北翼還設有電影室、劇院、保齡球室、圖書室和溫室，屋外的樹蔭下，還可以放置檯椅，作為社團、旅行團、學校的餐飲，據說也曾在此開音樂會，生日或結婚宴等。

由於古堡的雄偉和秀麗，又靠近荷里活片場，所以許多電影和電視劇集，都曾以此為背景，例如：終極保鏢 (Bodyguard)、驅鬼師 (Ghostbusters)、伊斯特威克女巫 (Witches Eastwick)、蜘蛛人 I, III (Spiderman I & III) 以及天然寶藏 (Natural Treasure) 等等。

古堡佔地33畝地，它共有55間房，14座花園，最後落成耗費310萬元，在1965年，因家庭的恩怨情仇，只好將豪苑出售，多年來主人花費大量心血和巨資，却沒有福份享受，說來十分可惜，團友們對此故事很感興趣，追著靚女解謎，黃小姐笑著道出真相。

原來豪苑的開路先鋒，是愛德華羅倫斯、杜亨尼，他生於1856年，自幼就喜歡探險，對荒漠很感興趣，促使他發現金礦乃至石油，1892年他在墨西哥和加省發現蘊藏很豐富的石油，於是成為巨富，他結婚生子女後又離婚，本擬把豪苑傳給獨子內德，但因飛來橫禍，內德被秘書槍殺身亡，同時禍不單行，杜亨尼又涉及

一宗賄賂醜聞，使家族蒙羞，於是主人便在 1965 年，將整幢豪苑及花園等，以 110 萬的價錢，賣給比華利山市政府。

美瓊聽完很傷感說：「想不到不愁衣食的富豪，也有悲慘的故事，可見有錢並不是最幸福」，我答：「兩夫婦白頭偕老才是最幸福」她說：「偕老當然好，但最好不要白頭」，答曰：「這個易辦，明日我們一同到西來寺，請大師為我們剃光頭，連染髮劑也慳番」。

大伙聽了又笑了一陣，跟着上車去到第二個景點：**農夫市場**（Farmers Market），這是市區旅遊車必到之處，原來美國上一次經濟大蕭條時（1934 年），由於農產品價賤，有 18 個農夫，窮極思變，就在荷里活鬧市的一塊空地上，擺賣他們的水果和農產品，由於果品新鮮，成本低廉，交通方便，所以很受廣大民眾歡迎，久而久之，已發展到 164 個攤位，又因為是國際遊客蒞臨之地，所以也出現各國著名的美食，例如日本料理、韓國鐵板燒、意大利匹薩、法國西餐、泰國美食、美國漢堡及炸雞、巴西烤肉，以及我國的正宗美食（粵、湘、川、台灣小吃和上海菜等），琳瑯滿目，各取所需。

我們曾到過巴西兩次，對那馳名世界的烤肉，還是念念不忘，於是選定一間巴西烤肉店，未到門口已經聽到迷人的森巴舞曲，好像又回到聖保羅，拿起菜單，也印有一隻牛，用英文及號碼，標明牛的各部分，任由客人點選，待燒好後，侍者會用鋒利的長刀，割切給客人享用，如想再要，可將面前的小瓶倒轉，侍者便會再來切肉，因為巴西牛肉世界馳名，侍者云牛肉都是由巴西空運來美，費特說：「真想不到，不必坐飛機，花幾十元就去一躺南美」，我說：「更加不用駭怕大鬚子的恐哥哥了」。

遊罷古堡的朋友，便紛紛坐下點菜，大快朵頤之餘，又巡場購買鮮菓，或「血拼」紀念品，從心所欲，皆大歡喜，有些團友則去排隊，乘坐免費的小火車，不久聽到叮噠聲響，只見他（她）們招搖過市，大家互相揮手，一片昇平歡樂的景象。

大巴從市區轉出海邊的公路，海風徐來，空氣清新，沿途欣賞了寧靜浩瀚的太平洋海景，只見活潑的一群群海鷗在展翅飛翔，偶然俯衝而下，捕食游魚，懶洋洋的海豹，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平素我們蝸居鬧市，難得一睹這樣怡人的美景，正在瑕思，導遊已用麥克風告訴大家：第三個景點：**格蒂莊園**（Getty Villa）已經到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守時，因為最後一個節目，是更精彩的「遊船河」，於是大巴停在豪華莊園的門口。

主人保羅·格蒂在 1945 年，買了瀕海山麓富豪住宅區的馬里布一塊 64 英畝的土地，建造了這個模仿古羅馬鄉村別莊的莊園，作為展覽他收藏的藝術品之用，原來這位名人，也是因為石油而致富，他 23 歲時已經是一位百萬富翁，他嗜好蒐集藝術品，也具有出類拔萃的鑑賞能力，他財力雄厚，交遊又廣，所收集的大都是驚世的珍品，例如繪畫大師凡高、畢加索、拉維爾等的作品，路易 14 到拿破倫時代的裝飾藝術品，14 至 19 世紀法國荷蘭意大利油畫大師的作品，而以古羅馬和希臘的古物，作為主要的收藏品，例如有 2000 多年歷史的赫勒海斯神的石像、眾神之王的宙斯、戰爭女神雅典娜以及太陽神阿波羅等石像，都是價值不菲的藝術品。

飽覽了十分豐富的藝術品以後，大家都好像上了一堂上古歷史課，我最感興趣的是：“特洛伊戰爭故事館”，有一個大花瓶，彩繪了希臘聯軍的英雄狄奧米德斯，用長矛刺死國王索斯的情景，真是栩栩如生，不覺使我想起兩年前，第二次去土耳其時，曾經到特洛伊參觀，並在大木馬上留影，回美後還看過“特洛伊圍城記”的影碟（參看【何森文集之七：土耳其，值得一遊】），館內的古物共有 1400 多件，且各依不同主題，分別在各館展出。

上到二樓，又見到浩如烟海的陳列品，例如墓園的雕像、古代動物、宗教祭品、珠寶和硬幣、鷹頭獅身的有翼怪獸，以及古希臘羅馬和埃及的藝術品，所有展品都可以拍照留念，這也是本館獨特之處。

在公元前三百多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西討，早已把羅馬希臘埃及和土耳其的文化混雜和交流，形成了地中海獨特的文化，創造了藝術、建築、繪畫和雕刻等風格，它們的遺產（包括基督教在內）延續到今天，從陳列品看來，其影響十分深遠，在小戲院內，放映展品的資料，以及古希臘羅馬和伊特魯里亞的藝術和文化。

這座別墅的建築風格及庭園的設計，都是模仿第一世紀的羅馬鄉村別莊，但具有歐洲皇家的宮廷氣派，當我們走出室外，見到長方形的噴泉水池，艷麗的時花綠草，雜處其間的玉石雕像和銅像，在太陽下閃閃生輝，百草園中的植物，不少是來自地中海的品種，例如開花的灌木，做香料及藥用的草本植物，以及亞熱帶的果樹等，別墅還設有自備的蓄水池，不管氣候如何變化，都能保證自動灌溉，因此植物的生長十分茂盛，莊園的東邊有一個小花園，用花彩的碎石和貝殼，鑲嵌成別緻的圖案，顯得特別高貴和典雅。

按照羅馬宮殿的式樣，別墅設有可避風雨和艷陽的走廊，並分為內廊和外廊，它們都由一排排的列柱支撐，柱上雕塑的花紋，大都以大自然植物的樣子作為題材，列柱對稱的豎立而富有藝術性，園外的地面，採用不規則的平整麻石，仿照意大利古城龐貝和赫庫蘭尼姆的街道而鋪砌，這種古老的多角形路面，就是羅馬古道的鋪路法，看來主人夢想時光倒流，一覺醒來，就見到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

回到車上，雖然參觀走得很疲倦，但團友們都很興奮，覺得收獲很大，尤其讚賞格蒂父子能夠將多年來的珍藏，捐獻給政府，又將私人別墅改成博物館，供世人欣賞，這種無私的高尚情操，真是可歌可頌。

導遊問：“大家看完後有甚麼感想？”，來自大陸的陳教授說：“展品及花園都非常好，主人的無私奉獻，更是令後世人敬佩，可見洋資產階級並不全是壞蛋，我們只要抓到，那逃美的 4000 多名無產階級貪官（全部是【長】字輩），追回那貪污的 500 多億美元（華文報載），拿來建 10 座這樣的莊園都有餘，只是不知如何去捉拿這些敗類？”，李小姐馬上說：“這有何難，據說大陸正在反腐，只要請胡老兄多派些便衣，到拉斯維加斯及澳門，看看那個《首長》下注十萬以上，就押他返北京，保證錯不了呀！”。

離別格蒂莊園，大巴已到達太平洋海邊的奧斯納市，為免旅途寂寞，黃小姐特別買了詼諧搞笑的影碟，給大家欣賞，講了幽默笑話之後，又來個有獎猜謎，梁景鈺醫生連中三元，大家歡呼祝賀，此時已是夕陽西下，到達海邊的奧斯納水都，只見市區相當整潔清靜，因為下班時間已過，街道車輛稀少，一些大樓，華燈已

熾，我對此城並不陌生，因為十多年前，我曾在這裡的 ITT【電子工程技術學院】教書，而今舊地重遊，未知舊同事是否健在？學生們想已畢業他去，因念及世事滄桑，變幻莫測，不覺感慨萬千。

正沉思間，汽車已停在第 4 個景點：**水都船遊** (Oxnard Duffy) 水都的碼頭，在內河的旁邊，一眼望去，河的兩旁都是新簇簇的百萬豪宅，它們的屋後大都有一個私人碼頭，旁邊繫上一艘艘流線型的遊艇，但不少豪宅的房間都暗淡無光，導遊說，這些豪宅的主人，大都是一年間只在夏天才來避暑，平時都是空置，不過要請人維護花園草地，飼養寵物，保安以及保養遊艇等開支，一年下來也要數萬元。

劉太太說：“你送一隻遊艇給我也養不起”，吳先生說：“這裡遊客如鯽，你可以用艇來賣艇仔粥，好像廣州的荔枝灣那樣，保證你生意興隆，再買多幾幢豪宅也未定，如果要請人看門口，記得通知我，也不枉大家有緣同遊呀”。

電動汽船達菲《Duffy》是用直流蓄電池作動力的小艇，它的名字來自紀念發明人馬歇爾·達菲，他原是一位高爾夫球的高手，在 33 年前 (1977 年)，他將球場交通用的摩托車之馬達，拆下來安裝在小艇上，再裝上螺旋槳和駕駛盤，便成為一只輕便安靜的小遊艇，既安靜也環保，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目前達菲已在世界各地廣泛使用，而且被世人公認為最舒適的電動遊艇。

達菲的建造是按照海軍的規格設計的，它是用手工壓製成層疊的輕金屬薄片製成，所以堅固耐用，外型美觀，沙發和檯椅都是採用耐磨，抗海水腐蝕的優質柚木製成，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按海軍的標準規格生產，達菲還採用〔即學即會 (Plug and Play)〕的駕駛技術，使乘客一學就會，大家輪流駕駛，更增添不少樂趣。

我們的船有 10 位乘客，幸而大家都是亞裔身材，幾位女生又減肥成功，所以沒有超重，由高大威猛機靈醒目的林主席秉文 (林氏宗親會主席) 掌舵。

不久，一位秀麗健美的洋小姐跳上船來，大家以為是那位學長的新女友，原來她教授如何駛船，她說：“操作簡單，保證 5 分鐘學會”，眼見天已墨黑，其他各艘友艇，已陸續離岸啟航，但林主席和洋小姐好像是一見如故，傾得“難捨難分”，大家都心急如焚，老李低聲對我說：“奇怪，林兄是醒目人，這等小兒科，那裡會難倒他？”，我說：“成龍說，大家都是男人，劃公仔不必劃出腸也”。

好不容易，我們這艘《墮尾鴨》才珊珊起行，她急急追趕前面 5 隻友艇，穿過一條條拱型石橋，又轉了幾個灣，穿梭於環繞著運河所建成的海港鎮，不覺想起幾年前，暢遊意大利威尼斯水都的情景，那穿著花衫戴闊邊帽的船伕，高唱拉丁情歌的浪漫鏡頭，還歷歷在目，但此時已無心暇想，老馬云：“我們離群獨航，再找不到旗艦，電池就像我的荷包那樣，越來越乾，搞不好今晚就要在艇上過夜，早知如此，我會把蚊油帶來，否則回去洛市，女兒來接，只見兩隻梅花點熟香蕉了”。

此時周圍的河面，已越來越黑，艙裡卻越來越靜，儀表指示的電池壽命也越來越短，由於河道迂迴，又無航標指示，手機不通，求救無門，幾位耆英老太，已頻頻取出紙巾，無情的時針卻不停在走，達菲小姐仍然無目的地漂流，驚慌，肚餓，寒冷，好像一個無家可歸的被棄孤兒，深夜在街上流浪，大家也不敢埋怨舵主，因為他掌握著我們 10 條可憐蟲的命運，如果他受刺激失了常性，誤扭油門，快速衝撞富人碼頭或遊艇，或翻船落水，不淹死也凍死，唯一可做的只有閉目禱告。

幸而上帝保佑，岸上團友見我們超時未歸，也無任何音訊，擔心我們已餓了大魚，黃小姐不愧是現代花木蘭，她親自駕船來找，驚險一幕才算結束。

船抵碼頭，大群團友都拍掌歡呼，只見甫一靠岸，一位老太太跳上碼頭，步履如飛奔向餐室，大家都以為她餓壞了，豈知她先生說：“她上船前，在《星巴克》飲了一大杯利尿的熱咖啡，這次真要多謝林主席加速回航，否則這艘潔淨美麗的達菲，就變成洗手間，我的老情人又要出洋相了”，大家笑罷，返回車上，還不斷回味著難忘的美景，和有驚無險的刺激一日遊。

三藩市同學會
2010年同學日午餐慶會

日期：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1:30 至下午2:30

地點： 三藩市華埠華盛頓街818號皇宮大酒樓

818 Washington Street Imperial Palace Restaurant

餐費： 每位\$20，每席〈10人〉\$200

歡迎新舊會員攜親友撥冗參加，是日慶會除有豐富美食外，并有餘興節目及幸運抽獎。

聯絡電話：

吳興漢： 415-474-1280

鄭嘉恩： 415-752-7319

劉源錦： 415-387-1487

潘占培： 650-692-1670

冼玉佩： 510-797-0576 或 510-657-3195

民系與方言

1954 斌社 | 饒玖才



廣府鄉村婦女 (1940年代)

嶺南原為古越族生息的地區，他們創造了嶺南的古代文明。但比起中原漢文化，它是比較落後，所以嶺南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漢人的不斷南遷，這不僅增加了開發嶺南所需要的勞動力和生產技術，亦改善嶺南的文化環境，後來漢人更成為當地居民主體。漢越兩族相處，土著文化不是被漢文化融合、改造，就是作為底層文化積澱下來。

漢族南遷與土著居民的漢化和居地收縮，是同步進行。這些土著居民後來演變成獠（壯）、黎、獠（瑤）、畚、苗等少數民族，保留著自己的民族文化和風俗。

南遷廣東的漢人，由於他們的始源地、入居時間早晚和分佈地區環境的不同，大約在唐宋時代，漸漸分化，發展為廣府、福佬和客家三個民系。他們除了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外，在語言、風俗、經濟生活、心理素質等方面都有差異。

◆ 廣 府

秦、漢多次進軍嶺南，留下大批「中縣人」，即中原移民，促使嶺南人口組成和社會發生變化，語言也不例外。這段時期他們主要定居在首府番禺，以及北江和西江沿岸。三國時代，南下移民增加，尤其是東吳以嶺南為後方，加速開發，嶺南土著文化受到更大衝擊，古越人漢化加深，粵語方言（廣府話）也加快了其孕育過程，但仍未能自成一體。

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批漢人南下，古越人漢化加快，嶺南越語與中原漢語繼續融合，同時滲入一些東方吳語和閩語成份，正如張籍詩中所稱「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另一方面，由於山川阻隔，交通閉塞，隨著時間的推移，南下漢人所使用的漢語與中原漢語距離越來越遠，變異日益增多，終於脫離母語，自成體系，粵語方言在這個時期形成。

唐代嶺南土著相繼漢化，其居地分佈進一步收縮，粵語方言進入穩定階段。五代十國時代，嶺南為南漢政權割據，和中原聯絡減少，更加速了粵語方言獨立發展，吸收了更多的古越語成份，顯示更多的地域特色。

兩宋末年，外族先後入侵中原和江南，漢人移入嶺南者更多，成為當地居民主體，居住地區已連成一體，覆蓋現今廣東省的大部分，即今粵語方言分佈區域。

粵語方言俗稱廣東話、廣州話、廣府話、白話等，為漢語七大方言中的語言現象最複雜而又是保留古音特點和詞語較多、內部分歧較少的一種方言。它通行於嶺南境內，但以廣州為中心。粵語方言使用人數現約4,000萬，廣東佔70%，廣西佔30%。在廣東境內，無論是使用人數還是地區分佈範圍，粵語都居首位。

粵語內部按其特點差異，可分為廣府片、四邑片、高陽片、勾漏片、吳化片等五片：即五個方言亞區。其中廣府片分佈於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又是首府廣州所在，到十八、十九世紀後更擴展到澳門和香港，故其分佈範圍最廣，使用人數最多。

粵語不但在音韻上，而且在詞匯上都有許多特點，構成特殊的語言文化景觀。初到廣州的外地人可能稍覺陌生，但習慣下來，頗有耳目一新之感。這些景觀特點，一是特殊詞語很多，如菜叫「鑊」，找叫「搵」，叫喊曰「嗌」，能幹叫「嘍」，甚麼叫「乜嘢」，睡叫「瞓」，蹲叫「踎」，小孩叫「細蚊仔」，地名多用涌、潯、瀝、崗(𨔵)、(步)(甫、埗)、泥(坭)等為首尾，外國的東西叫「番」等。二是保存古漢語詞匯多，如畀(給)、亞仔(嬰兒)、斟(倒)、苴(次、差、劣)、瞓(mei·閉眼)等。三是吸收外來語言成份多，大量外來詞首先在粵語中流行，再注入全民語言。早期是阿拉伯語，如攞煙(la ta 罈)。後期則大量吸收英語，如波(ball球)、呔(tire車胎)、巴士(bus公共汽車)、花臣(fashion花樣)、菲林(film膠卷)、嘜(mark商標)、骨(quarter)等。四是名詞帶重音成份多，如口多多(多嘴)、心思思(心想得厲害)、眼白白(眼睜睜)等。五是小東西用「仔」表示，如刀仔、凳仔等。六是倒裝詞、句多，如「鷄公」、「你去先」等，詞序與漢語相反，乃古越語遺跡。

由粵語構成的其他文化景觀也很豐富多采，充滿地方特色。以粵語演唱的粵劇唱腔不下十餘種，既能慷慨激昂，也能哀怨悲嘆，很有表現力和感染力，風行兩廣、港澳、東南亞和歐美華人社會；用粵語演唱的小曲活潑、宛轉、悠揚，深為廣大群眾喜愛；近年以其演唱的流行歌曲，更是不脛而走，風靡全國；珠江三角洲的木魚、龍舟、咸水歌、兒歌、粵謳等民間演唱形式也充滿了地方情調，雅俗共賞，充份顯示粵語構築的文化景觀擁有廣大群眾，具有強大生命力。

◆ 客 家

客家人的祖先原居於中原。西晉永嘉以後，北方居民大量南下，定居於江淮。唐末藩鎮割據和黃巢之亂，又一次引起民族大遷徙，客家人抵達福建廣東邊界。宋末元初，開始進入廣東的東部和北部。他們長途跋涉，離開祖輩世居的大

本營，移居到不相鄰接的大遷移，是一種「板塊式」移民方式。但是在遷移過程中，一則無可避免地與當地居民接觸，而語言亦受到影響；二則自己故土母體語言也隨著遷移而改變，於是客家人所操的語言與中原漢語也有差異，漸漸發展成一個獨立語言分支。大約到兩宋之際，客家方言已經基本定型，成為廣東主要方言之一。



粵東農村的客家婦女及小童 (1960年代)

元初開始，福建與廣東邊區客家人口不斷增加，據《元史》所載，已無主客之分。但該地區本來就很瘠薄的土地，難以容納日益增加的人口。於是在明、清再度掀起多次小股遷移，主要流向粵西、粵中和海南島，大多是山區，故有所謂「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的說法。客家人基本上有堅強的內聚力，到達新居地以後，為了生存，避免與當地人發生磨擦，儘可能聚族而居，自成社區，與外界接觸交流不多。因此之故，客家方言就可以長期保持其原來面貌，其分佈區域成了獨立於周圍方言海中的孤島。這些孤島零散於廣大山區。有些縣甚至只有一兩處鄉村講客家話。

客家方言又稱客家話、客話，個別地方也稱僱話、麻介話、新民話、土廣東話等，廣泛分佈在中國南方粵、桂、閩、台、贛、湘、川等七省區，約200多個縣市，其中以粵東、粵中、閩西、贛南分佈最為集中且連片。全國操客家話人數約有3,700萬人，其中廣東約有1,150萬，佔31%。在廣東省內，客家話使用人數在粵語和潮州話之下，居第三位，而覆蓋面積僅次於粵語，主要分佈在廣東東部和北部20多個縣市，但也散見於省內其他地區，尤以山區為甚。實際上全省79個縣市都有客家話分佈，其中以梅縣的為標準，語音較清晰，影響也大。

總的來說，客家語是漢語方言中內部比較一致的方言。

根據韻尾的差異，廣東客家話又可分為粵台片、粵中片、惠片和粵北片，即四個亞區。其中以粵東片，即梅縣、興寧為中心的地區範圍最廣，人數也最多。

客家話是客家人的獨特語言，與閩、粵方言無關係。客家人篤信自己的格言：「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故能世代相傳，成為聯繫客家人的紐帶，充滿親切的認同感，並由此形成自己固有的語言文化景觀。

第一，保留、沿用許多古語和中州音韻，例如烏（黑）、面（臉）、食（吃）、頸（脖子）、朝（早晨）、晝（中午）、沸（沸騰）等，常見於日常用語中，具有濃厚中州文化色調。又多用嶂、埤、背、良、礮、嶺、奮、坊字為首尾表示地名，除了反映客家多山環境以外，很多都是古漢語用字。

第二，詞匯創新。客家人在新居地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歷史文化、經濟特產等影響之下，創造了許多新詞匯，不但豐富了語言文化內涵，也加強了語種特色，如粵（米製糕點）、搵茶（飲料）、口丸（肉丸子）等，外地人頗感陌生。

第三，借用其他方言或外來詞，如粵語啱（剛好）、靚（漂亮）、嘍（聰明）、英語恤（shirt 襯衣）、嘜（mark 商標）；馬來語占（tsim 接吻）等，使古老的語言具有新地域感與時代感。

第四，有些詞義與普通話同義，但感情色彩不同，如叫（哭）、熱頭（太陽）、火蛇（閃電）、心舅（媳婦）等，都難以按通常理解，須細心探討，才領會其意義。

第五，受粵語影響，有些構詞倒裝，例如緊要（要緊）、人客（客人）、鷄公（公雞）、牛公（公牛）等，語感與他們原居地很不同。

客家人善於以自己的語言表達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客家山歌源遠流長，誕生過像劉三姐那樣的民歌能手；現在也相當普及，在廣東民歌壇上佔很重要地位。客家山歌以梅縣為盛，有「山歌之鄉」美譽。漢劇則是以客家話表演的地方劇，與京劇、湘劇、祁劇、湖北漢劇大同小異，音樂唱腔博採各劇種之長，並保存很多古老曲牌，樸實淳厚、高昂悲壯，形成廣東漢劇的風格特點。傳統劇目多達800多個，著名的如《百里奚認妻》、《齊王求將》等，皆有濃郁的客家風情。

◆ 福佬

福佬亦稱鶴佬，是閩南人的一個分支，主要分佈於粵東潮汕地區。福建在秦漢時是百越族人居住的地方，但人數不多。東晉南朝時代，中原和江浙一帶漢人大量遷入福建晉江地區，成為閩人主體。他們常來河南中州的中原漢語與土著民族語言接觸，漸漸形成閩方言。廣東潮汕地區與福建地理上本為一體，有些漢人移民進入潮汕地區，並與當地土著結合，發生同樣的語言接觸過程，大抵到唐代，閩方言在廣東已經定型，被稱為潮州方言，即福佬話或汕頭話，屬閩方言的一種次方言，形成時間晚於粵語方言。

宋代以後，為數不少的閩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遷，抵達廣東南部沿海，包括電白與雷州半島，以及海南島。清代中葉以後，更有不少人跨海移至台灣。

閩南語（包括潮州語）是一種與普通話相差較大的方言，在廣東省內，潮州語使用人口次於粵語，是第二大方言。根據閩南語內部的異同，其在廣東分佈地區可為潮汕片、雷州片和瓊文片。閩南語的重要特徵為：



汕尾鶴佬漁婦（1960年代）

第一，語音特別複雜。閩南語有8個聲調，四聲都分陰陽，有18個聲母、79個韻母。潮汕片連口語在內有2,167音節。如此複雜的音調，潮汕以外的人聽之，會覺佻屈聳牙，鈎輞難辨，不易聽懂。

第二，詞匯上有很多其他方言見少見的言詞，包括古詞語和外來詞等，提供許多語言活化石。例如粥古稱為「糜」，潮瓊人至今仍稱「吃糜」。又如卵(蛋)、目(眼睛)、瘡(瘦)、涂(泥土)、曝(晒)、拍(打)、宛(袖口)等單音節詞也廣泛使用，給人以簡練、古樸的語感。近世由於華僑往來，不少外來詞也流行於當地，特別是印尼——馬來語，如斟(吻)、揚(抽打)等，年長日久，這些外來詞已融合為閩南語的一部份。

第三，詞法頗多獨特之處，如名詞尾多用「囡」表示子、兒(潮州話椅囡，海南話牛囡)；省去數詞，如「斤米五角」；「有」字用得特別多，如「你有睇電影阿無？」；還有實語提前，如「香蕉買2斤」。凡此類詞法，都有古越語遺風。

第四，常用厝、垵、坂、陂、墘、社、滴、蒼、汕等字為首尾表示地名，作為地方文化一部分，這些地名很少見於閩南語以外地區。潮州語作為一種工具也創造了燦爛的語言文化。潮劇、瓊劇佔了廣東四大劇種半數。潮劇劇目豐富，曲牌、樂譜眾多，曲調變化多樣，唱腔風格獨特，善於表達各種複雜深刻的感情，不少劇目如《琵琶記》、《蘇六娘》、《金花女》等風靡閩南語地區。瓊劇傳入海南雖晚，但很快吸收民間小調，逐漸方言化、土調化，成為劇壇上一朵奇葩，傳統劇目達1,500多種，著名的有《搜書院》、《紅葉題詩》、《海瑞回朝》等，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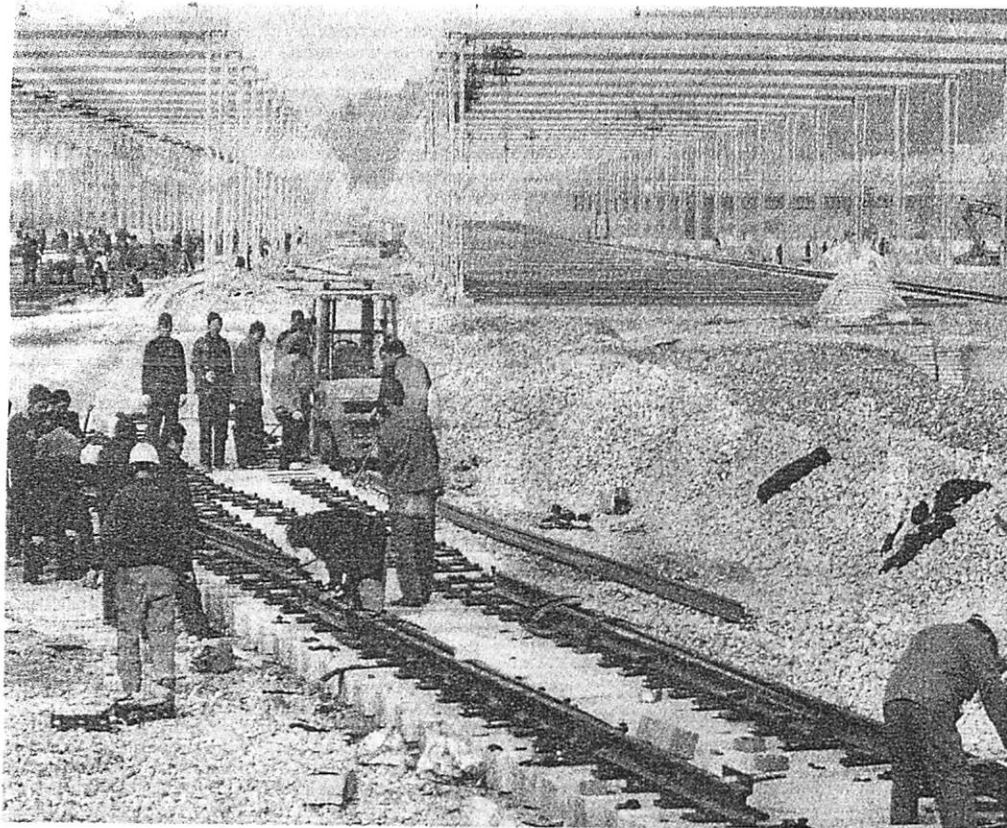
◆ 三種方言比較

一般地說，在各種方言中總是政治、經濟、文化發達的方言佔優勢的。廣東三大方言，無疑是粵語比客家語、潮州語影響較為強大一些，這種現象的在二十世紀城市迅速發展，更加顯著。

◆ 其他方言

廣東漢語除了三大方言以外，還有一些混雜或語系不明的方言，它們是韶州土話、海南臨高話、儋州話、軍話、村話等，合計使用約佔全省人口0.5%，分佈地區廣而零散。

廣東和海南境內居住著黎、苗、瑤、回、壯、畚等少數民族。他們大部份沒有本民族文字而只有語言，使用壯侗、苗瑤族語或漢語，人數不多，但分佈範圍廣闊。其民族文化主要靠口頭語言流傳和表達，包括古代神話、傳說、歌謠、諺語、謎語，以及地名等。



ZHONG NAN/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Workers on a high-speed rail project in east China, which has a reputation for building lines quickly and inexpensively.

Riding 21st Century Rails

China Is Eager to Bring Bullet Train Expertise to the U.S.

Building High-Speed Lines

China is rapidly connecting most provincial capitals with trains operating at sustained speeds of 215 miles per hour. By contrast, the Acela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maximum speed of 150 m.p.h., and an average of only 80 m.p.h. China is hoping to export its expertise in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lines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KEITH BRADSHER

BEIJING — Nearly 150 years after American railroads brought in thousands of Chinese laborers to build rail lines across the West, China is poised once again to play a role in American rail construction. But this time, it would be an entirely different role: supplying the technology, equipment and engineers to build high-speed rail lin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General Electric to help build such lines. The agreements, both of which are preliminary, show China's desire to become a big exporter and licensor of bullet trains traveling 215 miles an hour,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y in which China has raced pa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are the most advanced in many fields, and we are willing to sha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Zheng Jian, the chief planner and director of high-speed rail at China's railway ministry, said.

Gov. Arnold Schwarzenegger of California has closely followed progress in the discussions with China and hopes to come here later this year for talks with rail ministry officials, said David Crane, the governor's special adviser for jobs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a board member of the California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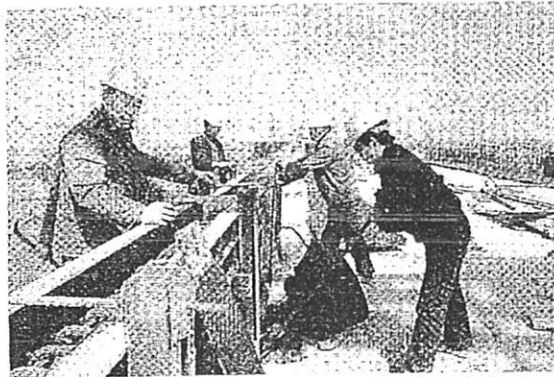
China is offering not just to build a railroad in California but also to help finance its construction, and Chinese officials have already been shuttling between Beijing and



Sources: China's Ministry of Railways, J.P. Morgan

THE NEW YORK TIMES

Continued on Page 4



QILAI SHEN/BLOOMBERG NEWS

China Is Eager To Bring Expertise In Railways to U.S.

From First Business Page

Sacramento to make presentations, Mr. Crane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China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interested in selling high-speed rail equip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South Korea, Spain, France and Italy have also approached California's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The agency has made no decisions on whose technology to choose. But Mr. Crane said that there were no apparent weaknesses in the Chinese offer, and that Governor Schwarzenegger particularly wanted to visit China this year for high-speed rail discussions.

Even if an agreement is reached for China to build and help bankroll a high-speed rail system in California, considerable obstacles would remain.

China's rail ministry would face independent labor unions and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oliticians, neither of which it has to deal with at hom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labor and immigration laws stricter than those in China.

In a nearly two-hour interview at the rail ministry's monolithic headquarters here, Mr. Zheng said repeatedly that any Chinese bid would comply with all American laws and regulations.

China's rail ministry has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speed and low costs, and is opening 1,200 miles of high-speed rail routes this year alone. China is moving rapidly to connect almost all of its own provincial capitals

with bullet trains.

But while the ministry has brought costs down through enormous economies of scale, "buy American" pressures could make it hard for China to export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railways ministry has concluded a framework agreement to license its technology to G.E., which is a world leader in diesel locomotives but has little experience with the electric locomotives needed for high spee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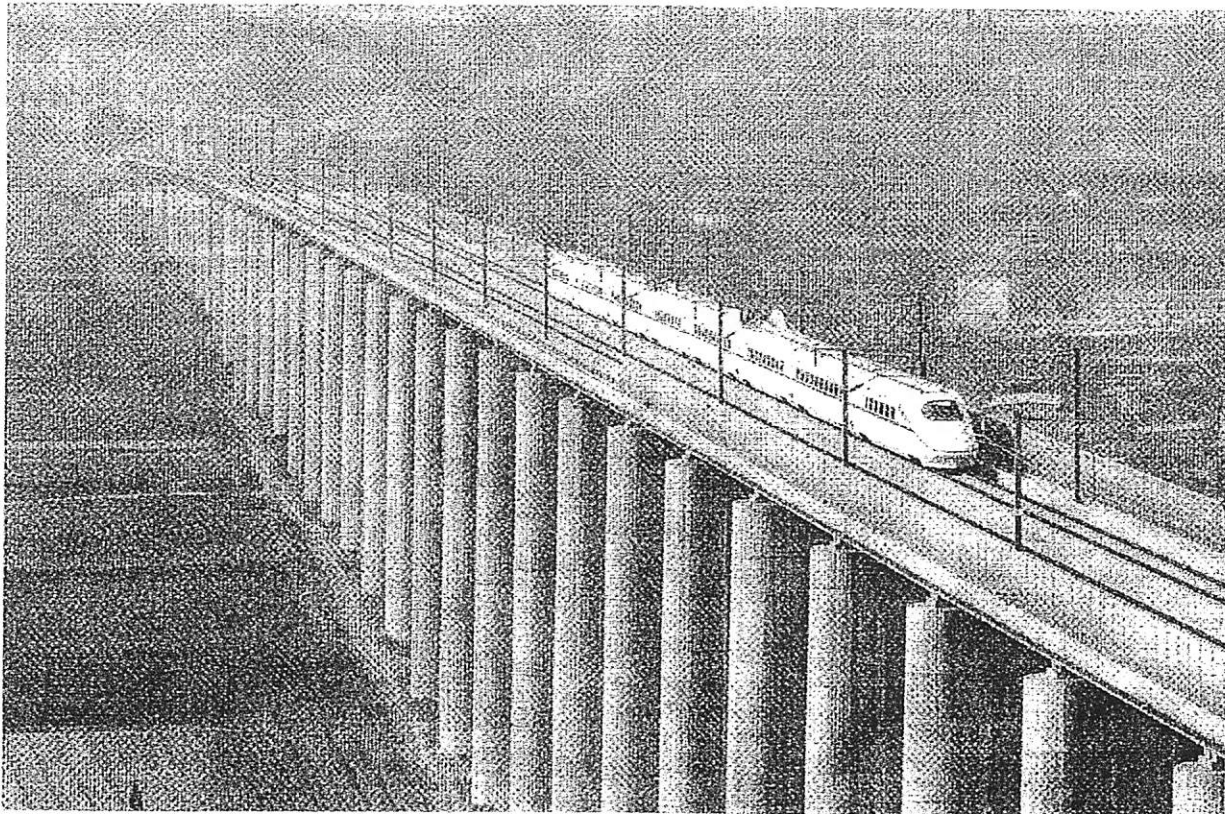
According to G.E., the agreement calls for at least 80 percent of the components of any locomotives and system control gear to come from American suppliers, and labor-intensive final assembly would be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China would license its technology and supply engineers as well as up to 20 percent of the components.

State-owned Chinese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initially licensed many of their designs over the last decade from Japan, Germany and France. While Chinese companies have gone on to make many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Japanese executives in particular have grumbled that Chinese technology resembles theirs,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legal challenges if any patents have been violated.

All of the technology would be Chinese, Mr. Zheng sa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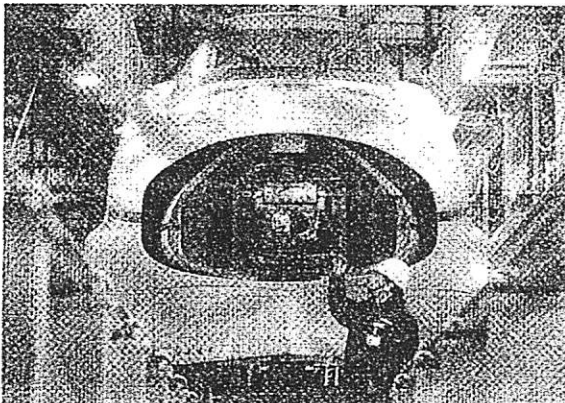
China has already begun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routes in Turkey, Venezuela and Saudi Arabia. It is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in seven other countries, notably a route sought by the Brazilian

轉載《紐約時報》2010年4月8日



DONALD CHAN/REUTERS

A high-speed train, above, on the Zhengzhou-Xi'an railway. Left, a worker checking a train in Wuhan, central China. Far left, a crew working on an elevated base near Shanghai.



ASSOCIATED PRESS

government between São Paulo and Rio de Janeiro, Mr. Zheng said.

International rail experts say that China has mastered the art of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lines quickly and inexpensively.

"These guys are engineering driven — they know how to build fast, build cheaply and do a good job," said John Scales, the lead transport specialist in the Beijing office of the World Bank.

The California rail authority plans to spend \$43 billion to build a 465-mile route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s Angeles and on to Anaheim that is supposed to open in 2020. The authority was awarded \$2.25 billion in January

in federal economic stimulus money to work on the project.

The authority's plans call for \$10 billion to \$12 billion in private financing. Mr. Crane said China could provide much of that, with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jurisdictions providing the rest. Mr. Zheng declined to discuss financial details.

China's mostly state-controlled banks had few losse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are awash with cash now because of tight regulation and a fast-growing econom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so becoming disenchanted with bonds and looking to diversify its \$2.4 trillion in foreign reserves by investing in

areas like natural resources and overseas rail projects.

"They've got a lot of capital, and they're willing to provide a lot of capital" for a California high-speed rail system, Mr. Crane said.

Later plans call for the California line to be extended to Sacramento and San Diego, while a private consortium hopes to build a separate route from Los Angeles to Las Vegas.

Toyota is shutting a big assembly plant in Fremont, Calif., that it once operated as a joint venture with General Motors, and one idea under discussion is converting the factory to the assembly of high-speed rail equipment, said Mr. Crane, who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

Rail parts from China would then come through the nearby port of Oakland, in place of auto parts from Japan.

"High-speed rail requires a lot of high technology — we would send many high-end engineers and high-end technicians" to California, Mr. Zheng said.

G.E. estimat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pend \$13 bill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on high-speed rail

routes. China, with a much more ambitious infrastructure program, will spend \$300 billion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on overall expansion of its rail routes, mainly high-speed routes, according to G.E.

China's long-term vision calls for high-speed rail routes linking Shanghai to Singapore and New Delhi by way of Myanmar, and someday connecting Beijing and Shanghai to Moscow to the northwest and through Tehran to Prague and Berlin, according to a map that Mr. Zheng keeps on a bookshelf behind his desk. He cautioned that there were no plans to start construction yet outside China.

A high-speed rail link for passengers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will be finished by the end of 2011 or early 2012, and cut the journey to four hours, from 10 hours now, Mr. Zheng said.

New York to Atlanta or Chicago is a similar distance, and takes 18 to 19 hours on Amtrak, which must share tracks with 12,000-ton freight trains and many commuter trains.

For the American market, Mr. Zheng said, "we can provide whatever services are needed."

柬埔寨之旅

鄭國輝

(一) 劫後的國都

11月10日清晨，輝社同學和家眷，一行四十二人，帶著惺忪睡眼，漫步踏出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金邊導遊林龍，是一位身型健碩的中年人，他是柬埔寨土著，祖籍廣東潮州，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他帶我們踏進旅遊車，車子在公路上奔馳；目的地是金邊郊區的湄公河 Mekong River 岸邊一碼頭。這碼頭非常簡陋，只不過是一沙灘地區，河邊泊了一兩邊洞開的大艇，大概這就是我們遊河的工具了。我在這「遊艇」中坐在黃秉權、陳瑞君夫婦背後。秉權回轉頭向我說：「你瞧，這船沒有水泡、救生衣的設備，若在河中有意外，怎麼辦？」我是屬於「石沉大海」級人物，全不懂泳術，若船有沉淪之禍，定遭滅頂。

逆水行舟，前進的速度異常緩慢。清風撲面，驅走了各人的睡意。事緣昨夜慶祝金禧，擾攘了一整夜，沒有人好好休息過；爲了乘從香港赴金邊的早機，天未光便要起床，收拾行裝，準備出發。吹來的涼風更沖淡了熱帶的暑氣，給我一個錯覺：柬埔寨的天氣，我總受得住，怎知二天後，在吳哥窟叢林內，熱浪翻騰，潮濕蓋身，整天汗流浹背，飽受煎熬之苦。湄公河的河面遼闊，濁浪滾滾。兩岸都是蔥蘢蒼翠的熱帶植物，環境寂寥得很。偶然見到一座高棉廟宇，點破了單調的場面。一位農夫拉著或騎著大水牛，給這靜止的鏡頭創造些許動態。方鋒培對我說：「幾個月前，我遊多瑙河，從維也納到布達佩斯，兩岸景物，令我看得眼花瞭亂，這裡甚麼也沒有。」此話我不全部同意，湄公河的野性不馴，粗獷、奔放，別具一格。這是世界上第十二大河啊！它源出於中國青海和西藏間高山中。流經雲南省時被稱爲瀾滄江。六年前我參加輝社張家界、四川、雲南之遊。曾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住了兩晚。一日從景洪出發往勐侖的熱帶植物公園，沿著瀾滄江上橄欖壩，一路嫵媚的農村景色，深印腦海。相信黃秉權、陳瑞君夫婦、蕭沛錕、張小桃夫婦、和方鋒培還記得很清楚。我們今天遨遊在湄公河上，這是瀾滄江下游，此河曾流過或夾雜和挾攜祖國的土壤，抵達柬埔寨，畢竟是長路遙遙，殊屬難得，說起李白詩句：「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親切之情，油然而生！

瀾滄江離開中國境，成了湄公河，在寮國和緬甸的邊界上盤桓著，流過寮國的首府永珍 Vientiane，繼續南下，在寮國和泰國的邊境內徘徊。經過無數急流險灘，在寮國南部 Khone 瀑布猛劇下降，進入高棉平原，激動的水花漸趨寧謐。湄公河在金邊境內分成三條支流，二條再南流出海（即湄公河下游和白適河 Bassac），另一條支流是洞里薩河 Tonle Sap River 北折入洞里薩湖 Tonle Sap Lake，這是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薩河是匯入河還是流出河呢？這身份視季節而定。在雨暴潮漲的期間，湄公河飽滿溢瀉的河水從洞里薩河北流入洞里薩湖，所以湖的面積時大時小，膨脹時緊貼暹粒市邊，在乾旱的期間，湖水從洞里薩南流回歸湄公河。洞里薩湖是湄公河很理想的水量調節器，既防江洪泛濫之

災，又可紓解枯旱缺水之苦。金邊很自然成了三河會合，四臂交流的內陸港口，亦是甚為富庶的魚米之鄉。自 1432 年吳哥王朝遷都此，已具有城市規模。雖屢經戰亂摧殘，金邊作為近代高棉的政治中心，兀立不移。

船行了個多鐘頭，在湄公河河心一島邊停泊，林龍領導我們一行人，魚貫登島上一小丘，在一涼亭休歇。亭內有一年約十二歲的女童，出售各種紀念品，頭巾、披肩、小手袋... 等擺得琳瑯滿目，處處皆是。這一回，女同學和社嫂們可忙了，紛紛採購。已是時近中午，腹如雷鳴。林龍率大眾往附近一傣式竹樓吃午餐。樓高二層，形式類似六年前我在西雙版納見到的（請參閱雲南遊記）。樓上是自助餐，有多樣高棉菜式。飯後又到一劇場欣賞高棉民族舞蹈。劇場和竹樓有小徑相通，林蔭蔽日，幽邃離塵。這湄公島午餐確是柬埔寨之旅一很好的前奏曲。

回市區因順流而下，行舟快捷得多。我們參觀兩處和高棉歷史有密切關係的景點：（一）寶塔山 Wat Phnom 只有二十七公尺高，是人工堆積的，成為金邊市區內最高的山丘。山上是柬埔寨第一座佛寺，紀念一農婦名為邊夫人(Penh) 的。古老相傳，1372 年，金邊地區為洪流淹沒，邊夫人發現大樹幹漂流。她和幾位婦女打撈上岸，在樹幹的洞內找到一尊石佛像和四尊銅佛像。她到處募捐，請人協助，在家門不遠處築了一座小山，山上建一寺門供奉這些佛像。後來市民尊敬邊夫人的虔誠，就將小山喚作 Phnom Penh，即邊夫人的山。華僑因為 Phnom 和粵語的「金」音近，小山就成了「金邊」，這是建城的由來。雖然金邊建城的歷史不及羅馬、華盛頓、西安、日本京都... 等的輝煌。但它，像現在的市容一樣，自有其純樸、可愛之處。參加「趕鴨仔隊」式旅行，時間不容許我上山觀摩佛寺內的文物。山下的廣場是頗熱鬧的，擠擁著乞丐、頑童、賣飲料的婦女，和手持籠中鳥的小孩。後者向遊人搭訕，說「我佛慈悲，施捨少許，放生罷！」若給小孩一點碎紙幣，他果然將籠打開，小鳥向天空飛翔而去。遊客可不知道，這些小鳥受過訓練，不久便飛回主人的籠內，小孩又可作第二單生意了。雖然跡近欺騙，總比在西班牙、捷克..... 等地，小孩加入扒手集團，竊取遊客財物好得多。為了生計，弄這些小戲法，博取一笑，於事無傷。（二）獨立紀念碑，建於 1958 年，風格是仿吳哥窟的大塔。1953 年，柬埔寨脫離法國殖民統治，舉國騰歡，這是柬埔寨歷史一大里程碑。1958 年被改為勝利紀念碑，紀念陣亡或失蹤的高棉人。塔高七層，最頂五層每層周圍飾有二十個納伽 Naga 蛇神（直立著的眼鏡蛇）頭部的土雕像。此塔自遠處瞭望，宛若燦開著的蓮花。紀念碑的周圍是公園化的獨立廣場。碑矗立在兩大道的交叉處，車水馬龍，川流不息。我們都在大路對面，遠遠觀望，只有潘福輝用上乘輕功，避開車輛，往塔的底下，作近身拍照。後來我方知道他是製作柬埔寨之旅的錄影碟。

當然王宮是柬埔寨的皇牌景點。王宮內有大小宮殿二十餘座，為黃色的城垛形圍牆環繞著。王宮在洞里薩河畔，每一宮殿豎著八角塔尖琉璃瓦頂，甚為醒目。王宮完成於 1919 年，有近百年的歷史。最值得參觀有兩部份：（一）君王御座 Throne Hall，新國王在此舉行加冕儀式，這亦是國王接見和招待外國使節之處。

紅色高棉 Khmer Rouge 執政時，在此有不能彌補的破壞。屋頂是模擬吳哥窟巴戎寺 Bayon Temple 的四面佛，五十九米高的塔。大廳內有御座二：分爲王和后所用。四壁的圖畫是基於印度教中 Ramayana 的故事。毗鄰是拿破崙亭 Napoleon's Pavilion，這座法國式的建築物處在高棉式的建築群中，有點不倫不類。這是在十九世紀時，法國 Napoleon III 的皇后 Empress Eugenie 送給柬埔寨王 Norodom (在位期間 1859---1904) 的禮物。現存放著王家私人物件如肖像、餐具、勳章... 等。(二) 銀閣 Silver Pagoda，這是所有宮殿中最寬宏和奢華的，特點是在地板上蓋滿每塊重達一公斤的縷花銀磚，總共用了五千塊銀磚。這是命名銀閣的根由。陳設中有一重達九十公斤的金佛像，全身鑲嵌了九千五百八十四顆鑽石，尤其是胸前的一顆，大及二十五克拉，這應是銀閣中最珍貴的寶物。另外還有一尊高約二尺的綠玉佛，是用整塊翡翠雕成的。閣內還有純金的大、小佛像，鑲金壁畫，歷年來各國元首訪柬埔寨時的贈品等。出來時瀏覽了御花園。琪花瑤草中雜有很多珍品蘭花。我特別感激霍秀森、胡露施兩位同學，替我拍了好些紀念照片。

晚飯在白適河餐館。這海鮮自助餐是全旅程最精美可口的。常見的貝殼動物齊備，魚、蝦、蟹品種有多類。乾燒巨形蝦尤膾炙人口：肉多、汁多，鮮味爽脆，齒頰留香。霍秀森說：「回家告訴親友，柬埔寨之行，最欣賞的是各式烹飪，此話氣死文化界人物。」我有切身證明，此行使我的肚臍漲成像大佛般。三河流經金邊和北部的洞里薩湖，都是盛產海味的。所以此雖是內陸城市，山珍海錯，不遜於海洋邊緣的港口。夜宿 Intercontinental Hotel，樓高十五層，是金邊唯一摩天大廈。地處城南新區，毛澤東大道旁，離市中心頗遠。我沒有機會逛設在洞里薩河旁之夜市，是此行的遺憾。

早餐後林龍率領我們往鐵棉市場 (亦稱中央市場) 購物。這是很巨型的拱頂建築物，有類中東地方的神殿，裡內包羅萬象，售賣珍珠寶石、古董錢幣、假名牌手錶..... 還有各類食物，花樣繁多的服裝、家庭用品、折花和盤景等。舖位小小的；行人道窄窄的；人頭擠擁著。龍基逸、梁美蘭夫婦幫忙我，買了三件不同顏色的 Polo Shirts，五美元一件，十分便宜。我本想多買，但行李箱要預留空間，放置三藩市輝社金禧時需用的道具，只好作罷。林龍告訴我們：用洗手間的，最好在此地解決，入門費是高棉幣五百分。我和潘文熙 (他沒有高棉幣) 向指定方向走去。地面很濕，行近目的地時，一條小川在裡內源源流出來。我給守門人一千分紙幣，解決後，見到一婦人手提一大桶水，倒向地面沖洗。步回市場時，數位女同學和社嫂迎面而來，我告訴她們：地面上的小川含的化學成份。嚇得她們，鞋底免沾污水，毫不猶豫地掉頭而去。

高棉的歷史染著血淚斑斑，尤以上世紀七零年代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爲甚。1975 年 4 月 17 日 Pol Pot 領導紅色高棉 Khmer Rouge 軍隊開入金邊，推行了一系列的極左的社會變革。他們將首府和各省會的人口，包括老病弱殘，強迫遷往農村。這些流離失所的人群，像奴役般被編成小組，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以上，稍有不從或不順便被處死。紅色高棉取消貨幣，停止郵政，斷絕國家和外界的聯

繫。Pol Pot 用最殘忍的手段清洗實際或理想的敵人。在這血腥鎮壓下，成千上萬萬人便被無辜犧牲了。紅色高棉執政期間共三年八個月零二十一天，被屠殺的人數約二百萬左右。此外饑餓和疾病奪去了上百萬人的生命。這樣濫殺同胞，人類歷史上是很稀見的。1979 年越南武裝部隊推翻了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的罪惡統治，並在金邊扶植了一個親越政府。金邊一片荒涼，「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監獄博物館是紅色高棉殘暴和野蠻的見證。我曾參觀過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和波蘭 Auschwitz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拘捕猶太人的集中營，都是很震撼人心的陳設。金邊的監獄博物館展出的慘無人道，不下於前二者，而受害者幾乎全部是自己的同胞。紅色高棉執政人的心狠手辣，比當年的納粹黨德軍尤甚。

博物館的前身本是一高中學校校舍，四棟樓房圍著一庭院。地面有兩列共十四座墳墓，長方型呈純白色。越南軍在 1979 年 1 月七日攻入金邊時，監獄守衛匆忙撤退，將正在被嚴刑拷問的十四名人犯立即處決。這些墳墓就是他們的長眠處。

四棟樓房的課室都被改成牢房。我們只參觀了三間，房間內有一張鐵床和各種刑具。牆壁和天花板仍保留鮮血飛濺污染著的痕跡。房的一角有一大鏡架，鑲滿了遇難者受害前的照片：男女婦孺兼長者都有。我見到些數歲大的照片，不覺黯然神傷。未知罪孽何在？生命未開始便遭摧殘扼殺。牆邊隱晦處有一照片，更令我觸目驚心；是一用骷髏頭砌成柬埔寨形狀的地圖。三條境內大河用紅絲帶穿在頭骨中間，隱喻血流成河之意義。紅色高棉的記錄甚為周詳。除了照片外，遇難者的年齡、背景、職業、家庭都有登記。死囚中有農夫、醫生、工程師、教師、學生、僧侶、軍人、政府官員、外交官、還有少量外國人。紀錄記載殉難有三百萬人，十四萬成為殘廢者，二十萬小孩成了孤兒，六十五萬家庭、學校、醫院、寺院被摧毀。單是這些數字，聽起來便令人不寒而慄。紅色高棉三年多的統治，金邊城為之一空。

林龍又說，很多華僑均在此役被犧牲，剩餘都往外國如越南逃生。他自己也隨父母走往越南，那時他很年青。紅色高棉的軍隊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野獸，有些還啖人呢。那些吃過人肉的都有剛直的頭髮，滿面通紅，眼射兇光，賣相異常恐怖。

往機場赴暹粒前還有點時間，我們被領往一國營紀念品商店以填補此空白。這裡賣出產在緬甸、柬埔寨邊境的紅寶石、藍寶石為主。黃笑珍、李邨材嫂 Agnes、應義勇嫂陳麗蘋都是寶石的知心老友，所以在此大顯身手，頗有斬獲。伍網常要物色一佛像放在書桌上。我和他選擇了木雕的佛像頭。這可引起我的興趣，回三藩市後買了一綠晶小佛像，可惜不是柬埔寨的產品。

三天後遊覽了吳哥窟後從暹粒飛回金邊。本來旅程表編排往郊區參觀鐘屋屠場的，那是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大幫屠殺和掩埋平民的場所，有很多人在那裡被生葬。陳設中有馳名國際的骷髏陣。團中有幾位同學認為看完監獄博物館，令人情

緒低落，鐘屋屠殺場可免了。樓永靜提議往國家博物館去，那些寶石知己要返回國營商店作第二次交易，於是兵分二路。我是往國家博物館去，這是 1917 年法國人用紅磚模仿高棉式建築的。館內蒐集高棉雕刻甚富，從吳哥期前（七世紀）至吳哥期後（十四世紀）。每期間的藝術品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從服裝、髮型、裝飾品可以辨認出來。早期的雕刻深受印度的婆羅門教的影響。後來的便加入佛教的成份，十三世紀後尤著。精華包括公元前六至七世紀時期的八臂文殊菩薩像。國王 Jayavarman VII 坐像（1181---1218），他正在低頭沉思。館內還有很多陶瓷和銅器，亦有從吳哥窟搬來的巨型石靈珈（男性性器官）。但那原在吳哥城瘋王台上的麻瘋王雕像，我卻見不到，可能在樓上。

驟然看來，金邊是一平淡無奇的東南亞小城，但慢慢地便體驗到它的神秘和魅力了。它曾有過風光而輝煌的歷史。七零年代的哀傷和血淚製成混亂和消沉。在劫後餘灰，滿目瘡痍中，金邊掙扎地爬起來。今天它在十字路口上徘徊。這是一滿有活力的城市，邁步前進的腳步仍拖著歷史給它的負擔和枷鎖。遼闊的大道點綴著精美的殖民時代建築物，但轉角便見到殘破不堪的樓房，和滿佈孔洞的路面。河邊和中央市場的蓬勃商業顯露出它的繁榮，同時街角的殘疾人（多被地雷所傷）和行乞小童反影出它的貧困。很多遊客直接從香港或曼谷等地飛往暹粒去遊覽吳哥窟而忽略了金邊。或將金邊用作轉接站，在機場稍作逗留便飛走，這是錯誤的選擇。作為旅遊城市，此劫後名城自有其獨特風格的。況且金邊華僑甚多，美食不可勝計。



In Memoriam

毅社（1946）李克勤學長（1921-2010）

LEE HAK KAN
(class of 1946)

1921 - 2010



毅社（1946）李克勤學長（1921-2010）痛於今年二月中在香港養和醫院逝世。克勤學長自幼在香港嶺南分校就讀小學，後往廣州康樂升讀中學。抗日戰爭時在香港青山嶺南繼續學業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又轉赴澳門嶺南讀中學，及進入國內廣東韶關仙人廟嶺南高中再升大學。韶關失守，他入貴州硯越交通大學念土木工程，勝利後回廣州康樂，1949年大學畢業後與黃彥華女士結婚，育有二男、三女及內外孫三名。

李學長生平為人穩健務實，異常低調。大學畢業後在港經營美德行有限公司及證券業務甚為成功，熱心為善，從不張揚，舊同學有困難，無論金錢或其它，都能大力相助。據其老友許學長憶述：「大學畢業後我等回港，其中一同學忽染不治之症，急需金錢資助，李學長不僅先後力助其醫療及喪葬費用，更幫補其家庭生活費用直至其後全家移民」。另一事例：「當時許多台山同學移民美國後進行申請家屬經港赴美，該等家眷大多不識英文，可以想像彼等搭機及轉機時必會遇到之種種困難。李學長每次均為該等同學家屬準備好中英文資料咭，說明該等人士不識英文，親自帶至機場掛上每一家屬之胸前。若彼等需留港候機或需金錢資助，李學長更樂於援手」。李學長無條件助人之事多不勝數，上述僅是鮮為人知數例。數十年來嶺南毅社每年多次在香港嶺南會所聚餐，李學長均熱心支持。比較盛大之宴會，若參與者科款多於百元，李學長均於結賬時靜靜地填補尾數，至於所請賓客亦由彼負責，總之他目的是希望社友間多多聯絡敘舊。

李學長對於嶺南同學會及香港嶺南會所均熱心支持，除落力捐助外更先後出任多屆同學會副會長，又擔任同學會或會所各種職務。

一九八八年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在廣州康樂復校，李學長被選為首任董事兼司庫，及後又捐出巨款與教育獎勵金。

李學長由1991-2007年出任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董並捐資港幣壹佰萬元為該校設立大禮堂以紀念其先翁李慶雲先生；又捐資貳拾伍萬元設美術及設計室以紀念其先慈李慶雲夫人。此外，幾乎每年均有資助該校冷氣、樂隊、體育種種設備之費用及捐助各項在港或外地，甚至遠赴北京之學生活動費用。

李學長由1995-1999年出任嶺南學院校董，後來學院升格嶺南大學，李學長並由1999-2005年出任大學諮議會成員。李學長對嶺南學院及後來之屯門嶺南大學均貢獻良多。一九九七年前後他深知國語對各學生將來發展有重大作用，於是捐助肆拾萬元設立「李克勤多媒體暨語言學習中心」。後來事實證明該中心是嶺大一項使用率最高的服務。二零零五年學長再次慷慨捐助伍拾萬元擴充、翻新以提升該中心之設備（附李學長在該中心重開時之照片）。最近十餘年事實證明嶺南大學畢業生尋找職業較許多其他大學生容易、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嶺大學生能用國語溝通。於此可見李學長不但慈善為懷，目光亦非常遠大。

李克勤學長的品格風範永遠留存我們心間。

二零一零年四月

戴蘭蓀作（部份資料由黃佰鏗學長收集）或‘李克勤學長不愧長作「嶺南人」’
李克勤學長對嶺南貢獻甚大

悼念曹安邦(百科)博士學長

勵社陸景文

一九四二年秋，戰亂中輾轉到了廣西桂林，就讀於獨秀峰旁的培聯中學，開學不久，我首先注意到最前排的一位小個子，每逢老師問題，他總是最先舉手回答。慢慢地，除非老師指名，大家也懶得自告奮勇，就讓“曹百科”回答好了。當年桂林城區受日機不斷轟炸，蒼夷滿目。所有新建的“竹織批蕩”住宅，多在遠郊區，漓江東岸七星岩東和北郊，步行返校也需四十五分鐘。下課後，我們多會結伴同行，譚譚笑笑，互相壯膽來走過桂江橋傍令人心悸的一大串忙碌的棺木店。當日同行的有曹百科、羅征祥（嶺南醫學院畢業，中國首批心血管手術亟為成功的專家，並曾任廣東醫院院長）另一位姓曾的沒有聯絡了。四人同行，有兩位是國際馳名專家，我也沾光不少。

安邦同學1929年在香港出生於一個宗教和教育世家，父親為聖公會牧師，母親是真光小學校長，家教家學深厚，所以培養出品學兼優的百科博士。小學在香港真光，中學在培正，培聯。1945年秋，戰亂結束，同行三友都考進嶺南大學，但不同學院，不同宿舍，所以見聚倒少了，安邦進了農學院。成績優越，畢業時獲農藝獎。並活躍於青年會活動，1948年為了編寫會務報告而認識了勵社的黃妙婉同學，而後永訂終身，同赴美國進修。享有五十多年的美滿婚姻。一子二女，皆學業有成，二人獲得博士學位。繼承父志，妙婉同學亦成為一位成功的藝術家。

安邦夫婦1949年來美，安邦同學於1951年在Michigan state 大學獲碩士學位。

1955年在Pasadena加州理工學院(CIT) 獲生物化學博士位。其後七年，留校作生化研究工作。1962轉教於美東名校JohnHopkin大學，1967年昇為正教授及生物學系主任其後又轉為生物及分子生物系主任，多年來，安邦同學除教學外，也盡力從事生化醫理，尤其在人體癌症及核酸的研究工作。

1970年初曾在台灣工作，引進最先進的生物醫學研究，並設立了分子生物學院，並籌備生化醫學及分子生物研究所。1972，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士榮銜，回美後數十年來致力於生化/醫學方面研究，尤其關於人體核酸和癌症的研究，曾發表有關論文四百餘篇，註書十三冊，並常參與國際各國的有關的學術研究討論。2004年，榮昇為生物和核酸系的資深研究領導。專研關於核酸和防癌，治癌應用藥物，和人體主體細胞因子與染色體和核細胞的研究。他的成功研究項目太多，也太專業化，我無法將許多的專業名詞亂釋為中文。所以，將其女兒Dr. Pauline Tso的追思文附入，（英文）‘包括了安邦博士的學術科技成就的特有項目，以供參攷。

安邦同學退休後還致力於生化物理醫學合併的防癌研究，並為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會員。首先創立了Centa，是有關於癌症治療公司，最近又兼任了Cell Works Inc. 的董事長，總裁。研究主旨是
利用適當的藥物對癌恙者人體某一器官施治來減少患者的不適反應。
以及由患者所抽出的血液樣本來驗出癌病症狀後，採用適當而有效的控制和治療。

安邦博士最近更成立了Comprehensive Cancer Cell Diagnostic, LLC,
協助醫生們合適地採用個人用藥治理，並防乳癌。

上述三大公司，雖已獲得美國國家醫藥管制部門批准，但近年來美國經濟不景氣，要集資開設藥廠實在不易。（我家族也曾有過此類困難）安邦同學年來努力奔走，積勞成疾，不幸於2009年十二月二日在JohnsHopkin醫院去世。

這是世界生化/醫學界的損失，我們嶺南同學也痛失良友，但安邦(百科)的豐偉成就，將永遠存在。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商学院，而这离不开广大岭南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在学院董事会的带动下，办院至今，学院已获各类捐资超过两亿港币，这些支持和捐赠为学院的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学院对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前，学院已成立了“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捐赠管理小组”，为支持学院发展的热心校友及社会各界提供服务，并发布相关信息和规范捐赠管理，诚挚希望继续得到校友们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学院董事会名誉主席伍洁德博士曾在学院毕业典礼上倡议发起年度捐赠，“希望每位同学每年向母校捐赠100元。”无论捐款数额多少，均是校友的心意，我们希望发扬和传承学长的精神，启动年度捐赠，让回馈母校、回馈教育的传统代代传承。

2010年，学院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发展教学、科研工作，扩大品牌宣传。希望得到重点支持的项目包括：

●岭南 MBA 中心

“岭南 MBA 中心”凝聚了学院董事会学长、世界各地岭南校友和学院师生的心血和期望。在学院董事会的号召下，已筹得港币3000多万元，用于大楼土建和装修。目前，这部分工程即将完工，计划于今年11月29日举办大楼落成典礼，我们诚邀各地岭南校友届时回校参加庆典。同时，大楼购置家具、多媒体设备还需要投入资金。热切希望更多的岭南人参与捐建。大楼楼高10层，共有讲学厅10间，可容纳听众从60余人至150余人不等。

Death of Paul Ts'ò, Director of Biophysics Division of JHU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or 18 Years

Paul O.P. Ts'o, PhD,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biophysical chemist who dedicated most of his career to cancer research, died on December 2, 2009 at Johns Hopkins Hospital in Baltimore, Maryland. He was 80 years old and lived in Ellicott City, MD.

Paul Ts'ò was a full professo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rom 1967-2002 and Director of the Biophysics Division of JHU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or eighteen years. He was a Senior Associate at Johns Hopkins since 2002.

Paul On Pong Ts'o was born to an Episcopalian minister, the Rev. Canon Paul S.F. Ts'o and Mrs. Amy Hoh Ts'o, in Hong Kong, on July 17, 1929. His youth was marked by the advent of World War II during which he followed his family to Guilin, China, as they sought to stay ahead of the Japanese forces. During these tumultuous times, he received much of his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t the True Light School in Hong Kong, whose principal was his mother.

He went on to receive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Lingnan University in Canton, China in 1949. From there, 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enrolling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nd receiving his Masters degree in 1951. He completed his PhD in biochemistry in 1955 from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Pasadena, CA, under the mentorship of Dr. James Bonner and stayed on there as a research fellow for seven years.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Johns Hopkins in 1962.

From there, he was more than ready to start a professional life not just driven by intellectual curiosity. One of his daughters, Pauline Ts'o, recalls he once told her that as a young man, he prayed his life would be useful. To that end, in addition to adding to the body of basic science, he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applying the newfound knowled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herapies and diagnostic techniques.

His research at Johns Hopkins involved many facets of the biophysics,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of nucleic acids. His projects included: research in antisense technology; studies on targeted delivery of therapeutic drugs and molecules to cells in a tissue specific manner; and the study of three dimensional spatial relationships of genes and chromosomes in the nucleus of human cells.

Dr. Ts'o was issued fifteen patents and has four pending patents on technology ranging from drug delivery systems to cancer diagnostics. During his forty-five years at Hopkins, he was awarded over \$40M in federal grants and awards and published or edited thirteen book in his area of expertise.

He was one of 1000 scientists from all fields whose publications were most cited during the period 1965-1978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Scientific Counselors (Basic Sciences) for Intramural Program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from 2006-2010.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active teaching at Johns Hopkins, Dr. Ts'o was instrumental in founding Genta, a cancer therapeutics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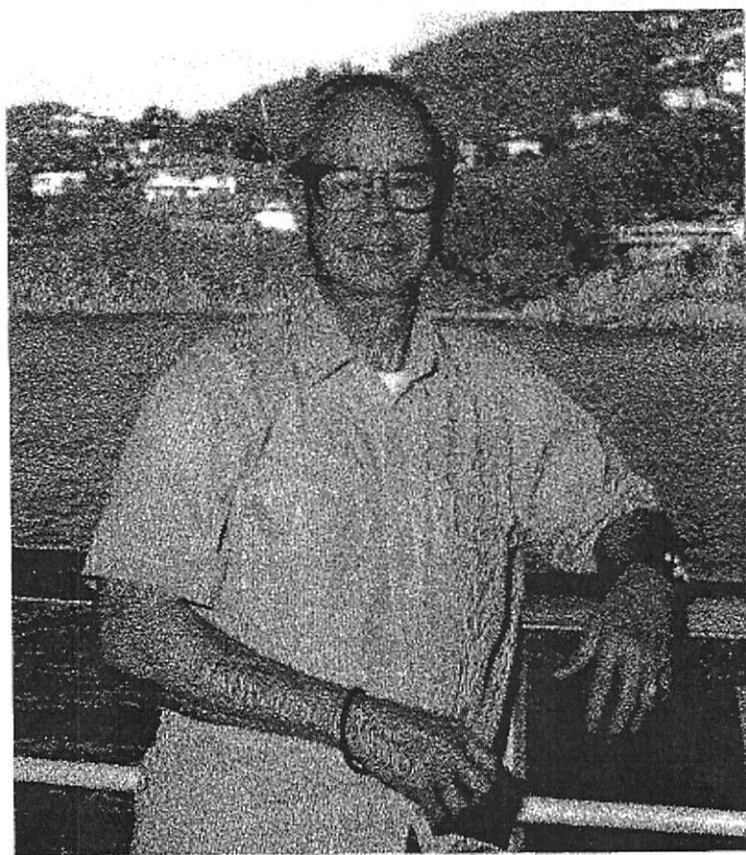
More recently, he held the positions of CEO and CTO for Cell Works, Inc. Cell Works developed a drug delivery system that targets an organ for greater efficacy with less toxicity to the patient. A test was also developed that detects and characterizes cancer cells from a small sample of blood. This highly sensitive test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rapeutics for more effective cancer management.

Dr. Ts'o's latest endeavor was to launch Comprehensive Cancer Cell Diagnostics, LLC (CCCD). Utilizing its specialized diagnostic service, CCCD assists physicians in designing personalized treatment regimens for patients fighting breast cancer.

Dr. Ts'o also generously shared his expertise overseas. Since 1972, he was a member of the Academia Sinica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He was later appointed the founding Chair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Molecular Biology Institute of Taiwan. Dr. Ts'o was a primary advocate of cancer research in Taiwan. He organized the "Medical Oncology Class" which subsequently evolved into the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Center, bringing new cancer therapy to the island. In 1994, he was appointed convenor of the Medical Biotechnology Subcommittee of the Academia Sinica. He organiz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symposia to encourag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biotechnology in Taiwan.

Dr. Ts'o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of more than 50 years, Muriel Ts'o, an accomplished artist; a son, Dr. Daniel Ts'o, of Jamesville, NY; two daughters, Dr. Amy Tso, of Milford, CT, and Pauline Ts'o, of Los Angeles, CA; two brothers, Dr. Timothy Ts'o of Liberty, IL, and Dr. Mark Tso of Clarksville, MD; and four grandchildren.

Details regarding memorial donations can be found on-line at www.tsolab.org/memorial.



人已離去 影長留

憶往昔青春年少歲月悠，現已曲終人散往事成憶。1949勵社的黃湛泉（又名 long 港）曾是校運會場上的活躍份子，為人和藹可親，深得同學們的愛戴。晚年在三藩市因患鼻咽癌，治療多年後，因身體功能衰竭，於2010年3月29日與世長辭，魂歸天國，終年84歲。

（鄭鎮武、劉思明報導）

噩 訊

嶺南大學曦社同學潘婉廉學長於2010年6月10日與世長辭。她肄業于粵北大村嶺南中學，後在金陵大學體育系畢業。畢業后曾在香港教書。后移民來美加州，從事於銀行界工作。

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熱心于教會的工作。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她是一個賢妻良母，丈夫患絕症，臥病在床，她服侍他，數年如一日。丈夫去世時，兒子才七歲，她一直撫育他至長大成人。她喜好旅遊，足跡遍天下。

她的離去，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同學，好朋友，好“戰友”（四方戰）。我們感到失落和傷感！

婉廉同學，您蒙 主召喚，永遠安息
主懷，我們大家感到慰藉。（李小瓊報導）

* * * * *

噩 訊

嶺南大學勵社同學董錫鑾學長不幸于2010年6月9日晨離世。1949年他畢業于嶺南大學經濟系，后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攻讀計算機科學，獲碩士學位。后在IBM公司工作。太太是美籍日人，是英日語翻譯專家。他們養育有兩個兒子，均長大成材。

他退休后，居住于德州奧斯丁。他長期患有心臟病，6月9日晨心臟病復發，不幸與世長辭。我們又失去了一位老同學，深感悲痛！

董哥，安息罷！我們深切地懷念您。

一群勵社同學
(李小瓊代筆)

嶺大獲二千萬配對捐款

(星島日報報道)財政預算案推出第五輪大專院校配對補助金計畫後，嶺南大學率先公布獲得大額捐款，表示獲校友黃浩川及伍潔宜慈善基金合共捐出超過二千萬元，支持大學的宿舍工程。嶺大校長陳玉樹稱會將捐款納入配對基金，並且有信心校方可獲得四千五百萬元基本配對金額。另外，嶺大正籌備建立校史館，將包括司徒拔道舊校舍的文物遷至屯門校舍，見證嶺大發展。



嶺大校長陳玉樹（左），向前校董黃浩川（中）致送紀念品，感謝他和伍潔宜慈善基金分別向嶺大捐贈八百萬和一千二百萬元。

陳玉樹表示，逾二千萬元的捐款早於數月前經已落實，並將於六月後正式贈予嶺大，以便新一輪配對補助金計畫開始後申請配對。他又指，隨配對補助金重開，加上經濟改善，籌款工作進度理想，「現時已與數名校友商討捐款，希望未來數月會有好消息」。是次捐款將用於興建兩座新宿舍，合共提供六百個宿位，為二〇一二學年全體學生住宿作準備。

嶺大前身的嶺南書院，位於港島司徒拔道的舊校舍，近日被放入勾地表作地產發展，將面臨清拆命運。陳玉樹指，校方已

搜集舊校包括招牌等富歷史價值的文物，準備置於屯門校舍現正籌備的校史館。他又指，校史館將展出嶺南書院自一九六七年在

本港建校以來的變遷，預計於二〇一七年開幕，慶祝學校五十年周年校慶。

另外，科技大

學為答謝曾肇添慈善基金，於第四輪配對補助金計畫進行時捐出二千萬元，將科大展覽廳命名為「曾肇添展覽廳」，昨舉行命名典禮。校長陳繁昌指，目前正積極吸納新捐款，又指近日有首屆科大畢業生，答應捐出六位數字支持母校。陳繁昌認為科大校齡雖淺，但已有校友回饋母校，十分難得，亦令人鼓舞，希望未來有更多校友關心母校發展。

星島日報網頁

2010-03-05



The Wooden Bowl

I guarantee you will remember the tale of the Wooden Bowl tomorrow, a
week from now, a month from now,
A year from now.

A frail old man went to live with his son, daughter-in-law, and four-year-old grandson.
The old man's hands trembled, his eyesight was blurred, and his step faltered

The family ate together at the table. But the elderly grandfather's shaky
hands and
Failing sight made eating difficult. Peas rolled off his spoon onto the floor.
When he grasped the glass, milk spilled on the tablecloth.

The son and daughter-in-law became irritated with the mess.
'We must do something about father,' said the son.
'I've had enough of his spilled milk, noisy eating, and food on the floor.'

So the husband and wife set a small table in the corner.
There, Grandfather ate alone while the rest of the family enjoyed dinner.
Since Grandfather had broken a dish or two, his food was served in a
wooden bowl.

When the family glanced in Grandfather's direction, sometimes he had a
tear in his eye as he sat alone.
Still, the only words the couple had for him were sharp admonitions when
he dropped a fork or spilled food.

The four-year-old watched it all in silence.

One evening before supper, the father noticed his son playing with wood
scraps on the floor.
He asked the child sweetly, 'What are you making?' Just as sweetly, the
boy responded,
'Oh, I am making a little bowl for you and Mama to eat your food in when I
grow up.

' The four-year-old smiled and went back to work.

The words so struck the parents so that they were speechless. Then tears started to stream down their cheeks. Though no word was spoken, both knew what must be done.

That evening the husband took Grandfather's hand and gently led him back to the family table.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days he ate every meal with the family. And for some reason,

Neither husband nor wife seemed to care any longer when a fork was dropped, milk spilled, or the tablecloth soiled.

On a positive note, I've learned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how bad it seems today, life does go on, and it will be better tomorrow.

I've learned that making a 'living'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making a 'life.'

I've learned that life sometimes gives you a second chance.

I've learned that you shouldn't go through life with a catcher's mitt on both hands. You need to be able to throw something back sometimes.

**I've learned that if you pursue happiness, it will elude you
But, if you focus on your family, your friends, the needs of others,
Your work and doing the very best you can, happiness will find you**

I've learned that whenever I decide something with an open heart, I usually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I've learned that even when I have pains, I don't have to be one.

I've learned that every day, you should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People love that human touch -- holding hands, a warm hug, or just a friendly pat on the back.

I've learned that I still have a lot to learn.

田家炳博士促進內地院校來港交流

Dr Tin Ka Ping Sponsors Mainland Exchange to Lingnan

教育慈善家田家炳博士向來推崇嶺大的博雅教育，2008年他慷慨捐助港幣300萬元，加上香港特區政府的「配對補助金計劃」，合共港幣600萬元，於同年設立「田家炳教育基金」，以推動「田家炳內地學者及高級行政人員交流計劃」。



田博士於5月20日到嶺大出席計劃啟動典禮。他表示交流計劃意義深遠，希望藉此將博雅教育的理念發揚光大，推展至內地高等院校。

計劃首次開辦，共八所內地院校參加，包括華東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中山大學及浙江大學等。在此次十天的交流計劃中，其中一項重點活動是參與「嶺南大學2009博雅教育研討會」，讓交流團加深認識嶺大，以及美國和日本博雅學府的現情況和未來發展方向。

李梅以菁博士支持嶺大不遺餘力

Dr Jennie Mui Lee Continues Commitment To Lingnan



慈善及教育家李梅以菁博士最近捐贈港幣500萬元予嶺大，資助學生發展項目。

李博士多年來鼎力支持大學的發展。香港回歸祖國後的七年間，李博士與其夫婿李韶博士創辦及全力資助為期一個多月的「李韶暑期研習所」，讓嶺大學生與獲甄選來港參與計劃的多名內地大學生及小部分美國和加拿大學生進行交流。七年來，這個計劃成為學員中西文化的橋樑，改進嶺南學生的英語溝通能力，擴闊學員的視野，加深他們對香港及中國的認識，從而培育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公民以至未來的領袖。

此外，李博士曾擔任嶺南同學會小學學術團顧問，現為創校近四年的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直資小學校董會成員。除資助學校的發展外，李博士更多方面支持該校的運作。

除嶺南大學外，李博士亦對香港多間大學及機構作出創新及重大的貢獻。

Well-known philanthropist Dr Ting Ka Ping is a long-time supporter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of Lingnan'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2008 he donated HK\$3 million to the University, which became HK\$6 mill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matching grant. This led to the setting up of the Tin Ka Ping Education Fund to finance Mainland scholars and senior administrators to visit Lingnan and Hong Kong.

At the scheme's launching ceremony on 20th May, Dr Tin said the exchange programme is most meaningful for him because it will help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on the Mainland, with participants taking their Lingnan experience back to their home institutions.

The first exchange visitors were representatives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andong Universit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ir 10-day study trip wa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Lingnan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Conference 2009", an occasion which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deepen their appreciation of the practicaliti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s exemplified by Lingnan in Hong Kong and other liberal arts institutions in the US and Japan.

Philanthropist and educator Dr Jennie Mui LEE has recently made a generous donation of \$5 million to Lingnan University for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its student body.

Dr Lee has been a staunch supporter of the University. For seven years sinc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in 1997, Dr Jennie Lee, together with her husband Dr. Lee Shiu, created and fully sponsored an annual month-long "Lee Shiu Summer Institute", where Lingnan students could interact with more students selected from mainland universities, and some from USA and Canada, to carry out important cultural exchanges. Over seven years, this programme had served a great purpose among participants — of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of improving Lingnan students' English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broadening each participant's horizon, and of increasing his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of Hong Kong and China, while nurturing the whole group (of about 70 students each year) to become responsible citizens and even future leaders.

In addition, Dr Lee also served as an academic advisor to the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and has been School Manager of the new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Alumni DSS Primary School, operating its fourth year this September. Apart from donations, Dr Jennie Lee has been continuously supporting the school's operations.

Aside from Lingnan, Dr Jennie Lee has made many innovative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other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戴蘭蓀 提供

中山大學嶺南 MBA 中心大樓



嶺南 MBA 中心捐款人芳名

(以港币计算,排名不分先后)

港币伍佰万及以上

叶荣辉 黄炳礼伉俪 伍沾德伉俪 刘瑞伉俪

港币三百万及以上

梁裕富 崔兆鼎

港币贰佰万及以上

梁乃昭 林瑞嫻 何睿翳 蔡峰 林金玲 何有限公司

港币壹佰万及以上

羅建源伉俪 叶尚志

港币伍拾万及以上

卢许美娟 MBA 学员无各氏

港币拾万及以上

孔海澄

王岳波

李斌

蕭向謙

任一平

米洪龍

羅习龍

豐國洋

林敏園

謝敏登

周群霖

张芝瑤

蕭松、何耀俊伉俪

魏江、邱燕伉俪

簡遠發、李淑华伉俪

立山集團

林昭伉俪

纪少屏 翁瑞

纪少屏 董瑞

美国岭南基金会

岭南大学前董事 纪少屏

1947 年級造社

广东省工商联中大 MBA 企业家委员会

广东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港幣壹萬及以上

李廷福	黃應康	李寶健	朱 贊	劉 凱	陳樂榮	伍俊雄
鍾立正	蔡鎮強	張文彪	封 莉	王 曦	陳楊生	許耀輝
周寶芬	郭善坤、 陳連亞、仇俪	楊振宇	耿 健	王 慧	黃祥泓	徐駿輝
張麗音		馮銘碩	黃 英	王 冶	廖創賓	曾睿仁
陳蕙蘭	簡文光	周寶亮	黃 芳	楊 杰	林道藩	張德志
何三朋	余楚鴻	劉祖貽	高 波	李瑞明	劉雅琳	鄭遠強
劉明山	曾漢民	黃文基	李 源	張艷梅	盧齊榮	朱康建
曾建寧	張展霞	黃西平	林 堅	曹大燕	蘇如春	朱小琴
黃藏平	張建琦	何 錫	林 海	曹迅毅	吳立范	朱旭基

●MBA 獎學金

MBA 教育已成為學院的優質教學品牌，教育質量名列前茅，2009 年，我院 MBA 榮獲“2009 中國最具影響力 MBA”排行榜第四。為了鼓勵更多高素質的學員報考嶺南 MBA，參照國內外同類大學的做法，學院設立了 MBA 獎學金，以吸引更多優質生源。

1979 年級仁社	魏曹彩萍	EMBA2007 秋季 1 班
1945 年級堯社	紀念林漢標	EMBA2008 春季班
1970 年級紳社	紀念龍家駒	EMBA2008 秋季班
1971 年級雁社	紀念龍家聲	寮步鎮人民政府
1956 年級紳社	林念純及陳鼎炎	萬綠達集團
嶺南大學三藩市校友	EMBA2006 秋季班	卡賓服飾(中國)有限公司
溫哥華嶺南大學同學會	CHEMBA 第 4 期學員	廣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洛杉磯嶺南大學同學會	博濟護士學校 51 年春季畢業生	廣州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公司
多倫多嶺南校友	EMBA2009 春季班無名氏	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	MBA 校友會	德美化工
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	IMBA2001 級 FA、FB 班	廣東惠州市銀農科技有限公司
中金嶺南	IMBA2003 級 PA 班	

港幣壹萬以下

陳紀遠	胡松華	高金娜
盧長玲	姚益龍	楊永福
李仲飛	吳宇飛	李紫雲
陳 平	Mrs. May Lee	溫曉芸
有心人	蔡榮鑫	余立人
Mr. Chan Yun Ngok 陳恩岳	李 杰	王書偉
Mrs. Helena Chu Chan Ho Lai 陳皓麗	徐現祥	王靜然
香港大學發展與校友事務辦公室	張宏斌	張智革
徐泳璇及同事	扶 青	謝偉雄
古小紅	孫群燕	袁 園
陳功玉	周天芸	陳漢榮
李 萍	王海港	曾慶英
李廷保	孫洛平	劉 丰
李勝蘭	劉 虹	郭興勇
鄒幼芽	祁 軍	焦勝君
王建靖	宋世斌	張學志
無名氏	劉延星	彭國華
溫哥華林平瀟	劉京軍	李捷瑜
綜合 EMBA 中心員工	夏南新	王小興
儲小平	張 勇	范 良
吳迎新	郭 凌	林 衍
何興強	楊 鈞	王 鵬
張雁翎	練冬雲	宴 林
徐澤鴻	朱淑枝	藍國秋
辜進喜	方建國	羅學杰
王美今	易麗嫦	周若氈
程 燕	劉愛濤	吳清桃



Los Angeles 羅省

〈左起〉何森，黎美瓊夫婦〈1952 任社〉
和基督教六校聯歡大會 主席與光校友
馬綺冰及其先生林日昇合照〈2009-12-12〉

Meeting Nancy Kwan



San Jose

(L to R) Linda Kam Fong, Nancy Kwan, Warren Achuck, Richard Achuck & Kwong-Kow Kam (seated)

Lingnan alumni gathered with friends in San Jose to attend the screening of "To Whom It May Concern – Ka Shen's Journey." The film was shown as part of the Cinequest Film Festival and is the story of Nancy Kwan's life and career. She is one of the first Asian actresses to star in American feature films. Her films include "The World of Suzie Wong" and "Flower Drum Song." Nancy was present at the showing much to the delight of her many friends and fans.

Linda Kam Fong

記“餞別茶會” 王文敦〈1950 凱社〉

本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三〉中午，三藩市同學會的十多位同學，包括現任及曾任同學會正副會長并同學會顧問等，在顧問團主席劉源錦及現任會長吳興漢安排下，在華埠鑫源酒家茶聚，為同學會李寶珠同學行將遠居返故鄉廣州餞行。李寶珠同學曾先後兩任三藩市同學會會長，現任顧問，多年來為同學會作過無私服務。李同學移民來美 30 年，亦曾多年服務社區，作過寶貴貢獻，發揚了我們嶺南人的紅灰精神！李寶珠顧問現以年事漸高，思親心切，將於近日榮歸故里。為此我們都齊舉杯，以茶代酒，敬祝李寶珠顧問旅途平安，家庭團聚，幸福快樂。後會有期。



〈由左至右〉潘占培，劉源錦，鄭靜雲，沈玉佩，鄭志馨，王祖棠，吳興漢
劉建元，王文敦，李寶珠，鄭定華，馬綺玲，劉建元夫人。



三藩市同學會
會長吳興漢
〈上海分校〉
與夫人鄧可芬
女士於法國
Normandy
Honfleur
(5/26/2010)

香港

Hong Kong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歡宴
區冬舒伉儷於北京樓合照



歡迎從廣州來的覃仙露，三藩市張承亮和溫哥華的伍耀洲夫婦“切餅”



廣州

Guangzhou

攝於嶺南(大學)學院新 MBA 大樓

左起：余春花 吳雅各夫人 古小紅副院長 陳寶照夫人 梁子超
陳福如 徐秉榮 傅家瑞 余立本副書記 李玉珍 楊競初 伍沾德 桂治馨 鄭澤榮



廣州社友合照：嶺南(大學)學院新 MBA 大樓前園
背景“嶺南牛”雕塑

左起：伍沾德 鄭澤榮 徐秉榮 傅家瑞 陳福如
桂治馨 梁子超 陳寶照夫人 李玉珍